

少年精品书库

特价版

文·学·欣·赏·篇

# 斩龙少年传奇

包蕾◎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斩龙少年传奇

## 第一章出海打鱼

大热天，天上一片蔚蓝，一丝云儿也没有，东海今天也显得分外平静，没有风，海边岸上疏疏荡荡，几棵大榆树，纹丝不动，连树上的蝉儿也停止了振翼，昏昏入睡。

海面上却不那么平静，油漆一新的大小渔船，沿着海岸线的南边，一字儿排开，只只渔船挂灯结彩，彩旗飘扬。船桅上挂着待放的“百日响”或“日月明”等炮仗或灯笼。而靠在码头边上的大渔船，更是不消说得，除了炮仗灯笼外，还在甲板上搭上个小楼台，有二、三十个和尚道士在那儿敲钟磬鼓钹，写颂文（对海龙王），驱鬼神（屈死的鬼魂）。水手们对渔网渔叉作最后一次的检查，人人显得忙碌得很。

沿海被太阳烤得滚烫的石板大道上，来送行的渔民的亲朋好友们来往如梭，提着包，摇着扇，拎着篮，里面大都放着些土特产，各自奔上要找的渔船。找到亲人，一连串的吉利话随口而出，但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担忧和恐惧，回来是满舱的鲜鱼呢？还是不知存亡凶吉的消息？只好把命运交托给苍天了。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妻女，更不能吐出一句不吉利的话，只有把泪水流向心头。

他们的丈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。为了不显露悲哀，为了象个男子汉大丈夫，他们把大瓶高粱酒往喉口直灌。妻子为了这是最后一天，也不加劝阻。

千言万语，似乎又何从说起，他们盼着早点开船，又希望永不开船，大家的目光时刻向着大道上瞅着。只有那壮实的单身汉（他们只希望回来时，把鲜鱼换成白花花的银子，娶上个花花绿绿的老婆），真心希望早些开船，嘴里骂着：“……快到午时了，还不来！在大庆楼里喝死了。”其实他们也明白，不到时辰，缆结是不会解开的。

终于，街道的那头鞭炮响了，还夹杂着放铳的声音，一大簇人拥着一些穿长袍马褂的人向这边走来，行人纷纷让出条路，鞭炮声、放铳声。随着他们奔来。人越走越近，声音越来越响，真是一派喧闹景象。

走在前面的是顾老板，他是这次出海的渔队队长。无论开船前后，谁都听得他的，他从小吃这行饭。家里祖祖辈辈都死在大风大浪里。直到他父亲这一辈，有一年，碰上运气好，带鱼丰收，接着几年如此，再加上他父亲会做生意，积了些钱，买了几条船，成了个大渔户。顾老板为人心直口快，又肯帮人家忙，所以继承父亲的事业后，好有些威信。

随同顾老板同行的是这次一起出海的各船船主。他们都摇着大葵扇，欢笑着一起走来。他们的渔船有大有小，有的是属于自己的，有的是租来的。趁着一个汛期，由顾老板带头，结伙同行，也可互相照应。虽非“同舟”，也可“共济”，遇到风暴，同驶一处避难。遇到丰收，大家回来喜气洋洋，也真可算是“有福共享，有难同当”了。

在出海前，大家同赴镇上的大庆楼，饱餐美食一顿，这也是旧规了。这天他们正从大庆楼会餐回来。上船后，就准备起锚出发了。

众人正行间，忽然从人丛中，钻出个少年来，只见他身穿一件夏布背心，身后背着粗布包袱，气息喘喘，行色匆匆，快步走来推开众人，拦在顾老板面前一跪，就“咚咚咚”磕了三个响头口称：“顾老板，您收下我吧！”

顾老板因他来得突然，不由一愣，等那少年抬起头来，才仔细打量：见他年纪约在十四、五岁，衣衫十分褴褛，但眉目清秀，长得一副聪明伶俐的

样子。顾老板认出来了。

“阿根！不是你吗？又长高了，我差点儿认不出来了。”

“我是阿根，顾老板！求求您，看在我死去爸爸的脸上，带我出海吧！”说着又磕下头去。

顾老板踌躇起来：“你这么晚才来，船都要开了。”

“我上山采药去了，今天才知道您就要出海，便匆匆赶来，差点来不及了。顾老板，您就带带我去吧！”

顾老板沉思起来。

阿根出身于一个贫苦渔民的家里，父亲阿来租了人家一条小船，也常随顾老板出海，有时也带阿根一起去，因此顾老板从小看他长大。阿来老夫妻俩就只阿根一个独苗，妻子体弱多病，在家种了几分薄地，遇到海里、田里都收成不好，渔税租税逼得又紧，日子也真不好过。阿来出海的日子里，遇到天气不好，妻子在家坐立不安，常常带着孩子到海边了望，直到阿来回来了，心里才放下块大石头。阿根九岁那年秋天，正是台风来的季节，大风大雨，母子俩还在海边冒着风雨呆等，母亲心里不断地祈求菩萨保佑。后来渔船算是回来了，阿来的妻子却因此受了风寒，又无钱看病就医，就此一病不起，母亲死后，阿根成了没妈照管的孩子。起初，父亲还带着一同出海，后来想他是自家留下的唯一的命根子，海上危险多，就留他在岸上吧。阿根也真聪敏，这般大年纪就能跟随村里的大孩子上山采草药，卖了钱养活自己。想不到苦日子没底，陆地上和海里也差不多，各有各的难处，各有各的风险，幸好他父亲阿来从小跟白莲教学过一些轻功，登高如履平地，阿根小时候跟着他父亲也学会了那一套，所以上山采药总是走在其他大孩子前面，而且脸不改色气不喘，遇到悬崖绝壁，他能够把一根粗绳在老树一套，从上面飞身而下，在半山中采到各种奇妙的灵药，很受同伴们的赞誉。此外，他还有一种功夫，就是拣许多有轮廓的尖石头，用破鱼网把它们扎起来，拿在手里抡，到时候一松手，石头飞出去，不管打什么，总是十发九中。许多次碰到有野兽追他，他就用这个办法对付。有时候，砸坏了野兽的双眼。甚至，野兽张开了血盆大口，那石子飞了进去，不把野兽的喉管砸断，也至少把野兽的门牙打掉。有一次在高山上采药，看见远处有两只黑熊在地上打滚闹着玩，同伴们就逗他，说你这么远能打中那熊吗？阿根估计了一下，点头说：“能！”就抱了一块大石头，爬上树去抡了起来，到节骨眼上，喝声“去！”那飞石就直向那两只熊击去，一只熊不留意给打瞎了一只眼睛，抱头窜去，另一只熊也跟着跑了。

有一次，阿根想，我石子虽然扔得准，人家说起来总还是小孩子所玩的玩意，要能够射弓箭才好。起初，他也用林子里的硬木做了一只弓，可使不了几天就断了。后来，他收拾起家中的废铜烂铁，来到市场上，求打铁的朱老冬给打一把硬弓，三枝铁头重箭。朱老冬看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谁叫你来打的？”他说：“我自己呀！”

朱老冬问：“你能使唤这么重的东西？”

他笑笑：“慢慢学呗。”

朱老冬看了他半晌，拍了拍他肩膀说：“好样的，有种！”

阿根笑了，乐了，问：“几时来拿？”

朱老冬说：“十五吧！”

阿根回到家里，日盼夜盼，直盼到十五到来，他一早跑到铁铺门口等着，

好一会儿只见朱老冬满脸含笑地来了。见了他，就对他说：“你一个人扛得动吗？”

阿根一笑，“算什么！这些废铜烂铁还是我拿来的呢！”

朱老冬就把打好的兵器交给了他，阿根一见，那把铁弓油亮乌黑，三枝箭却锃明耀眼。不由满心欢喜，付了钱，正打算走，朱老冬又叫住了他，说：“来，给你看样东西。”说着，卷起裤腿，从山袜里拔出一把匕首来，看看才半尺长，却血纹清楚，寒光闪闪，朱老冬把匕首交给了他。见此，阿根一下跪在朱老冬面前说：“这也是给我的？”

朱老冬点点头，连忙扶他起来，说：“这是你家废料，我再加上点铁器打得的。你拿着当心，已开了口。”

阿根感激万分，拿了东西就跑回到山林，他先要试试那把铁弓，果然绷得紧，阿根使尽力气，还动不了分毫。这时他想起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：“只要功夫深，铁棒磨成针。”

于是，他每天一早起来就练弓，并把三枝箭浸在他打死的蜈蚣和毒蛇的血液中，要把它练成“见血封喉”的毒箭。那把小匕首却常常象朱老冬那样藏在山袜里。

有一次，他稍不留神，给一只山豹发现了，扑过来追他，他赶紧朝悬崖边上的一棵树上爬，那豹子也会爬树，看看豹子的前脚已抓住了阿根的后脚跟，假如摔下去，便立刻成了豹子的口中肉。正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刻，阿根想起了那把匕首，便立即拔了出来，向豹子的前爪刺去，只听它一声大吼，豹子跌下树去，满身都是血迹，在地上舔了好一会儿。才一拐一拐地走掉了。从此，阿根的名字在同伴中也响起来了。大家叫他“神童阿根。”

那年，山里出了个山魃，身長七、八尺，脸上红一块，青一块，样子十分怕人。同伴们的家长听到了消息，怕儿子给山魃吃掉，都一个一个地叫回去，上山采药的孩子就少了。阿根也逐渐没劲了，时常回想起跟父亲外出打渔的情景，自己曾闹着要跟着父亲出去打渔。谁知，他父亲坚决不肯。有一晚上，海上起了大风大浪，许多渔民的家属。冒着雨围在海滩边上，有的叩头求拜皇天菩萨保佑；有的跪在地上，口里念念祷告，拉也拉不起来。大风刮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，人们在海滩边上看见渔民的尸体和打碎的船板，才知道一场大灾难终于没有平安过去。全村生还的没有几个人，家家门前都贴了白纸，竖了白幡，哭喊之声不绝于耳。阿根含着眼泪，沿着海边，没目的地乱走，走了三日三夜，终于昏倒在地。等人们救醒他的时候，他只叫出了一声：“爸爸你……”

今天，他又跪在顾老板的面前，要求下海。顾老板，想起他父亲的一生，心中翻腾不已，拿不定主意。

恰在这时，边上闪出一个人来，那人黑衫黑褂，露出满是黑毛的胸膛，粗眉大眼，带点关东口音，拍拍顾老板的肩膀，说了一声：“收下吧！”

顾老板摇摇头，叹了口气说：“他是祝家的独苗。”

那大汉粗里粗气地说：“嗨，死在海上的有多少独苗呀！”

顾老板连忙拿扇子堵住他的口，说：“瞧你这张嘴。”回过头来对阿根说：“去吧，上我那条大船。”

阿根满心欢喜，飞奔而去。到了船上，还有不少他从前船上的同伴，抢着握他的手，欢迎他。有人说：“咱们是双喜临门呢，又要出海，又飞来一个小神童。”大家拥着他，向甲板走去。

甲板上，满是葱姜鱼虾，大碗的酒和肉，这是顾老板犒赏他们的。他们让阿根坐在中间，说不尽的话，唱不尽的歌。阿根好久没吃过这样的好菜了，不免多喝了几杯，昏昏沉沉地被同伴们拉到船舱里去睡了，连起锚的鞭炮声也没把他吵醒。

## 第二章海上一箭

已是寅牌时辰。

阿根正睡得香甜，忽然间觉得脖子后面有只手在替他抓痒，他朦胧间伸手去抓那只抓痒的手，感到那只手毛茸茸的，不象是只人手。阿根在山野里长大，有时候就在树杈间睡一晚，所以对于动物和人体的感觉很灵敏。他“哇”的一声叫起来，甩开了那只野兽的爪子，回头仔细一看，竟是一个小猴子，张开嘴，露着牙，似笑非笑地正在为他的恶作剧而高兴。这时，睡在他边上的阿毛被他的叫声惊醒了，一看是小猴子小孙闯的祸，连忙把它抓过来，往被窝里一塞，嘴里急忙向阿根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我没有想到这小畜牲爬了出来，让你受惊了。”

这时，全舱里的人都惊醒了，七嘴八舌地问道：“什么事？什么事？”有的人看到他们两个人的情况，便跨过来，掀开阿毛的被子，哈哈一声大笑，把小孙的耳朵拎了出来，小孙“吱吱”地叫着，手脚乱舞，拚命挣扎，那个同伴笑着指着小毛说：“哈哈，你把小孙也带上了船，被船长看见，还不把它扔到海里去喂鲨鱼？”

小毛说：“我留它一个在岸上，实在不放心，不被别的野兽吃掉，饿也要饿死的。”

有人问：“你家里没有人？”

小毛哭丧着脸说：“妈妈死了以后，我和爸爸出海打鱼，家里总是铁将军管门的。”他们正说话间，那个小猴子拚命一挣扎，竟从那个同伴的手中滑了下来，急忙地向舱口逃去。这一来，全舱都翻腾了，每个人都想赶出去，先抓住这个小猴子，连隔舱的水手们住的房间也被惊醒了，不知出了什么事，一面叱喝地问：

“什么事？什么事？”大家一面听到 唿唿的穿衣声，也都赶上了甲板去。等阿根与小毛他们挤出舱房，甲板上已站满了人，许多人在甲板上寻找小猴子。

原来小毛家里也并不宽裕，有了上一顿没有下顿。他母亲养过五个儿子，一个个都因为缺奶少粮，活活地饿死了。只剩下小毛一个，照小毛娘的意思，也不让他走远，可是迫于生计，小毛每天都上山砍柴，除了自己家用之外，卖些钱来贴补家用。

有一天，他正爬在一棵高高的梧桐树上，砍那多余的树枝，忽然听到远处传来几声惨叫声，还夹杂着“丝丝”的声音。小毛连忙爬下树来，顺着叫声奔去，抬头一看，倒是大吃一惊，原来一条大蟒一半身子正盘在小猴子身上，一半身体缠在树上，它伸头正向小猴子的喉管啄去，树上许多大猴子围着它叫，吓唬它，有的还拿有刺的果子砸它。那大蟒倒一时没有机会下口。小毛奔去，举起砍树的斧子，猛向大蟒砍去，由上砍到下，将那大蟒一砍几段。那大蟒便瘫了下来，血肉模糊，倒在地上。那老猴子们伸手把小猴子抱了上去，一边拱手向小毛表示谢意。

谁知这以后，那个母猴带着小猴子经常跟在他的后面，赶也赶不掉，小毛见它们没有恶意，也就随它们去。小毛到溪边洗澡，小猴子也跟着去，在一旁跟他嬉嬉闹闹，那母猴在旁看了，也显得很高兴的样子。

小毛回到家里，小猴也竟独自跟他回家。小毛偶然说了一句：“放在门口的竹篮子忘了拿进来。”结果，那小猴转身去拿了给他，小毛见小猴很通

人情，也能帮助做点家里活，想把它留下。父亲对此倒没说什么，母亲却嘀咕说：“连人都吃不饱，还养畜牲吗？”

那小猴子跑到母亲的身边，亲亲母亲的衣裳，向她双腿跪下，作叩头的样子。母亲看了心一软，就说：“好吧。能留它一天就留它一天。”

以后，小猴子总是在树林里吃饱了野果子，才到他家里去。从不吃他家一颗粮食。家里的活计，它都抢着去做，反而弄得老人家过意不去。

有一次，小毛的父亲说：“这小猴子也算是我们家里的人了，给它取个名吧。”小毛一听，冲口而出：“它祖上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还让它姓孙吧！”

父亲笑着说：“好！好！” 11

从此，村里的人也称小猴为小孙了。

有一次，将近黄昏，小毛在树上砍柴，一个不留神，失足从高树上跌了下来，头撞在石块上，血流满面。小孙在旁看了，大叫起来，绕着他身子乱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忽然，它想起，要赶紧回家去报信，叫他父亲来救，便转身就走。走了几步，回头看一下，只见远处有三、五只饿狼正虎视眈眈地望着他们。小孙心想，我走了，它们还不把他分吃了吗！灵机一动，伸手到小毛的袋里，摸出火绒火石来，把小毛采下来的枯枝，在他身后围了一圈，用火绒火石点燃了，让小毛昏睡在中间，自己拔脚就跑。

这时，他父亲正在秧田里插秧，小孙一边叫着，一边跳跳蹦蹦地向他奔去，拉住他的衣襟，回头就跑。他父亲莫名其妙，但了解小孙的意思，不是遇到危险的事情，不会这样着急的。于是跟着小孙奔去。

待奔到小毛倒下的地方，见状大惊，这时野火也快燃尽了。父亲把儿子一把抱起，连忙回家去。自从这一次小孙救了小毛以后，全家更是感激小孙，家里有什么，就给它吃什么，完全把它当作自己的亲人一般。

再回头说般上，大家正在找这小猴子，忽然听到有人叫道：“在这里，在这里！”只见那个小孙从一只圆桶边上溜了出来。一看到甲板上这么多人，心也慌了，急不择路，向着桅杆爬去。它究竟是猴子，爬得很快，一下于就爬到桅杆的顶上。

这时，海面上风很大，船摇晃着，桅杆上那薄薄的木板，也随船摇晃得厉害。甲板上的众人看见它要跌下的样子，不由齐声地叫起来：“不好了！”

这一喊不打紧，反而把小猴子吓得慌了手脚，险些个要从上面掉下来。下面的甲板虽然是木头的，但乱七八糟放了许多货物，有铜的，也有铁的，小猴子这一跌下来，不粉身碎骨，也落得个皮碎肉破。阿根根时却很冷静，在一只桶的边上，寻到一根铁条，插上一根绳子，抡了起来，只听见“呼呼”地风响，“啾”的一声，铁条脱手飞去，飞向挂篷的缆索。“啪”地一声，缆索断了，篷布往下落。小猴子经不起这一吓，脚底一滑，竟从上面跌了下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阿根一紧裤带，纵身跳去，在半空中把小猴子一把托住。随后平稳地落下身来，把它轻轻地放在小毛的怀中。

众人起初一愣，后来有人叫了一声“好！”立即全场都拍手叫起好来。当场小伙伴们涌到阿根身边，替他打水擦汗。这时，阿根拣起被铁片割断的桅索，很麻利地结了起来，这是船上人的特殊手艺，打的结越抽越紧（这功夫也是阿根小时候跟他爸爸学的）。打完了结，阿根顺手往上一抛，缆索竟乖乖地象没动过一样，众人看了也都惊异，其中特别惊动了一个人，那就是顾老板。他看了阿根的手艺，点点头回到自己的舱里去了。顾老板一走开，就有人说：“阿根抡石子这么准，射箭那一定更准了。”众人也都说：“那



当然，那当然。”

阿根却摇摇头说：“抡石子我经常在练，所以有点把握，对弓箭却难得练，恐怕还差得远呢。”

有个伙伴叹了口气，说：“阿根要是弓箭射得好，替我们射死那条黑龙，也为我们父母报了仇。”

这话一出口，提起了大家的心事，有人说：“要是我的爸爸不死，我的妈妈也不至于饿死。”

有人说：“因为我的大哥哥死了，家里没有人扶养，我的小弟弟眼睁睁看着也饿死了。”

有人说：“都是这条黑龙害人，翻了船，我们全家都遭了殃。我的妈妈跳海死了。”

有的说：“那次翻了船，我的父亲还不起租税，至今还关在牢里。”

大家咬牙切齿地恨着那条黑龙，甚至有人呜呜地哭了。这也引起了阿根的心事，想起了父亲死后，他绕海边走了三天三夜，最后昏倒在海滩边的情景，他低下头不作声了。小毛抬起头对阿根说：“阿根哥，你就拿出弓箭来，把那条黑龙射死吧！”

阿根摇摇头不响。有人说：“这条孽龙有个脾气，遇到这样闷热的天气，就到海面上来乘凉，这是杀他的好机会。”

这时，有人指着远处海面上忽幽忽幽的两盏绿灯，“看，这就是孽龙的眼睛。能射瞎它一只眼也好。”

阿根放眼望去，只见东边海面上，两只黄豆大的小灯，一明一暗地发着光。这时，阿根耳边回响起父亲的声音：“报仇！报仇！”

忽然，同伴们叫了起来：“阿根，你看，小孙给你送什么东西来了？”

阿根低头一看，只见小猴子手里托着一把黑弓和一枝银箭，众人都叫道：“连小猴子都知道报仇，难道你还不动手吗？”

阿根一听，不知从哪里来的精神，他从猴子手中接过弓箭，迈开大步，向船头走去，把箭架上了弓，正待发射，忽听背后一声大喊：“且慢！”

阿根连忙向后一望，只见众人中挤出一个老人来，那人银须过胸，白发齐眉，举止飘洒，轻步走来。

阿根从来未见过这个人。那个人叫了一声：“小老弟。”

阿根只能向他点点头，也不知怎样称呼他。

小毛见他俩不认识，连忙向前替他们介绍：“这位是从蒙古来的松老伯伯，在我们船上当了三年‘木匠’。”原来船上的木匠和陆地上的木匠不同，这都是一些极有经验的老人干的，他不做什么木工活儿，只管敲钟打铃，观察海面上的动静，一有情况，立即向船上发出通知，是船上很有威信的人物。那松老伯走近阿根的身边，说：“你拿弓的手法还不对。”阿根一听，原来是木匠，便双膝跪下，接连叩了三个头，口称：“松老伯指教。”松老伯捋须一笑，说：“这一箭，事关重大，如能把它射死，众人之福。如失手落空，则孽龙有了防备，以后行凶更是厉害。”众人皆知松老伯不轻易开口，也不轻易动手，今夜忽然出来，教导阿根，更是非凡，松老伯笑着摸摸阿根的头，说：“这孩子有志气，我成全了你。至于一般人的性命，但凭老天 15 作主了。”说着，拿过阿根的弓箭来，教他如何拉弓，搭箭，瞄准，屏气，一连练了五、六遍，方才停手，一面笑着说：

“这孩子真聪明，能举一反三，不消我多费口舌，他的成就真快。”说

着，对阿根说：

“你放心干吧！有我给你撑腰，别怕！”

阿根经松老伯这一番指点，陡然壮了胆，把握了弓，轻轻搭上箭，瞄准远处的绿灯，屏住呼吸，“嗖”的一箭，只听弓弦震动，那箭朝孽龙飞去。

这时，全船没有一点声音。众人都屏住呼吸，遥望这一箭的结果。

稍顷，左边的一盏绿灯忽地熄灭了。众人先是一愣，接着齐声鼓掌：“射瞎了一只眼！射瞎了一只眼！”众人大噪，只听到上舱有个人连声叫道：“不要响！再等一会儿看。”众人抬头一望，见是顾老板摇着葵扇，向着袒露的胸膛，不断扇着。过了一会儿，顾老板笑着对松老伯说：“你这老头，一船人的性命都不要了。”松老伯也仰头笑着说：“你来听听这千家万户的苦恼和仇恨吧。”顾老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算了吧，一切听天由命。”说着，转身回到舱房去了。

阿根虽然射中了，但心里总是有些不安，见顾老板没有马上叫住他，才放下半颗心。那猴子这时却拉起他的手，“咯咯”地笑了起来。

### 第三章沧桑往事

东海之滨，一个偏僻的小村里，有一户人家，只有祖孙两个相依为命。门前一棵大榆树，榆树下种着一些花木，四周篱笆围着一个大院，三间平屋，芦苇为顶，家里除了鸡犬之外，别无生什，看来也是够辛苦的。

原来这里住着一位名医，姓华，人们都叫他华老医生。他家是世代名医，专看疑难杂症，手到病除，颇孚众望。华老医生是他家独苗独传，因此，各科秘方抄本也为他独得了，在江南一带，只要提起华老医生，真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

有一次，华老医生乘轿经过一家门前，见路旁有一滩药渣，就停轿进去询问，这家果然有病人，见华老医生不请自来，十分高兴，华老医生说：“我此来不是为了医病，只是见了药渣中有两味药药性冲突，服后必致病重，所以前来提醒一下。”病人家属听了之后不胜感激。从此，华老医生又赢得个“药渣医生”的浑名。

还有一次，华老医生夜经知府街前，见墙头跳下一个壮汉来，腿上伤痕累累，倒地昏迷不醒，远处又传来“捉刺客”的吆喝声，华老医生知道知府多行不义，贪赃枉法，心想这人一定是受了迫害才前去行刺。于是立刻将这入背回家，在家细心调养。十几天后伤养好了，华老医生问这人姓名，才知他姓沈名正，只因儿子被知府所害，沈正在各处官府投状，无奈官官相护，都不受理，才干出这种事来。他凭自己一身非凡武艺，夜半跳墙刺死知府，自己也中了几枝毒箭。幸得华老医生拚死相救，沈正感恩不尽，他在华家住了许多日子，风声过了，就回河东去了，临别依依不舍，发誓日后必报这大恩大德。

这一天，门前停了几匹华贵的宝马和一乘御用的香车。香车里走出一位老公公来，看上去年纪约七十多岁，银须白发，面目慈祥，手里捧着一卷诏文。进得院内，随从即大声喊道：“华医生接旨！”

华老医生一时慌了手脚，急忙吩咐孙女摆上香案，自己双膝跪下，听候宣读：

“...知汝为江南名医，颇孚众望。现宫中太医院缺少名医，接旨后即来，不得有误.....钦此”

老公公读罢诏书，华老医生忙招请内室入座，捧上清茶。华老医生开口问道：“不知宫中何人得病？如何病症？我也可以先作准备。”

那老公公微笑不答，只称到了便知。华老医生请问老公公尊姓大名？

原来他姓裘，自幼入宫，在西太后宫中当差，所以对宫中大小事，都能深测旨意，很受太后宠爱。这次下江南，清华太医进宫，也是裘公公的主意。

华老医生得知，深谢裘老公公举拔，吩咐摆下宴席。裘公公忙说：“不必，不必，皇命在身，不得耽搁，只请华老医生也早日收拾，赴京上任。”说毕起身告辞。

华老医生送出门外，拱手而别。

自裘公公来后，华老医生心中不断盘算，自己京中并无至亲好友，自然无人推荐，现在突然皇命加身，这等荣誉来得奇怪。同时又听裘老公公说，宫中并无人生有疑难之症，更不知何故？一面盘算，一面尽快打点。家中只有一个孙女小梅，要随身服侍，只得带去。亲朋邻友得知华老医生被太后召

去，纷纷前来道贺。华老医生一一谢过，轻装简从，备下两顶青衣小轿，随带几匹脚力，往京都而去。

某一天，来到京都，只见市面热闹非凡，人声熙攘。华老医生也顾不得细看，直奔太医院，向门卫说知此事。门卫听说是皇上所请，不敢怠慢，请到上房安息。

华老医生因心中有事，也无暇探听京中情况，晚间，月白风清，庭院小憩，孙女小梅捧上一杯清茶，说：“这是京中太液，风味是与家乡不同，公公请尝。”

华老医生，听了宫中两字，触动了心事，想起前朝许多宫廷故事，唯恐被卷入是非，很是不安。连那杯茶也忘记喝了。第二天下午，裘老公公来访，竟是满面堆笑，说道：“华老医生远来，一路劳累，请多休息几天。”

华老医生道：“我是乡村医生，孤陋寡闻，既承御上召唤，不得不过来。宫中究竟有何人病困，请早点儿告我吧！”

裘公公仍微笑道：“没有什么人急病，太医也不必着急。”

华老医生又说：“我初次到此，太医院院长及同事们，皆未拜识，请公公一一引见。”

裘公公频频摇头，口称：“与他们无关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

华老医生笑着说：“不然，不然，我是寻常百姓家，化作王榭庭前燕。”

裘公公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既是归来之燕，何必似曾相识。”

两人笑谈一番，裘公公就此辞去。

这一连三五天，裘公公始终未曾露面，每日三餐，照常侍候，衣服被面，经常换洗。华老医生胸中却愈来愈不安，千里迢迢，把他召来，闲居终日，不知为何？

这一日，忽来两顶软轿，相随四个随从，两男两女，服侍他们起身上轿，并宣称：“内廷召唤。”

华老医生连忙上轿，随从而去。

宫庭之中，究竟气度非凡。进了一门又一门，楼台高耸，迴廊间壁，如入迷宫。也不知行了多少时候，来到一处地方停下，华老医生打开轿帘一看，只见是个大庭院，四株梧桐分列四周，中间一座大殿，珠帘低垂，院中空无一人。

忽然，东边月牙门里奔出两个孩子，年纪大约六、七岁左右，一个穿红，一个着绿，头上都戴着金冠，颈上围着玉链，一律都是四色涤带，嬉嬉闹闹从东边门跑向西边门。一个追，一个逃，转眼不见了。这时，随从人员大声喊道：“华太医到！”

只见边门帘动，裘公公迎了出来，走到华老医生面前，深深一躬，轻声对华老医生说：“今日是西宫慈云皇后召你一见，小心着了。”说着领祖孙两个拾级而上。

到了殿前，自有人卷起珠帘，祖孙两个不放抬头，只是跪下，连连叩头，口称：“皇后千岁。小人来得匆忙，有失礼仪，皇后治罪。”

只听慈云皇后轻轻一笑，说：“都抬起头来。”华太医抬头一看，见那皇后只不过二十来岁，满头珠翠，容貌明媚。

她见了小梅又说：“这是你的孙女吗？”

华老医生恭恭敬敬答道：“正是贱孙女。”

皇后说：“相烦你们千里迢迢赶到这里来，辛苦了。”

华老医生连忙答道：“皇后差遣，岂敢言苦？”

皇后微微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京中的医官虽多，也都是徒有虚名，而知道他们的名气的倒不少，所以我特请裘老公公到江南遍访名医，得知华老医生医术高明，妙手回春，老医生不厌城中烦嚣，在此多住几天，孤家自有赏赐。”

华老医生连忙谢恩，退了下来。这时裘公公已为他们安排了三间清静的屋子，桌椅床帐，一应俱全，比前所住房间更加宽裕了。华老医生谢道：“裘公公何必如此客气？”

裘公公笑道：“华太医尽管放心，这是上面吩咐下来安排的。”

到了这天深夜，裘公公忽然来访，华老医生正欲就寝，闻道裘公公到来，连忙起身相迎，在外室分宾主就座，小梅送茶毕即退而出。华老医生忙问道：“裘公公深夜来访，必有指教。”

裘公公起身，打开房门，四周观察了一番，华老医生说：“此间并无外人，公公但说不妨。”

裘公公叹了一口气，默默不言。华老医生连催数次，裘公公始终不吭声，似乎此事难以启口，最后说道：“宫室内情也复杂得很，我辈为下人的，只得听上面调遣而已。”

华老医生说：“那是，那是。我知道裘公公必有若衷，但华某感裘公公之德，必当效力。”

裘公正色道：“华老医生到来之日，可见到两个孩子在庭中嬉耍？”

华老医生道：“正是，我久想请裘公公指教，宫中何来孩子？但此等小事，过后就忘却了。若非公公提及，我一时倒也想不起来了。”

裘公公又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那穿红的，是东宫慈恩娘娘所生，穿绿的才是西宫娘娘亲生的儿子。西宫娘娘说，叫他们兄弟俩从小也亲热亲热，因此把东宫娘娘的孩子接来，一起玩耍。”

华老医生道：“西宫娘娘真是深明大义，让他们从小相识，确是一件好事。”

裘公公叹口气道：“可祸正起于萧墙之内呵！”

华老医生失惊道：“会有何事？”

裘公公道：“此事正与华太医有关。”

华老医生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裘公公道：“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。今天两个孩子都小，明天这个皇位却只有一个。”

华老医生闻听也沉默了，沉吟了半晌，抬起头来问裘公公：“那便有何办法？”

裘公公说：“西宫娘娘深谋远虑，早就想到这个难题，因此派我到江南访求名医，即使有何差错，也远来和尚好烧香嘛。”

华老医生问：“娘娘要在下做些什么？”

裘公公说：“只说是华医生看东宫太子，身体羸弱，需要进补，开出一张方子，让太子每日服下，以便早日健壮。”

华老医生瞠目道：“那有什么不好？”

裘公公一笑，把头凑过来，轻声在华老医生耳边道：“妙就妙在这张方子，要华太医设法处理好，务必在公子回宫后，一月之内，便见分晓。”

华老医生大声说：“送他一命归天？”

裘公公忙把扇子堵住华老医生的嘴，道：“悄声、悄声。此事只有你知，我知，西宫娘娘知，再不能有第四个人知道。”

华老医生愕然良久，立起身来，大声说道：“我华某行医数十年，从未做过这等事！”

裘公公把他一把拉住，让他坐下，说道：“西宫娘娘吩咐，此事若成，御太医的位子便留给先生了。”

华老医生摇头道：“医者乃良相也，佐国辅天下，名医之责也。将来选何人当国，皇上自有御定。我等岂可因小利而失大义。且人命关天，百姓尚且如此，何况天子之尊。此事公公请勿再提，我也不敢再问。”

裘公公也正色端坐，稍顷又道：“华太医当考虑此事利害，娘娘岂容知情之人留在世上。”

华老医生正色道：“为人当为国尽忠，华某今日一死，也死当真所。而干此等之事将遗臭万年，狗彘不食。”

裘公公道：“你一人倒可一死了事，但你还有个孙女呢。”

华老医生道：“听凭娘娘处置。”说罢眼中热泪盈眶而出。

两人相对沉默良久，忽然裘公公整衣而起，在华老医生面前，双膝跪下。华老医生见状大惊，说：“裘公公这是做什么？”

裘公公也老泪纵横，华老医生说：“公公不必如此，公公大恩，华某自当图报，只是国家大事，华某唯有一死而已。”说着搀裘公公起来。

裘公公道：“裘某幼读诗书，见上面志士仁人只当作写写罢了，今日一见华老医生，乃知天下之大，也有奇人侠士。”

华老医生扶裘公公坐下，一边说：“裘公公过奖，过奖。”

裘公公又出去开门张望了一下，回头对华老医生说：“此事裘某审之已久，只有一条路，放华老医生远走高飞。”

华老医生说：“我走了不妨，裘公公如何处置？”

裘公公一笑道：“我在深宫二十年，岂无处理办法。华老医生尽走不妨。趁今晚月色分明，还可赶出城门，今后远走他乡，改名隐姓，另谋生计。”

华老医生听了，双膝跪下，哭着道：“裘公公的恩德，如何报答？”

裘公公连忙扶起，说：“此时不是多礼时候，华老医生快点收拾动身。”

华老医生连忙招呼小梅进屋，叫她赶紧收拾东西，好在他们进京的时候，原来所带的东西就不多。小梅不知底细，还在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华老医生说：“不必多问，出去便知。”

裘公公秉烛前导，经过回廊，来到一处花园后门口，有小太监看见，见有裘公公领着便远远躲开，不敢上前请问。裘公公打开花园后门，向西一指，说：“此去西直门，再一直往西，便是西山了。华老医生谢过裘公公，便带着小梅匆匆赶路而去。”

#### 第四章黑龙求医

从此华老医生改姓梅，变成了一个提药箱，摇手铃的江湖医生了。他带着他的小孙女，走南闯北，大河上下，长江两岸，都留下他的足迹，他不敢到大地方去，到的都是那些小城小镇，穷乡僻壤之地，这样混过了十几年。他的官司究竟是宫闱内部之事，“不足为外人道也”。因此，也未大肆声张，严加缉拿。只可怜梅老医生，漂泊江湖，两鬓俱斑，终于在一处海滨偏僻的地方，安下了脚。祖孙二人，靠着上山采药，零碎替别人治治病，过着清苦的日子。

这一日傍晚，海上风平浪静，夕阳烧红了半片天，孙女小梅正在院子里喂海鸥玩耍，忽然，柴扉外边有人敲门。小梅探眼一望，见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白衣秀士，面貌俊秀，只是用了一块丝带包了一只眼睛，显得很痛苦的样子。小梅见状问道：“你找谁？”

那白衣秀士答道：“我找梅老医生。”

小梅又问：“找他何事？”

秀士答：“特来求医。”

小梅心中奇怪，想这人来得蹊跷，看病早上不来，傍晚才来，想着想着她开了门，招呼他进屋，在外室一坐，自己先到里屋去告诉爷爷，说：“有人请你看病。”

梅老医生问：“是何等样人？”

小梅道：“象个秀才。”

梅老医生听说是个读书人，便忙迎了出来寒暄一番，分宾主坐下。梅老医生说：“卑处穷乡僻壤，先生何以得知？”

秀才笑道：“先生大名遍布海内，岂有不知之理。”

梅老医生问：“先生何处贵恙？”

秀才指着眼睛说：“左眼受伤。”

梅老医生听罢，伸出手来要切脉，那秀才愣了一下，问：“我看眼症也要切脉吗？”

梅老医生道：“望闻问切，自古以来如此。”那秀才这才慢慢伸出手来，让梅老医生切脉。

这时，小梅正巧上来送茶，感到奇怪，看了秀才一眼，退了下去，梅老医生三个指头刚按上脉，便吃了一惊。他不声不响继续按脉，过后又换了一只手，也按了许多时候，方才罢了。举起茶杯来，饮了一口茶，默然不语。那秀才看着梅老医生的神情，等待着他的回答。过了一会，梅老医生才问：“先生贵姓大名？”

秀才回答：“贱姓云，小名戚。”

梅老医生又问：“贵方何处？”

秀才答道：“就在东南海边。”梅老医生低吟良久，立起身来，向秀才恭恭敬敬一揖到底，秀才连忙扶起，问：“先生何故如此？”

梅老医生道：“先生的病情不可测，恕在下学疏才浅，无力医治，请先生另请高明。”

那秀才闻言，惘然若有所失，久之立起，在梅老医生膝前跪下，连连叩头，说道：“小可的病，非天下庸医所能诊治，久闻先生神医，故特来拜求，请不吝赐教。”

梅老医生叹口气说：“医者意也，求医者，务须意诚，若不诚意，则何异讳疾忌医。在下何能为力？”

秀才道：“先生如何医法，敢乞明示，小可当即照办。”

梅老医生考虑良久：“唯恐惊动四邻，先生明夜来较好。但必须以真面目相示，以便敷药。”

秀才立起，又是一躬：“谨承珍教，一言为定。”说罢，告辞而去。

小梅一等他出了门，忙问祖父：“这人怎么这么怪？”

梅老医生摇头道：“他不是人。”

小梅大惊：“不是人，是什么？”

梅老医生答道：“他是深海的一条黑龙。”

小梅道：“怪不得今天外面都在张扬，说昨天有条黑龙在海面上乘凉，被一少年用箭射瞎一只眼睛，原来就是他！”

梅老医生连忙摇手道：“禁声、禁声，他明天还要来求医的。”

小梅道：“爷爷还替他看吗？听说这条龙很坏，常常在海上打翻了船队，多少人的性命都丧在他的手里。”

梅老医生正色道：“休得胡言，为医者，唯求医愈病人，虽坚苦不辞，是为医德。至于其人其事之是非曲直，好坏善恶，国家自有法度，予以惩治。非医者所能顾也。切记，切记。”

第二天，天气晴朗，海水平稳，渔舟正破浪前进。松老伯抬头一望，只见远远一条白线，乘浪而来，不禁欢喜地叫道：“带鱼汛到了！带鱼汛到了！”船上人听了，都大声欢呼：“要丰收了，要丰收了！”

这时顾老板下令敲起钟来，全队船员都立刻忙了起来，把渔网放在船头。

顷刻之间，带鱼队随浪冲了过来，一阵腥风扑人，渔民连忙收网，拉网，入舱，那带鱼非常凶狠，许多渔民的手臂和脚腕都被刺破了，但大家谁也没有怨言，一阵丰收的喜悦，充满了每个人的心头。

这天晚上，大家都吃新鲜带鱼，渔民吃起带鱼来，也不刮鳞，别有风味，大口的白酒，随着带鱼下肚，猜拳嘻闹，个个高兴非常。

船上有两个人不是这样，他们奇怪海面上没有浪，连风都小得很，带鱼汛倒忽然来到了，难道那条龙射瞎了一只眼就算了吗？

顾老板摇摇头说，“恐怕时机还未到。”

太阳下了山，天色逐渐暗了，小梅问爷爷：“他怎么还没来？”

梅老医生说：“恐怕时间还不到吧！”

果然，到了子时时分，天上乌云密布，狂风乍起，雨似瓢泼，梅老医生说：“恐怕四邻要受点惊吓了。”

海上，顾老板对松老伯说：“恐怕快要来了。”

松老伯说：“这小子如何处理呢？”

顾老板叹口气说：“按照海上老规矩，装入麻袋，投进海里，这样才能保住一般人的性命呵！”

松老伯说：“你忍心这样做吗？”

顾老板叹着气说：“有什么办法呢？他自己得罪了龙王。我若不这样做，万一出了事，全船的人都要怪我。”

松老伯也摇头不语。顾老板跳上船头舱顶，招呼道：“大家都来。”

大家闻言，都向船头甲板赶去，知道是为了阿根的事，心头都为他担心。



顾老板立在船头对大家说：“阿根犯了法，射瞎了龙王的一只眼，至今大风大浪就要来了，眼看龙王就要发作，按船里的老规矩，将阿根装入麻袋，丢入海中，以祭龙王，请龙王息怒，保佑大家的性命！”顾老板说着，命两个水手去取麻袋，就有人抬起阿根，放在麻袋边上。

这时，从人群中挤出小毛来，哭得泪人一般，拉着顾老板的衣襟恳求道：“顾老板，饶饶他吧，这事情不能怪他，我也有份，是我们叫他射的。”

当下，又有六、七个少年涌到顾老板身边，一起向顾老板为阿根叩头求情，顾老板也泪流满面，说：“这有什么办法呢？船队的老规矩，你们不懂吗？”说着一挥手，叫道：“装！”

正在这时，松老伯踏前一步，叫道：“且慢！”

顾老板问：“你有什么话？”

松老伯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按照阿根的罪名，顾老板这样处置是必要的。但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我们也想想，阿根的父亲当年为我们船上出了不少力，今天让他落得个绝子绝孙，我们于心何忍？”

顾老板哭道：“叫我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松老伯说：“我倒有个办法在此，既可饶了阿根的死罪，又不破坏船上的规矩。”

大家听了，都叫道：“快说快说，什么办法？”

松老伯抬头一看说：“船上不是还放着几个小舢板吗？都是为着急需之用，我想，我们这么多人出了事，这些小舢板也不够用，不如赏赐给阿根一艘，再给他一些淡水和馒头，够他七天的用场。七日之内，他给大风大浪卷了去，那是他自己的命，怪不得我们。七日之后，若能逃得性命，那是他的命大。”松老伯说完，便有人叫好。

顾老板听后，也点点头说：“就依你的办吧。”当时就有人忙着去放舢板，有的人替阿根准备了一桶淡水，有的人都捐出馒头和干粮，用油布包好，揣在阿根的怀里，阿根向顾老板，松老伯等各叩了三个响头，深深地道了谢，下舢板而去。小毛看见，也想纵身跳下舢板，被松老伯一手拉住，说：“你做什么？”

小毛说：“阿根为我们吃苦，我们同他同生死，共患难。”

松老伯把小毛向后一推，说：“舢板上已带了这么多东西，你再上去，岂不要翻船吗？”在小毛要跳下去时候，小猴子小孙却手脚灵，已跳到舢板上，再也上不来了。众人道：“有小孙替你送了，你就算了吧。”

这时，一个巨浪打来，把小舢板冲开大船丈把远，大家叫声：“阿呀。”只见阿根向大家挥着手，遥遥远去。风急浪高，转眼不见了，众人才含泪进舱。

梅老医生的三间破房，也在大风大雨中摇曳，小梅恰取出一张白纸，磨起浓墨，舔笔准备作画，梅老医生问她：“你做什么？”

小梅道：“今天他来，我把他画下来，定让世间人，认识一下龙的真面目，只可惜是条黑龙。”说着，笑了起来。

梅老医生喝道：“不行，那条龙若看到你在画它，震怒起来，怎生了得？”

小梅道：“他做尽了坏事，还怕人认识他的真面目吗？”

梅老医生说：“不可，不可，切不可画。要是触犯了他，倒了我的屋事小，贻害邻居们事大。”

小梅无奈，只得把画笔，砚台收拾起来，才收拾一半，却又轻声对祖父说：“我悄悄地画，不让他知道好吗？”

梅老医生问：“怎样悄悄地画？”

小梅道：“我在床后，把一块布遮起来，这样他就看不见了。”

梅老医生对小梅素来宠爱，见她又苦苦哀求，就道：“你小心点。”

小梅闻言大喜，连忙走到床后，布置起来，到了子时三刻，忽听，“砰”的一声，窗框破了，连墙壁也挤塌了一半，只见窗洞口，伸出一个龙头来，那黑龙长须赤牙，面目狰狞，一只眼包着布，眼若铜铃，向梅老医生点头示意。梅老医生上前，替它轻轻解下丝带，仔细观察，只见那眼里，破了一个洞，显然是箭伤；流出来的血是黑色的，梅老医生说：“原来是毒箭射伤。”

那龙忍痛问梅老医生：“能治吗？”

梅老医生说：“伤得很厉害，看来难保。我且试试。但非两三个月养伤不可。不可吹风，不可乱动，否则性命难保。”说着，拿起桌上已调好的药，替黑龙的伤眼上敷去。小梅躲在床后，不时伸出头来，向它望一眼，又低头去画，这时一阵风来，吹开围在床后的布帘，黑龙一眼看见，小梅正在画他，立刻勃然大怒，叫道：“我请你医病，你倒叫人在画我的像，这是何意？”说着，把头缩回去，“轰”的一声就飞走了，把梅老医生和小梅都吓呆了。

稍顷，小梅说：“总算走了。”

梅老医生说：“还要来的。”果然不出所料，说话之间，屋顶揭去，一只巨爪从上伸下，把梅老医生一把拎住，腾空而去。小梅看见，大声叫道：“爷爷！爷爷！”小梅赶出屋去，已不见黑龙去向，所以，后来留下句话：“神龙见首不见尾。”“龙头是真，龙尾是假。”

当下，风大雨急，屋塌墙倒，无数人受伤；家中尽成泽国。小梅沿着海边大声呼唤：“爷爷！爷爷！”

## 第五章青灯古佛

天色已近拂晓，这时大雨渐停，风也稍歇，小梅在山头上望去，只见海上黑浪渐小，远山隐映，都在朦胧之中，天色灰黑一片，星月无光。小梅四顾茫茫，知道爷爷被黑龙卷去，呼叫也是无望，便慢慢踱回家去。

家中顶飞屋坍之后，杂物漂浮，零乱不堪，远处邻里家传来隐隐哭声，想必也是遭了难，在那里啼哭。小梅心头卷起了怒火，无处可发，默念此仇非报不可。当下回进屋去，收拾几件细软必需之物，最后向家里看了一眼，迈步出门。忽然，她看到了爷爷常用的药箱，心想，这是爷爷留下的唯一纪念，我怎可将它丢了？于是把药箱背了，顺手拿起把雨伞，出门寻找爷爷去了。

稍顷，天色大明，小梅来到一棵大桑树下，精疲力尽，一夜劳顿，昏然欲睡。忽然，自己又惊跳起来，我爷爷没有找到，怎可休息？但荒野之中，四无人声，更何处去打听爷爷的信息呢？可是，她竟然立起身来，踏着满脚的泥浆，向前走去。

这样，走了多少天多少夜，自己也记不清了。经过闹市与荒村，到处打探，都无人知道。饿了，随便吃些干粮和果子，实在倦了，就在树下打个吨，起来又走。

过了一山又一山，过了一桥又一桥。不一日来到一个处所，只见远处一座高山挡路，山傍鸟声啾啾，花香扑鼻。小梅信步上山，只见一个老尼姑，挑着两只空桶，从山路上下来，去溪边打水，小梅见那老尼姑老态龙钟，行步艰难，便赶了上去，叫道：“老妈妈，我来帮你。”

那老尼姑放下水桶，将小梅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向小梅说道：“小姑娘，谢谢你的好心，但这山路泥泞，油滑难行，还要挑上两桶水，恐怕你吃不消吧？”

小梅笑道：“老妈妈放心，这活计我在家中也每天干的。”说着，便抢过担子，往肩上一挑，利索地朝溪边走去。

不一会儿，打满了两桶水，问老尼姑道：“庵堂在哪里？”

老尼姑笑道：“远着呢，你随我来。”说着，向前引路。

果然，山路难行，小梅几次几乎跌倒，老尼姑也不顾她，只顾自己向前赶路。经过一座松林，几座墓场，才见竹林深处隐隐约约有个黑瓦红墙的小庵。老尼回头道：“快到了，前面就是。”

来到庵前，老尼打开柴扉，小梅只见堂内有八只大缸，便放下担子，将水倒在一只缸里，老尼这才说：“小姑娘辛苦你了，进屋坐一会吧。”小梅气息喘喘，加上这几天吃不饱，睡不好，身上没劲儿，正想休息一会，便跟着老尼走进屋里。

那庵实在小得可怜，一溜三间平房，中间是间佛堂，竖着观音大士的泥塑像，桌上点着两枝蜡烛，放着一尊香炉，燃着三枝香。屋内桌椅破烂，房屋也年久失修，墙泥剥落。老尼进得门内，便在蒲团上倒身下拜，口念：“南无阿弥陀佛。”小梅看了也只好向佛像叩了头，立起身来，在旁椅子坐下。老尼拜毕，对小梅说：“姑娘稍息，待我去烧点水去。”

不一会儿，老尼就端上一碗清茶，小梅正又饥又渴，端起就喝，只觉得那茶另有一种清香，沁人心肺，不禁叫道：“好茶，好茶。”

那老尼笑道：“姑娘渴尽管喝，这茶叶都是深山幽谷长的，人们却是不

易喝到。”

小梅喝了茶，不由精神大振，立起四顾，见庵内除老尼外，并无他人，便问道：“这里怎么只有师傅一人？”

老尼答道：“老身最爱清静，人多了，事也多了，反倒烦躁。且这点活计，老身一人也干得了。所以也并未收徒雇人。”

小梅点了点头，看了看房子四周，说：“这庵也该修了，何不在此处寻求布施？”

老尼说道：“老身风烛残年，得过且过。日间，挑水撞钟；晚间，青灯古佛，伴我入睡。来时两手空空，去时干干净净。”

小梅道：“师傅真是不俗。”老尼看了小梅一眼，道：“姑娘谅是远道而来，不知何方人士，如何到此？”

小梅见问，触动心事，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，便将自己的心事和经过，一一告知老尼。老尼道：“我也久闻这条黑龙造孽不少，害了多少人家性命，早晚必受天报。看来姑娘无处安身，若不厌艰苦，就在小庵住下如何？西边正有一间空屋，容你住得，早晚与老身作个伴。”

小梅连忙向老尼叩头；“小女正无处安身，蒙师傅收容，小女愿削发为尼，终身陪伴师傅。”

老尼连忙将小梅扶起，说：“你不嫌此处凄苦，肯在这里立脚，老身求之不得。至于削发一事，现在你尘缘未了，且待来日再说。”说着陪小梅去看望西房。

西房久无人居，尘土厚积，蛛网纵横，一桌一床一椅之外，别无家具。桌上只有小小古佛一尊，经书数卷，木偶一个。

忽闻一阵蔬菜香味，老尼道：“尽顾了说话，把吃饭都忘记了。姑娘远道而来，定是腹中饥了。”说着匆匆出去，整顿碗筷，准备吃饭。

小梅在房中稍事打扫，稍顷，老尼从一只瓶里，倒出一杯素酒，放在小梅面前。小梅立起道：“小女素来不会喝酒。”

老尼道：“此酒以深山果子酿成，但饮不妨，今日老身与你两人有缘相会，庆祝一番。”

小梅一闻此酒，果然香味扑鼻，浅尝一口，满嘴清香，似非凡世所有，便美美地吃了一顿。然后回房中休息。

半夜醒来，满窗清影。推窗一望，只见远处山间云气缠绕，近处梅香喷来；空山寂寂，但闻溪声潺潺，不觉兴起，就从行李中取出一张宣纸，几枝毛笔，对景写主，兴趣盎然。

此后，小梅日间帮着老尼做些杂务，晚间也翻翻经书，作作画。老尼从不打扰，小梅倒也清静自在。

一日，她画了一幅中堂，绘的是观音大士赤脚鱼蓝像。另外，还偷偷画了一幅自画像与老尼像。画得兴起，也忘了吃饭。老尼见小梅今天还未出来，便进屋去看，却见她正在作画，不禁连声叫好，道：“想不到姑娘还会丹青，老身失敬了。”

小梅道：“几笔涂鸦见不得人，有污师傅的眼睛。”

老尼又问：“何人所教？”

小梅答道：“无人教授，是家父偶尔指点几笔。”

老尼连忙将那张大士像挂在外间正中墙上，自己的一张，拿起挂在自己的房中，小梅的一张也叫她挂在西房。说也奇怪，自从那像挂起以后，发出

阵阵清香，笼罩全屋。渐渐地又散布到外面，数里之内，都可以闻到。

行人闻香来访，络绎不绝。观看大士像，也神妙非常。来客在东，大士的目光便向东看，来客在西，大士的目光就向西望，而且目光深邃慈祥，洞人心胸。有事来求者，不敢谎言。老尼设一签筒，求事者一一抽签，签纸中词句，都是小梅写的。求治病者，求了方去，回家赎了药吃来，无不灵验。有老年求子者，签上言道：“年逾半百，吃了何用？”问婚事者，词曰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父母媒妁，何必多事？”问卜者，词则曰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如若不报，时辰未到。”

此后，远近皆知，名震一时，贡品礼金山积，老尼也暗中稍事整理，但仍不添人。

每日清晨，小梅就起来温习诗文。老尼见了，笑道：

姑娘只文不武，难称全才。”

小梅道：“在家时，常跟随父亲上山采药，到这里后，反而动得少了。”

老尼道：“来来来，随我来。”

小梅不知何事，且跟了老尼去。老尼把小梅带到庵后一座森林深处，道：“你每日清晨，在此练武吧。”

小梅向老尼躬身道：“今后师傅教我。”

老尼摇头道：“不，不，自有人教你。”说着就到岩石上，向远处呼啸一声，声若洪钟，山谷回音不绝，只见远处森林中跳出一个怪物，混身白毛，腰围粗布，双目似电，身轻如燕，一霎间便到了眼前。小梅定睛看去，竟是一只老猿。只见那老猿在老尼面前，双膝跪下，口称：“师傅有何吩咐？”

老尼向小梅一指，笑道：“交给你一个徒弟，你要把一身本领，全都教她，不得有误。”

那老猿连连叩头，道：“遵命，遵命。”

老尼回头对小梅道：“你别看它异类，它的一身本领，世间所无，你要好好向它学习。”

小梅初见老猿，惊异万分，见师傅如此说，也就安下心来。老尼转身道：“你们好好在此练习吧，”又对小梅说：“早点回来吃饭。”说罢，悄然而去。

老尼走后，猿公便问小梅道：“你学过何种剑法？”

小梅道：“我从未学过，一无所知。”

猿公点头道：“看你秉气纯真，心地善良，久学苦练之后，必有所成。但是剑术之道，焦躁不得，若无八、九年功力，还难以入门。”

小梅惊道：“如此难法？”

猿公看了小梅的眼光，问道：“你如此焦躁，为了甚事？”小梅道：“为爷爷报仇。”

老猿听了奇怪，便道：“仇人是谁？”

小梅道：“那条黑龙。”

老猿大惊道：“原来还不是一个人，却是一条怪物。”

小梅将爷爷被黑龙劫去之事，详细告诉了猿公，猿公叹了口气说：“那你要勤学苦练。”

小梅跪下，向猿公叩了个头，道：“今后小女子全靠师傅指点。”

猿公忙把她搀起，说道：“起来，起来，随手折了一根树枝，交给小梅道：“你就暂把此当剑吧。”说着，自己也从腰围里取出一把旧剑，对小梅

说：“你没有学过剑，我们就先来比划比划，剑术之道，深不可测，先从猿家十八法着手吧。随后再教你点雪飞山，千里追鹰之类软硬功夫。”

小梅点头答应，俩个便在深林中交起手来。

## 第六章一灯如豆

辰牌时辰，天空已经墨黑，海面上也是漆黑一片，黑海中掀起白浪，有丈把高，向小船压去。小船随着浪头的高低，颠簸上下，曲折前行着。阿根奋力摇着双桨，满面流着不知汗水还是海水。忽然间，海面掀起一股巨浪，向小船打去，那股巨浪力大，顿时将小船打得粉碎，船上水桶等杂物不知漂向何处，连阿根也觉得头昏眼花，身不由主被海浪推来荡去。忽然间，一个黑色巨物向他冲来，也不知是动物还是什么东西，阿根避开一边，等到那巨物冲到眼前，阿根纵身跃起，将那巨物紧紧搂住，一股竹香的味道直冲鼻间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捆竹子逐浪而来，阿根连忙跨到竹捆上，叫声：“好险呀！没有这只竹捆，我早已葬身鱼腹了。”

阿根骑在竹捆上，左右势头平衡，以免竹捆翻滚。阿根抽出手来，向天祷告：“我这性命都靠这捆竹头所施。从此我改姓祝为竹，以此感谢。”说着，侧身伏倒在竹捆上，随波逐流，凭着狂风黑浪，自己也不知漂向何方。

次日天晴，热辣辣的太阳照在背上，阿根只觉肚子一阵痛，逐渐醒来，连忙坐起，发觉自己正倒在一片沙滩上。显然有人把他拖向前面。“这是谁呢？”阿根不禁模糊起来。

忽然，只听到背后有“咯咯咯”的笑声，猛回头一看，却原来是猴子小孙，手中还拿着一根鱼网编成的绳子，是它把阿根拖上来的，阿根原想冲过去抱住它，可是身乏无力，只得招招手叫它过来，待它走近，阿根一把把它抱在怀里，将它亲了又亲，一边说：“你竟然没有死，还救了我！”

小孙手舞足蹈地叫了几声，阿根也不懂它的意思，只会朝它笑，猛然，小孙的眼睛停住了，表情也呆滞了。阿根问它为什么，它用手向它身后一指，阿根也不禁吓得跳了起来，原来有一条大鳄鱼，正伏在它的身后，一动也不动，颜色象一条枯焦的木头不知道的人 would 以为丢在海边的废物。阿根想起身飞跑，小孙却牵住他的手，缓缓地向前移。阿根突然想到，遇到鳄鱼，切不可惊慌飞逃。

那鳄鱼见阿根有了动静，便慢慢地、一步一步向阿根逼近，小孙在旁吓得高声大叫。鳄鱼接近了阿根的左足，张开了大嘴，都可以看得见它嘴上一口似钉子般的利齿了。

正在这时，阿根听得身后一声惨叫，忙回头，只见那鳄鱼的嘴上满口流血，还留着一根斧柄，痛得在地上打了个滚，匆匆向海里逃去。阿根莫名其妙，只听见小孙在那里手舞足蹈地嬉笑。

“没事吗？”阿根听见问声，忙抬头一看，松老伯正巍然地立在他面前。

阿根连忙站起，整衣行礼；“倒想不到松老伯竟在水中七日无事！”

松老伯道：“你能活着，难道我不能活着？”

阿根道：“我在竹捆上，起初还看见桅杆上那盏红灯，后来那盏红灯熄灭了，正好一个巨浪推来，我想肯定活不成了……”。说到这里，阿根眼睛湿了。

松老伯拍拍阿根肩膀道：“这种事谁不痛心，可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你先随我到家里去歇一歇吧。”

“家里？”阿根瞪大了两只眼，望着松老伯。松老伯笑了起来，道：“不过是几块油布，临时遮一遮罢了。”

阿根道：“松老伯想得真周到。”

松老伯道：“我若不会潜水，这条性命也早送掉了。”

阿根用手拍了拍头说：“潜水我也会，是我父亲教我的，七天七夜也不妨事。当时头被海浪打昏了，也忘了这一点。”

松老伯道：“其实，海底的风浪比海面小得多。”

“是呀，是呀。”阿根连连点头。

说着，来到了松老伯的帐篷里，只见几根竹杆，撑着几块油布，里面也铺上了草。松老伯说：“不是为了你，我们早就找个山洞住下来了。就因为怕你被冲到海滩上，我们一时看不见。”

阿根又跪下，向松老伯行个礼，道：“松老伯真够关心。”

松老伯忙搀起他的手，说：“起来起来，快进去喝杯淡水。”

阿根道：“哪里来的淡水？”

松老伯道：“有山必有泉，有泉必有水。”

正说话间，小孙拎了个篮子，篮内满是野生的水果，递给了阿根，松老伯笑道：“小孙真是懂事，知道你饿了，忙去森林里采了果子给你吃。”

阿根笑着，摸了摸小孙的头，拿起果子就吃，肚子也够饥了，一转眼，把一篮果子都吃完了。

下午，三人在山旁寻了个岩洞，把油布折了起来，收拾进去。晚间，在洞口生了一堆火，轮流着守夜。附近的野兽们，看见火也怕，就不来打拢他们了。这样，阿根他们就在洞里住了五，六天。

那天，半夜里，轮到阿根守夜，他坐在一块大青石上，两手当枕，抬头望天，只见满天的星斗，闪闪烁烁。西边山头，有一颗星特别大，阿根起初认为这是启明星，但望了好久，那星竟一动也不动。回想起来，前几个晚上也看到过它，阿根心里暗想，这不是星光，这是灯光。但这荒山僻野之地，怎会有这一星灯光，好不令人惊奇。

第二天，他就把这事告诉了松老伯，并且说，他想去一探究竟。松老伯望望那座山，摇摇头说：“这山崎岖难行，山中还多奇兽猛虎，凭你这点能耐，去不得，去不得。”

阿根焦急道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松老伯道：“你且安心在此住下，早上起来，我教你一套轻身功夫。到了时候，你也许勉强去得。”

阿根道：“松老伯何不与我同行？”

松老伯叹口气道：“我这身老骨头，去了，怕反而拖累你。”

阿根依了松老伯的话，清晨起来，就跟松老伯学轻身功夫。小孙也爬在树上偷看。松老伯教阿根爬山越岭，悬身攀藤，踏雪无印。阿根想不到松老伯这么大年纪，还有这么一手本领，心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白天跟松老伯学艺，晚间遥望着那盏不灭的灯，好奇心驱使着他恨不得急去看个究竟。

光阴易逝，转眼将近一月。有一天，阿根忍不住对松老伯说：“我可以去了吗？”

松老伯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起初想把全身本领都传授给你，只是你急于要走，你就去试试看吧！”

阿根叩头道：“我到山上看看没有什么，马上就回来，再请师傅继续教我。”

松老伯说：“你带小孙去吧。”

阿根拒绝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它顽皮得很，我还要管它呢！”



松老伯说：“不要紧，多个帮手也好。”

阿根说：“那么你呢？”

“你尽管放心，我自会照顾。”松老伯说。

小孙也牵着阿根的衣襟，紧紧地偎依着，阿根心中不忍，摸摸它的头说：“你一路可要听话。”

小孙点点头。

第二天，天朦朦亮，一人一猴就赶紧上路，松老伯把他们送到森林口，再三叮嘱道：“逢人要虚心请教，逢事要仔细看察。早行早宿，切不可大意。”

阿根点头告辞，进了森林。

在森林中，他们绕了好半天，亏得小孙常在这里采果子，路径又熟，才把他带出了森林。

出了森林，抬头一看，不禁吃了一惊。原来这山一边临海，一边山路曲折，陡峭弯曲，竟然寸步难行。亏得松老伯事先教过阿根一些日子轻功。小孙毕竟是个猴子，常常走在阿根前面。他们渴了，就寻点山泉喝喝；饿了，找点山果子吃吃。晚上，就露宿在一棵大树下，清早起来再走。

几天后，他们终于接近了一座小屋，阿根抬头望去，只见那座小屋是用石头垒成的。屋顶的烟囱上没有炊烟。阿根想，没有火，想必主人不在家，就爬在外面的树上等候。只等到日落西山，屋内才传出一阵推磨的声音，同时，阿根也看见了一支昏黄的烛光。阿根心想：“这么一枝昏黄的小烛，怎么在山底下看去，那样明亮？”便轻轻从树上跳下，走近屋去，只见板门剥落，阿根轻轻地敲了三下，里面有个老妇人的声音，问道：“谁？”

“开开门，我是赶路的客人，天色晚了，无处安身，想在您这儿暂住一夜。”阿根回道。

过了许多时候，那门才“呀”的开了，有个老妇人拿着一枝蜡烛，立在他的面前。

看那老妇人，年约六、七十岁，衣衫清洁，头上围着一条蓝布围巾。她看了看阿根道：“就你一位吗？”

阿根拉一把小孙，笑道：“我还带了一个小畜牲。”

老妇人道：“请到里面坐。”

阿根进得里屋，四周一望，见除了几个破凳子外，就只剩一个大石磨，占了整个屋子的一半。阿根坐下，老妇人便捧上一杯茶来，阿根口渴，当即呷了一口，只觉得山泉清凉，茶味浓郁。那老妇人道：“舍间实在太小，不便贵客留宿，因地处山野，就先暂住一夜吧。”

阿根说：“那里话？出门人到处为家，能有处安身就很好了。请问老妈妈，就只一个人吗？”

老妇人点点头，说：“盗贼歹人，看不起我这破屋子，豺狼虎豹走不进这间破屋子。我住在这里，比皇宫里还舒适。”

阿根看见屋子的一边，堆满了豆类，不禁问道：“这些粮食也都由老妈妈一个人来推吗？”

老妈妈笑道：“这算得了什么？去年比这还多呢！我几天功夫就把它磨完了。”

阿根道：“老妈妈太辛苦了，让我来吧。”

老妈妈摇头道：“哪里哪里，客人海上劳累，又爬山越岭到了这里，这才是真辛苦呵！”

阿根道：“老妈妈如何知道我在海上呆过？”

“看你的脸，被海风吹的样子，便知道了。”她笑着说：“我 不但知道你在海上干过活，而且你的身世我也都知道，你不是还射瞎了黑龙的一只眼吗？”

阿根听了，忙站了起来，惊奇地问道：“老妈妈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？”

老妇人按他坐下，一边说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且安心坐下，我们细细谈来，”说着，便将阿根的经历，简略地说了一遍。

阿根道：“老妈妈莫非会神算？”

老妇人笑道：“今日我们相见有缘。我也早知你今晚来。我也有许多事要告诉你，你听了切莫惊慌。”

阿根说：“老妈妈尽说不妨。”

老妇人正色道：“我非人也。”

阿根又吃了一惊，“那……”

老妇人说：“我是一条白龙，我有个儿子，是一条黄龙。按照我们龙的规矩，每年要去跳龙门，跳过龙门，才能称得上龙；跳不过去，只能称作蛟。出蛟的时候，洞口分裂。蛟蜿蜒上天，但不准破坏民间一草一木。若有毁坏树木稻谷的，以后那地方就寸草不生。若有违令，即违天命，雷轰天打，死于非命。过去跳龙门之前，莫不战战兢兢，勤学苦练。这天，正是出蛟的日子，我的儿子奋身飞出，我的丈夫不放心，在后面保护他。他们直飞云天，谁料刚飞到一半，来了一条黑龙拦住去路，他连声说道：‘你们难道不知道这是我的地盘吗？这里海面上，不管那个洞里出蛟，都得先要我答应，方能开洞。你们竟然大胆妄为，没问我就开洞放蛟。’我的丈夫见他来势汹汹，忙上前求他：‘小龙只知上天的规定，不知您这里的规矩，失礼之处，望多多原谅。’那黑龙鼻子里哼了一声，道：‘什么原谅不原谅，拿四颗夜明珠来，才放你过去。’我丈夫又道：‘我们家里素来清寒，从不做非法之事，哪里来夜明珠？’那黑龙道：‘那就把你们两颗龙头留下吧！’说着，扑了上去。儿子黄龙也就回头相救父亲，三条龙就在天空中大战起来。父子俩都是安份守己，哪经过这种场面，不消多久，就被那黑龙撕得粉碎。我一个妇道人家，躲在洞里，吓得不得了。那条黑龙，居然还不肯干休，伸头进来，向四周扫视一遍，忽见我怀里抱着我的孙子，就上来用舌头舔了舔他，说：‘这孩子倒很可爱，送给我吧。’我原知道，那黑龙无儿无女，今见小白龙玲珑可爱，想把他抢去，我紧紧地搂住小白龙，怎奈那厮力大无穷，把小白龙抢去揣在怀里，回头对我笑道：‘你放心，他跟我去享福了。’说着，转身就飞走了。我赶到洞口一看，只见满地都是血肉模糊，龙鳞片片，我一下子就昏倒了。”老妇人说到这里，就呜咽地说不下去了。

阿根听罢，拍桌而起，道：“不杀逆龙，誓不为人。”

老妇人对阿根深深一揖，说：“久闻少年你侠义，老身全家此仇，赖客官相报。”

阿根说：“不消说得，我起初以为它对异类如此，想不到对同类也是这般残酷。”说着，立起就走，被老妇人一把拉住，说：“对此逆龙，得有一定本领，贸然前去，只有送命而已。你且坐下，我们从长计议。”

## 第七章干将莫邪

阿根还是硬要走，老妇人急道：“你哪里去找它？”

阿根说：“龙潜海底。”

老妇人说：“这茫茫大海，它在海底何处？你如何找得到它？”

阿根一想，也是，就安心坐下。老妇人道：“你且别急，老身正有事相托。”

阿根道：“老妈妈尽管吩咐，我一定尽力帮助您！”接着，阿根又问：“您的孙子现在何处？多大了？”

老妇人道：“我至今尚不知将它藏在何处，老身年迈力弱，我能不能再见到孙子，还不知道。他自幼被掳去，已有三年了，你若能见到他，一定要把祖辈的仇恨告诉他，使他永世不忘，长大了报这血海深仇。现在他由那条黑龙抚养，长大了定是个庸庸碌碌之辈，甚至助纣为虐，那我更对不起死去的丈夫和儿子了。”说着，又哭了起来。

阿根走到她身旁，劝慰她道：“老妈妈尽管放心，他年我若遇到令孙一定将此怨仇和盘托出。”

老妇人道：“那小龙甚是乖觉，定能记起他祖辈的仇恨。”说完，老妇人擦干了眼泪，又想去推磨。

阿根见此，连忙跑了过去，说：“老妈妈。你太辛苦了，还是让我来。”一边又问：“老妈妈为哪一家磨的？”

老妇人回答说：“为大家磨的。”

阿根听了一愣：“为大家？”

老妇人说着，拉起阿根的手，走出门外，向山下一指，道：“你看！”

阿根顺眼望去，月光下，只见黑压压一片，不知种的是何庄稼，只有一枝枝蚕豆，倒还看得清楚，便问老妇人道：“这种的是什么？”

“地菜。”老妇人告诉阿根：“前几天，那逆龙又作下了孽，发了大水，现在海水已退了，只留下盐分，至今田里的水还是咸的。”

阿根听了摇头道：“海水尽是咸的，怎能种庄稼？”

老妇人道：“我早有预见，那逆龙常要来捣乱，所以就在这座山上遍种了地菜，这东西最能收盐，我把它割了下来，拌些豌豆进去，磨成汁水，灌溉田地，今年也好让庄稼人有些收成，得以糊口。”

阿根道：“老妈妈真是慈悲为怀呵！”

回到屋里，老妈妈舀了一瓢给阿根，道：“你倒尝尝看。”

阿根尝了一口，觉得苦中带甜，别是一番滋味，把瓢还给老妇人道：“这真是庄稼人的仙露了。”

老妈妈指给他看，磨中流出的水，通过一个洞，流向一条小溪，再从小溪流向大河，灌溉到山下的整个田地。

阿根道：“老妈妈想得真周到，这救活了多少条人的性命呵！”

阿根吃了那碗汁水后，顿觉精神大振，浑身发热，于是脱去了外衣，使劲磨起磨来。老妇人坐在一旁，借着微弱的灯光，仔细打量阿根，叹了口气道：“这孩子心真好，只可惜……”

阿根听到老妇人的口气中，很有担心之意，连忙问道：“老妈妈对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，尽管明说。”

老妇人道：“你学过几年武艺？”

阿根说：“谈不上，只是船上的一位老师傅指点指点。”

老妈妈又问：“你有何武器？”

阿根放下磨子，从他的背后取出包袱。打开，只是一张硬弓，两枝铁箭，一把匕首，还有一根长索。阿根说道：“都在这里了。”

老妇人拿过弓箭，端详了一番，阿根还颇为得意地说：“射瞎那条黑龙的眼睛，全靠的是这把黑箭。”

老妇人道：“那是它乘凉的时候没有防备。”说着将弓箭交还给阿根，摇摇头道：“都是凡间之物，这怎么能和那条黑龙相抗呢？”

阿根收拾好包袱，惭愧地说：“我也常常自恨无缘结识名师，指点武艺。更缺少好的宝剑，作为护身杀敌之用。”

老妇人道：“若论天下宝剑，无过于干将莫邪两把，可惜失传了。”

阿根一听，甚感兴趣，便道：“我从小就听到干将莫邪的名字，后来又听到许多人谈论干将莫邪的故事，但是众说纷纭，究竟怎么回事，至今还弄不清楚。老妈妈可否讲给我听听。”

老妇人呷了一口茶，说道：“这故事年代久远了，各人说各人的，自然说来大不相同了。我也是听人家说的，谁知道是真是假。”

阿根道：“我们长夜无事，老妈妈就说给我听听吧。”

老妇人道：“听说当时有个吴国，国王叫夫差，甚是昏庸无道，欺压人民。人民怨声载道。那吴王夫差也觉得身边的人靠不住，就想铸两把宝剑来自卫。于是就传下令去，到处打听善于铸剑的人。众人都说，若论铸剑莫过于干将莫邪。吴王于是命令，取五百两银子，去请干将进宫来。那使者奉令，到干将那里，说道：“恭喜你，吴王传令叫你去铸剑。”说着给了他三百两银子，自己扣去了二百两。并对他说：“吴王要你五天之内铸成两把削铁如泥的天下第一宝剑。铸得好，吴王另有赏赐；铸得不好，当心你的脑袋。”

干将听了大吃一惊，忙道：“请允许我考虑考虑。”进屋便与莫邪商量。

莫邪道：“君要臣死，不得不死，这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干将道：“这道命令下来，就等于要了我的命。铸得好，他会怕我替别人铸，就会杀人灭口，必然将我杀了；铸得不好，那就更不消说了。”

莫邪道：“我也早就想到这点，可是君命不可违，只得服从。何况他又是拿银子将我们请得去的。”

干将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你赶紧抱了儿子逃出去，日后儿子若有出息，再替父报仇吧。”说着泪如雨下，跪了下来，说：“夫人，一切拜托了。”

莫邪也跪了下来，说：“天下铸剑成名，莫非你我二人。吴王要的你我两人同铸，就是为此。何况关防森严，如何逃得，还不如我随了你去吧。”

干将问：“那孩子呢？”

“也带了去。一切听天由命吧！”两人商议已定，干将出来接旨，即日起程。

不一日，到了京里，看见了皇上。吴王和颜悦色地对他说：“听说你是各国推崇的铸剑能手，朕有幸地接见你，心里十分高兴。”

干将叩头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

吴王道：“至今强邻威逼，军马压城，朕很需要一对护身宝剑。因此请你来为朕铸一对。”

干将叩头道：“铸宝剑不难，但臣有几桩事非做到不可，不然请大王另请别人。臣实在没有办法。”

吴王道：“你有何难处，尽说不妨，朕能依你的，一定依你。”

干将说：“铸制一把平凡的剑，那不消几日就可铸成。即使一把中等的剑，也需半个月模样，就可制成。大王要的是削铁如泥的神器，那非得七七四十九天不可。”

吴王点头道：“朕要的是好剑，日子长一点就依了你吧。”

干将继续说：“炼剑需要柴火，这大王是知道的，炼这两把剑需要昼夜柴火不断，红炉不熄，这便至少需一山的柴火，而且还得干燥的。”

吴王沉吟了一下，他原是一个吝啬的人，舍不得一山的柴火，便道：“半山如何？节省点用吧。”

干将道：“便恐柴火不接时，那时功亏一篑，臣担当不起。”

吴王踌躇了一会，道：“到时候再看吧。”

干将又道：“这对宝剑是神器，铸就后大王你得藏在秘处，不宜轻易示人，以免有生事故。”

吴王点头道：“这个……朕自会理会。你还有什么吗？”

干将叩头泣道：“臣夫妻两人，唯留一子，尤望大王加倍怜爱。”

吴王道：“这你放心，明日起就在西山辟地炼剑。群臣要仔细保护，务期必成。”

干将谢恩而退。

第二天，干将莫邪到西山一看，只见各项铸剑工具都已齐备，干燥的柴火也堆积一旁，只等他们动手。干将摆下香案，夫妻俩跪下祷告上苍，满一杯酒，倾在地上，口称：“皇天后土，尤望保佑。”第二杯酒，酬向炉中，“宝剑神器，全仗大力。”第三杯酒，倾入淬火盆，“水火相济，方能成功。”

祭祀完了，干将莫邪取过一堆生铁，投入炉中。干将大呼一声：“升火。”炉中立刻升起熊熊烈火。

从此，干将守住炉旁工作，莫邪负责柴火的供应。炉火不息，日夜燃烧，夫妻两人竭尽全力。到了第四十八天午夜，淬火已达九九八十一次，炉中的双剑已经看不清了，只见两团青光耀眼。

忽然，莫邪慌慌张张地从山上奔来，干将忙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莫邪道：“柴火不够了。”

干将怒道：“为什么不及早呈报皇上？”

莫邪道：“已经连奏十几次本了，或被大臣扣押，或是皇上忘却了。”

干将道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莫邪低头不语。过了一会，才抬起头来说：“只能呈报皇上，说明这原因。”

干将摇摇头说：“皇上处交不出差事小，我干将一世盛名付之东流了。”说着朝山下走去。

莫邪叫道：“你到哪儿去？”

干将道：“我去看看。”说着就走了。

莫邪在炉旁守候，干将久久不来。炉中之火渐渐由青色转为红色。莫邪焦急万分，急忙取过一张纸来，拾起地上的焦碳，在纸上写了几个字，上书：

“今生已已，犹留一儿，寄厚望焉。”

写罢，将纸压在石下，向北长叹了一声，转过身来，走向炉边，纵身一跃，跳入炉中。炉火顿时一闪，猛烈地烧了起来，只见那熊熊烈火中，一堆白骨之上，两团青光。

干将走遍了半个山，也寻不到足够的柴火，垂头丧气地回来，一看莫邪不在，不免焦急起来，大声叫道：“莫邪！莫邪！”只有空谷回声，别无信息。偶见大石下压着一张纸，忙拾起一看，不禁泪似雨下，伏在大石上哭了起来。

第二天，干将捧着两把剑，放在玉盒里，走上金銮殿，跪在吴王面前，泣道：“臣铸剑完成，回大王钧旨，臣妻为剑殉国，尤望大王垂怜。”

吴王急忙捧过玉盒，揭去盖布一看，却是什么也没有，不免大声叫起：“怎么？我的剑呢？”

干将道：“大王仔细看来。”

吴王方定下心，眼前一片青光，揉揉眼睛，再仔细看去，盒中原有两把宝剑，只是青光耀眼，一时看不清楚。于是问干将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干将叩头道：“凡天生异物，必有异相。此两剑，乃老臣心血凝成，也是苍天所施，故见光不见物，举天下无人可敌！”

吴王闻言大喜，连声称道：“好剑！好剑！”早把莫邪殉剑之事忘在九霄云外，吩咐道：“朕已另辟密室，深藏此剑。”回头又吩咐干将道：“现在还是由你去把它藏好。明日摆开国宴，庆贺铸剑成功。”

干将奉命，捧起玉盒，再从背上取下一只黑色袋袋，垫在盒底，从容向密室走去。到了密室门口，吩咐道：“此是大王藏剑之所，谁也不许进来，谁也不许偷看。”说着将门紧紧关上。

三日大宴，举国欢腾，庆祝大王得此御宝。到了晚间，太监来传干将进宫。见此，干将私下对儿子说：“父亲此去，不知能否回来，你待父一走，立即骑上我借的宝马，带着这包袱，赶回家去。回家后，把圣旨供在堂前，若有人来，可以此挡驾。你自己在家练武，深居简出，将这只包袱私下藏好，切勿示人。十年以后，为父母报仇。”

儿子欲待细问，干将说：“现在时间没有了，给你说的话切记，切记。”于是整理衣冠，从容随太监进宫而去。

到了宫里，见了皇上。皇上满面堆笑，对他说：“爱卿劳苦功高，为国尽忠。寡人特备小宴，独请爱卿，意为酬谢。”

干将心知不妙，但迫于皇命不得不随吴王进入内室。到内室后，寂无一人，楚王拿起玉杯，满满地倒满了一杯御酒，递于干将道：“爱卿为国辛劳，朕以此答谢，望能一饮而尽。”

干将跪下，举杯道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皇臣，干将为国尽忠，以谢我王。”说罢，举杯一饮而尽。

皇帝忙喊道：“快持茶来，摆上宴席。”这时，太监小厮们忙碌了一阵。不一会，干将腹痛如绞，渐渐不支，倒下地去，最后对吴王道：“臣今去矣，唯有一言，望大王记取：君为轻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。”说罢，长叹一声闭目而死。

吴王看他死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从此不怕天下有人能胜过朕的两把宝剑了。”

十年以后，干将莫邪之子也已长成，不忘父母之仇，常常暗藏两把宝剑，欲去行刺吴王，但几次三番都被开道的卫兵喝退，不敢近身。

一天黄昏，他躲在父母的坟前，暗暗偷哭，道：“儿子无能。”这时猛听得背后一声大喊：“无能是假，胆小是真！”

他忙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黑衣人站在他身后，那人身材修长，须发蓬乱，

双目炯炯，威力逼人。那人连声问道：“你父母的仇，究竟报与不报？”

他道：“不共戴天，岂有不报之理？”

那人道：“我看你无胆无力，靠你是报不了这深仇大恨的，还是我替你去报吧！”

那孩子向黑衣人叩头道：“叔叔此话当真？”

那人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岂能反悔？”

那孩子连忙又叩头：“那就全仗叔叔了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我此来是为了向你借两样东西，为你父母报仇。”

那孩子道：“不知叔叔要用何物？”

那人道：“两把宝剑和你一颗首级。”

那孩子从身边摸出两把剑，一把递于黑衣人，另一把就向自己的颈上一刎，黑衣人笑道：“报仇无力，自刎倒有种。”当下就收拾了两把宝剑和他的首级而去。

次日，黑衣人闯入皇宫，门卫阻拦，他说：“我是特来献宝，要见了皇帝才能献出。”

门卫急去报知吴王，吴王即令传他进宫。黑衣人进入宫中，在阶前挺立不跪，说道：“臣今日来，是为了奉献两件宝物给国王。”说着，便递上一只蒲包，请皇上亲自看来。

宫人接过递给皇上，吴王打开一看，赫然一个人头，不禁大吃一惊。黑衣人笑道：“皇上认识他吗？他便是干将莫邪之子。干将将他的一生本事都留给了他。今他一死，大王才可真正放心了。”

吴王一听，心中大喜，大声道：“我也正为此事担心，卿的功劳真不小呵！”

那黑衣人道：“还有一件宝物献上。”说着将背上一只黑色包袱送给吴王看。

吴王打开一看，只见青光耀眼，大惊道：“这不是他们打得双剑吗？朕深藏密室，如何又有两把？”

那黑衣人更笑得厉害，说：“大王的用心，干将早已料到，所以奉给大王的两把是假的。真的，他自己藏了起来。”

吴王这才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那黑衣人道：“臣今天来，还准备送上一套戏法，让大王观赏。”

吴王道：“什么戏法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臣此戏法，需大火盆一只，和大锅一只。”

吴王吩咐下去，立即办到。

那黑衣人道：“请将那孩子的头还我。”

吴王依言。

那黑衣人接过人头，丢在锅中，稍顷，那人头在锅中兜转，一边唱起歌来，阶下群臣，相顾大惊。吴王在上面听不清楚，问道：“他唱什么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他唱得都是有关大王的事，请皇上下阶来亲听。”

吴王听了，连忙起身下来。黑衣人又道：“大王莫忘把雌雄宝剑带来，以护龙体。”

吴王把两把宝剑随身带下，走近锅旁，仔细倾听。黑衣人道：“听清楚没有？”

吴王摇头道：“声音太细，听不清楚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他在骂你，丧尽天良，卑鄙无耻，那配做什么皇帝。”

吴王听了大怒，道：“剁碎了他，不许他胡言乱语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请大王把两把宝剑交给我，我来剁碎他。”

吴王这时非常相信黑衣人，连忙把剑交给了他。黑衣人于是举起雄剑在吴王的颈上轻轻一拭，吴王的头顿时便掉进锅中，溅起一些油水，身体立即倒在阶前阶下群臣莫不失色，可是事出突然，都吓呆了，没有人敢动一动。黑衣人收拾两把宝剑，向天拱了一拱手，大声道：“天可怜见，感谢干将莫邪的仇总算报了。”说着，只见黑影一晃，人和宝剑早已不知去向。

说到这里，老妇人停了下来，阿根急于问道：“那后来呢？”

老妇人接着说：“自古以来，干将莫邪两把宝剑未曾露面，历来多少帝王都想得到这两把宝剑。但是各处挖土开棺都未得见。有人说，看见黑衣人在苏州虎丘山‘千人石’旁。因为听说在这块石上杀了一千个人，鲜血把石头都染红了，雨天过后，便见那石头隐隐可见的血块。黑衣人把两把宝剑插在‘千人石’的两旁，那黑衣人向天祷告道：‘但愿干戈永息，宝剑从此不出。’那两把宝剑好象懂话一般，就向土里直钻而去，悠然不见。可笑那越王勾践得了江山之后，也派人去寻找那两把宝剑。听说在苏州虎丘挖地数丈不见宝剑。但至今留下一个剑池。后来的皇帝又继续去挖，但都没有结果。”

阿根道：“世上坏人没有消尽，这个干戈也永远消不了。老妈妈你可知道那两把宝剑在什么地方？”

那老妇人一边摇头，一边向外倾听，忽然匆匆走出，到门口拾起一片树叶。阿根不解，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老妇人道：“我和你谈话时，有人在此偷听。”

阿根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老妇人指着树叶上的一点污泥说：“你瞧，这不是他留下的痕迹吗？”

阿根道：“我怎么一点也未听见？”

老妇人道：“练武的人，全凭听觉灵敏，方能暗器到来时及时避过。这番功夫，你还得好好练呢。”

阿根连声称是，举目望去，空山寂寂，泉水潺潺，问道：“那人呢？”

老妇人点头道：“今晚你就在石磨上睡吧，明天我再告诉你，到哪儿去找。”



## 第八章邂逅相遇

第二天拂晓，阿根一觉醒来，连忙从磨盘上起来，四周一望，不见老妇人的身影。推窗一看，只见窗外是白茫茫的一片，原来是山雾迷茫，阿根连忙走出磨房，处处观望，也不见老妇人的踪迹，不禁大声叫唤：“老妈妈……”，但始终未有人回答，只有山谷传来的回声。

阿根心里非常着急，举足下山，在半山腰里，方见老妇人独自一人，挑着一副重重的担子，担子里装满着地菜，摇摇晃晃地上山来，阿根便叫道：“老妈妈！”边赶上前去，抢过担子，帮她挑上山去。

老妇人满脸堆笑，说：“你早啊！”

阿根满面通红，说：“我起来迟了。”说着，俩人说说笑笑，片刻到了山顶。随后，阿根连忙拿了一把瓢，走到山溪边，洗了一把脸，漱了一漱口，接着舀了一瓢水给老妈妈喝了，一边说：“老妈妈辛苦了。”

老妇人立起身来，走到山边，向远处一座高山一指，那座高山被白云遮着，看不清楚。老妇人对阿根说：“那座山上定有异人。”

阿根惊奇地问：“老妈妈怎么知道？”

老妇人道：“我清早起来，常听到一阵吆喝声，象是有人在那里练武……”

阿根又问：“怎样的人？”

老妇人说：“我从未见过，有时看见有条黑影在山头闪过，所以我猜测那边山头一定有人。”接着叮嘱阿根说：“你年纪还轻，要好好学点本领，长大了才能去对付那条黑龙。我看你就到那座山上去寻找师傅吧。”

阿根说：“我这里人地生疏，不知那是什么山，如何去法？”

老妇人摇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还是你自己去仔细打听吧。”

阿根求师心切，连忙谢过老妇人，回到家里，背上包袱，向老妇人叩了一个头，道：“我这就去。他日若有成就，当再来谢你老妈妈。”

老妇人微笑点头，道：“相托之事，不要忘记。”

阿根道：“晓得了。我一定把你的孙子找到。”说毕起身，带着小孙缓步下山。

到了山下，遇见了松大伯，正在那里劈柴，阿根连忙过去，叫了声：“松伯伯。”

松伯伯一见是阿根，满心欢喜，连忙招呼他坐下，问道：“这些天你到哪去了，我好为你担心。”

于是，阿根便把上山遇见老妇人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松伯伯。松伯伯起身，手搭凉篷，向东望去，一边告诉阿根：“那座山名叫招宝山，也是江南有名的山。山上古迹很多，还有许多庙院庵堂，还有一个洞，直通海底，伏身洞口一听，可以听见海涛声，名叫‘听潮洞’。你此去要好好寻访。”

阿根点头答应，问道：“但不知如何走法？”

松伯伯说：“目前，先要渡过一条浅海。”

阿根道：“这不妨事，我会潜水，不消多少时间，即可游过。”

松伯伯又道：“那座山，四面都悬崖峭壁，地势险恶，只有一条山路可通到上面，而且很不好走，你要留心着。”

阿根道：“多谢松伯伯指点！”说罢，便辞别松伯伯要走。这时，小孙也嚷着跟阿根去，阿根深情地拍了拍小孙的头，叫小孙留在松公公身边，多帮助做些事。

到了海边，阿根把上身衣服脱掉，把包袱裹在身上，拿根绳子一扎，便跳入海里。果然，他的潜水功夫很好，人又聪明伶俐，海中的毒蛇恶鱼也都缠他不住。不一会儿，就到了东岸，向招宝山走去。在山脚下，朝上一望，惊叫道：“果然险恶。”亏得他从松伯伯那里学了一些轻功夫，倒也不十分惧怕，迈步上山。有时走走山路，有时穿些树林，走些小路，很快就到山顶，这时听见山上有人吆喝之声，阿根细心，连忙爬上一棵很高的杏树，从上望下，只见一片广场，广场上有两个人正在练习斗剑，一个少女，眉目姣丽，手持一条树枝，当剑使用；另外一个老者，看上去似人非人，一身白毛，露出一双炯炯的眼睛，手持一把古旧的铜剑，身似猿人，正在专心致志地教那个少女。再从近处看，忽见一个人影躲在大树下面，也在那里偷看。江湖上的规矩，人家练武的时候，是不准偷看的，如果偷看，被人抓住，便算是偷人家的武艺，可以处以极刑。所以，阿根也没有招呼那个偷看的人，只是专心地望着场上比武的俩人。

忽然，他觉得腿上一阵剧痛，站身不住，便从树上跌了下来，那树的背后正是悬崖峭壁，掉下不妨，但直向海里跌去。朦胧之间，听见有人“哎哟”一声大叫，也从树下的岩石上跌了下来，同他一起掉下了海中。但听得那猿人哈哈大笑，那少女问，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那猿人道：“有人躲在此，偷看我们练功，我给他们一些苦头吃吃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此处跌下，掉到海里要淹死的，快去救救他们吧。”

再说，阿根正掉向海里时，忽被半山中一棵大槐树扯住了。只见那个少女正峭壁上飞身而下，将他一把抓住，又飞到山顶。这时，阿根年纪虽小，但也有百多斤重，那少女将他轻轻提起，轻轻放下，竟然面不改色。阿根虽然没有被吓昏，可是也吓得说不出话来。那少女问猿公公：“还有一个呢？”

猿公公走到山崖边，向下四面一望，道：“不见了。”

少女道：“也许掉到海里去了。”

猿公公道：“让他去吧，谁叫他在这儿偷看！”说着回到阿根身边。见阿根正撩起裤腿，在拔一件什么东西，那少女便问道：“你做什么？”

阿根道：“我受了伤，好痛呀！”

那少女看了，哈哈大笑，向前去，拉开他的手说：“我来。”说着，用手在他的小腿上用力一拍，只见一颗球状的东西，从肉里弹了出来，腿上疼痛立止。

阿根连忙从地上拾起一看，那弹出的东西竟是一粒松果。但当时连果肉带刺，埋在他的腿里，所以疼痛剧烈。阿根不禁脱口而出：“咦，怎么一颗松果也这么厉害。”

少女微笑道：“这就叫功力。”随后猿公公问阿根说：“还有一个是你什么人？”

阿根摇头道：“我不认识。我在树上时，只见他已在下面偷看。”

猿公公笑道：“那跌死也是活该。”回头又问阿根道：“你从何来？又到何去？来做什么？”

阿根从山上摔下，虽然受了点轻伤，尚不厉害，连忙爬起身，向猿公公跪下，叩头道：“小人初来乍到，冒犯清规，公公恕罪。”

猿公公笑道：“你也是想来学本领吗？”

阿根连忙叩头道：“小人为了替乡亲们报仇，蓄意学武。”说着，便把自己的经历和来意向他们说了一遍，最后说：“万望公公不吝赐教。”

猿公公摇头说：“这个我可做不了主。”回头对小梅道：

“这个要你的师傅答应。”

小梅点头道：“好。”又对阿根说：“起来，跟我去见师傅。”说着，便向庵堂走去，阿根紧紧跟随。

到了大殿，见老尼正在那里打坐，双眉低垂，眼睛似开似闭。小梅进屋，连忙跪下，道：“今天小徒正跟师傅练武，忽然……”

那老尼将拂尘一挥，道：“不用说下去了，我早已知道了。”回头对阿根说：“你好好跟着猿公公学点本领，将来才有报仇的日子。”说毕，又将发尘一挥，道：“去吧。”俩人连忙退出。

阿根从此住在尼庵的偏屋里，一早起来，就跟着小梅，向猿公公学武。他也劈了一枝毛竹，做成一把宝剑，当作武器使用。空闲的时候，就帮庵里做些粗活，小梅有空也教他读书识字。阿根为人聪明，过目不忘，记忆力好，再加上他励志好学，所以进步很快。不到一年，他的本领已跟小梅学得差不多了。小梅也很佩服他。

一天晚上，阿根正准备上床，听得外面小梅的声音，似乎在赶一只野兽，他便连忙披衣出屋。遇到小梅，忙问何事。小梅道：“一只狗獾想偷瓜吃。”

阿根便四面寻找，远远看见一只狗獾逃了出去，转眼不见了。阿根把树枝一丢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小梅在后面问道：“干什么，垂头丧气？”

阿根摇头不语。

小梅又笑道：“莫不是为了那干将莫邪？”

阿根大惊，回顾小梅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小梅没说话，嫣然一笑。

阿根呆愣了半晌，忽然省悟道：“那天晚上，莫非就是你？”说罢，抬头向远山望去，并不见有什么灯光，不知是那山雾笼罩，还是那灯自己熄灭了？

小梅“咯咯”地笑了起来，过了一会对他说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”

阿根点头道：“我们每天练功，但没有一把宝剑，连个狗獾都不害怕。”

小梅道：“我也早就想到，只是此事心急不得，我想等到秋后，我俩把猿公公的那一套浪中取鳞的本领学会了，再去向师傅提出。那时，师傅可能会答应的。”

光阴似箭，转眼到了秋天，他俩的本领学得已可告一段落。这天，练完剑，回到房里，只见各人的床上都有一只包袱，打开一看，除了换洗的衣服外，还有二、三百两银子作盘缠用的。不禁十分诧异，他俩问道：“这是谁替我们收拾的？”

小梅略一沉思，便说：“定是师傅知道我们的心事，早已替我们准备好了。”说着，拉起阿根的手，一同向经堂走去。

进了经堂，只见桌上摆满了丰富的菜肴，老尼笑嘻嘻地对他们说：“快吃早餐吧，下山后，就吃不到了。”

小梅听了连忙跪下，阿根也一同下跪，正待开口，老尼已抢先说：“去向干将莫邪借宝，也是应该的，只是下山以后，一切谨慎小心，切不可乱杀一人。你们此去是为民除害，心里一直要把老百姓放在心中，切记莫忘。依你两人的力量，还与黑龙相差很远。你们要虚心向人学习，还要取得神人相

助，方始有用。”

俩人连忙点头答应，道：“我们牢记。”

老尼搀起他俩，仨人欢欢喜喜地吃了一顿早饭。小梅对阿根说：“多吃点，以后要吃这样纯素精美的菜肴，在山下是很难的。”

俩人匆匆吃完早饭，准备去向猿公公辞行，老尼笑道：“不消去了，我已同他说了，他今天放假，到深山里去找野果子吃了。”

俩人一笑，回到房里，各人背上包袱，又回屋向老尼叩了个头，才辞别下山。

## 第九章宝马奇事

俩人下得山来，信步走去，来到一处村口，只听到人声嘈杂，走近一看，见有许多人围成一个圈子，都向圈子中心观看，向人打听，原来是几个蒙古人在那里卖马。阿根心想，我们此去苏州，路途遥远，虽然我们都会些轻功，但赶到苏州，看来也要个把月，若能买到一匹好马，作为脚力，就可省事得多。于是，便回头对小梅说：“走，咱们也去看看。”

俩人挤进人群，只见圈子中央有许多匹马，其中有一匹身壮体大，浑身白毛，腿部粗壮，显得很有力。但奇怪的是，那匹马颈上系着一个银圈，上面扎了五、六个银铃，鼻子上也装有缰绳，看来是从主人家中逃出来的。

那马和许多马随意嬉闹，围观的人都叫道：“好马！好马！”阿根问道：“既然是匹好马，为何没有人买？”

那人摇摇头说：“这马性子太烈。”说话间，只见一个彪形大汉赶上前去，牵住缰绳，想跨上马背，那马回头向那大汉看了一眼，“嘶”了起来，前脚起立，将那大汉摔了下来，又向前奔去，险些将那大汉踩死。这时，闪出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，抢过缰绳，跃上马背。那马觉得背上有人，就把身体左右摇晃，忽然间，向左面倾去。那青年在马上坐不稳，一下子也摔了下来。阿根正想上前，忽听见又有人大喊：“好马！好马！”接着从人群中跳出一个中年汉子，一身农民打扮，但穿着干净利落。那汉子赶上前去，一下子跨上马背，任那匹马怎样颠簸，却紧紧拉住缰绳不放。那马发狂似的，跳了起来，从人群的头上，飞奔前去。众人大声喊叫，但不消一会儿，那汉子骑了马竟然跃过人群，来到广场中心，正想下马，众人齐声喝彩。那马听到，突然又站立起来，那汉子刚刚落地，手里还牵着缰绳，被那马拖了一圈。阿根一看，连忙赶前，解开那汉子手上的缰绳，那汉子满身污泥，连连喘气，口中骂道：“好厉害的畜牲！好厉害的畜牲！”

那马走到一棵树荫下，竟然站在那里不动，眼睛瞪视着众人，似乎在嘲笑着众人。阿根走上前去，且不忙上马，将手轻轻抚摸马鬃，又轻轻替马掸去身上的灰尘，那马看着他，任他抚摸，似乎并无一些故意，阿根这才上了马，松松地拉着缰绳，双腿轻轻地在马腹上夹了一下，那马就驯服地向前走去。围观的人齐声叫好。

阿根骑在马上，也很得意，等走近那汉子身边，见小梅已将那汉子扶起，靠在一棵树边坐下。阿根忙跳下马来，问那汉子：“受伤了吗？”

那汉子抬起头来，向阿根望了望，将头摇了摇，忽又点了点头，阿根和小梅又弄不懂，又不便多问，看见前面有一家酒店，道：“我们且到那里去休息休息。”

那汉子点点头，仨人就一同向酒店走去。那汉子走路一拐一拐，阿根他们只以为他是在马上摔下而受的伤。到了酒店，他们仨人互通了姓名，拣了一个桌子，仨人一同坐下。酒保上来，问：“客官吃些什么？”

阿根说：“四斤牛肉，干切；再来几盆果子。”那酒保点头去了。

那汉子坐下，就撩起裤腿，在腿上抚摸，阿根道：“伤得厉害吗？”

那人摇摇头，说：“那马倒没伤着我什么。”

小梅好奇，凑近一看，只见他小腿上有个血红的大泡，血水从泡中流了出来，染红了他的裤脚，小梅摇摇头，说：“大概被马拖着，路上被尖石子擦破？”

那汉子又摇摇头。

阿根省悟道：“大概老兄原先受的伤吧！”

那汉子这才点点头。这时，酒保送上酒菜来，小梅从身边摸出一个小纸包，递给那汉子说：“你下酒吃了吧，痛马上会止的。”

那汉子看了他俩一眼，就摊开纸包，纸包里是一些白的药粉。那汉子一下倒在口里，把一杯酒灌了吞服下去。阿根说：“你脚上有伤，何必去买马呢？”

那汉子道：“我生平欢喜马，也正因脚上有伤，想长途跋涉，不如买匹马，可以省点力。”

这时，买马的主人也寻到酒店，看见阿根他们仨人，忙上前陪笑道：“方才那匹马不知三位那一位买了？”

阿根看了那汉子一眼，那汉子摇摇头，说：“我伺候不了它。”

阿根就说：“那就我买了。要多少钱？”

那马主人说：“这匹马是自己来的，我们也没花什么本钱，就便宜些吧！算五十两。”

阿根说：“看你到也老实，就依了你吧！”说着就从包袱里取出五十两银子交给了马主人。

那马主人千恩万谢地去了。临走对阿根说：“这马喜欢水，到了水旁，就会全身钻了下去，客官请注意了。”

阿根点头称谢。

这时，那汉子立起，向小梅拱手道：“多谢小姐的药，吃下去我的痛就减轻了。”

小梅又看了看他的伤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可惜我爸爸不在，要不让他看一下，说不定马上就可医好。”

那汉子听了这话，抬头向小梅的脸上端详了半晌，小梅微笑道：“你看什么？”

那汉子道：“真象！真象！只是大了些。”又问小梅道：“小姐姓梅？”

小梅道：“是呀！”

那汉子忙说：“常熟城里有个华医生，小姐可知道！”

小梅道：“听说过，壮士问他何事？”

那人道：“华医生与小人有恩，遍访不遇，看小姐面相象，故此请问！”

小梅道：“华医生已改姓梅，正是家父。”

那汉子忽然立起身来，向小梅面前跪下，口称：“原来是恩公的小姐。”

小梅连忙把他扶起，问：“做什么？做什么？”一面也仔细端详那汉子的面目，忽然惊叫起来：“你不就是以前在我家养伤的那位姓沈的壮士吗？”

那汉子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当初幸亏恩公救了我，不然小姐今日已见不着我了。”

小梅道：“当初我还年幼，家父也没有细说，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汉子道：“说来话长，”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又说：“小人家中人口单薄，膝下只有一个儿子，年方九岁，小人出外行事，就将儿子托给邻居马家婶婶照看。这孩子从小跟我学了些拳脚，村中只当作杂耍，马家婶婶也只有一个女儿，名叫如娟。跟我的儿子差不多年龄，会弹一手好琵琶。那年端午节，村中旧俗比龙船，但是年成不好，岁岁歉收，谁还有心思玩那玩意呢？不料，有一位新知府上任，硬叫村民搭起龙船来，在为首的那只船上，挂灯

结彩，锣鼓喧天。在那高高的桅杆上，拿上几块板子，要村民在上面唱戏表演，又点中了我的儿子到上面去翻跟斗，马家的如娟，被叫上去弹琵琶，那时我正巧不在家，村民迫于官府的命令，不得不从，硬把我的儿子和马家的如娟叫了去。在卫士们的棍棒之下，两个孩子没有办法，只好爬上桅杆最高层，在那不平的木板上表演了起来。我儿子表演翻跟斗，脚下一用力，那木板一头就跷了起来，只听得“哎呀”一声大叫，如娟从板上摔了下去，我儿子为了想拉住她，但他哪儿有这般气力，结果自己也掉了下去。霎时，全场惊呼，只见海水打过船板，我儿了和如娟都丧身海中。村民们无不恻然，有人向府台提出要求，给他们点抚恤金，那府台素来吝嗇，大声叱道：“是他们自己不好，出了这等事，扫了我的兴，还想要什么抚恤金？！”

等我回到家里，众人告诉了我这件事，我胸中气得要炸了，当时对马家婶婶说：“我决饶不了那个狗官。”到处告状无门，这天晚上，三更时分，我换了夜行衣服，带了把匕首，寻到了知府衙门，越墙而入，幸好，防卫不严，我找到了那狗官的卧室，见他酒醉饭饱，正和衣睡在床上。于是，我从窗飞入内室，将那狗官当胸刺了一刀，结束了他的性命。府中家人、丫鬟们见状大声叫了起来，我翻身到了花园，越墙而逃，正当我翻上墙头，卫兵们乱箭射来，我腿上中了几箭，疼痛难忍，从墙头跌了下来。在这危急之时，亏得梅老医生拚死将我背回家中。在你家里养了几个月的伤，好了才让我走。”

阿根听了，义愤填膺，接着问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那汉子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等我伤好了，我孑然一身，浪荡江湖，专管不平的事，只恨自己武艺太差，未遇名师指点，所以到处寻访。日前才来到这里。”

小梅是个聪明人，听到这里，就问：“那天在山顶上偷看学武的人，可就是你？”

那汉子大惊，道：“练武的人可就是小姐？”

小梅点点头。

那人道：“可是，我跌下去的时候，觉得有人在另一枝树上也跌了下去，那有两个人？”

阿根听了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另一个就是我。”

小梅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中的也是松果之伤，你何不早说，这个我也会医。”说着，走到那汉子边上，撩起他的裤脚，在他小腿上猛拍了一下，伤口顿时破裂，弹出一只松果来，刺上满是鲜血。

那汉子拾起松果，不胜惊异道：“原来就是这个东西。”

阿根道：“我也是和你一样。”

小梅道：“我师傅原不想伤你二人的性命，所以在你们俩的小腿上，刺了两颗松果，想不到你们会失足跌下。”

阿根道：“我后来幸亏师傅相救，才不致于丧生。”

小梅又对那汉子道：“当时，我们四处找你，可是找不到。”

那汉子道：“我幸亏跌在一个浅水塘里，我会游水，便游了上岸。”

阿根道：“后来你的孩子有没有消息？”

那人摇头说：“我到处寻访，竟连个尸首也没人见到。”

稍顷，那人问起师兄妹的经历，小梅便将改姓的原因，阿根也将自己的经过略略告诉了他。

那人叹道：“小姐是为父报仇，祝君是为民除害，你们都是肝胆相照，此去定获苍天保佑。”

说毕，仨人起身告辞。出得门来，但见那马在树荫下，安详地吃着草。看见阿根等，竟迎了上来，象是老相识一般。阿根欢喜道：“这马跟我们有缘。”

小梅还想买头驴子，那汉子道：“你们是师兄妹，同骑何妨，另加一匹，又跟不上这马，我看算了吧！”

小梅听了，点点头。于是，小梅在前，阿根在后，同时翻身上马。这时，阿根突然又下了马，对那汉子说：“兄弟，我们去后，你不妨去到山上去求师傅，请她指点你去跟猿公学武艺。”

汉子惊异道：“师傅能轻易答应？猿公会同意？”

阿根道：“会的，我也是这样，师傅慈善，猿公也会答应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，你不妨一试。”阿根说完，便又跃上马，拱手向汉子辞别道：“后会有期”，便纵马东去了，汉子迟疑了一会，也大步向山上走去。

阿根上马后，只是在马肚子上轻轻一夹，那马行如飞，片刻之间，就行了百余里，到了一处郊外。

那里，四无人烟，倒有一口池塘在边上。阿根恐怕那马跳入水去，紧紧拉住缰绳，岂知那马，竟然停步不前，回过头来，向阿根口吐人言：“你道我是谁？”

阿根与小梅大吃一惊，问：“你是谁？怎么会讲人话？”

那马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也难怪你们不认得。”又问阿根：“你们可看过‘西游记’吗？”

阿根和小梅点了点头。

那马道：“那就好了，你们知道我的来历了，我把唐僧送到东土，再回西天。大士因我有功，一路辛苦，给我个闲职，在天宫随意行走，爱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自由得很。”

阿根道：“那你怎会下凡来？”

那马道：“我素性勤快，在天上也闲不住。同时，回想起来，送唐僧西行，九九八十一难，一路上遇到多少妖魔鬼怪。荒山僻区，尚且有这么多妖怪；人烟稠密之处，变做人形状的妖魔尚不知多少；何况，再加上逆龙为害，蟒蛇为毒，害尽了多少善良人们！今知你们为民除害，故下凡来相助一臂之力。”

阿根和小梅听了，连忙向马跪下。

那马用前脚扶起他们，说：“赶快上来吧，我驮你们到苏州去寻宝。”说着，扬起四蹄，飞奔而去。



## 第十章求剑遇险

常言说：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但在远古时代，灵岩天平与虎丘一带，荒芜得很，人烟稀少。吴越相争以后，人口才逐渐多了起来，才有了许多寺庙道院。阿根和小梅们经过灵岩，便下马上山游玩，经过响蹠廊，足声清脆，据说这是吴王为西施而造，因为西施拖的是木屐，走起来很好听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，山间壁上，有一个巨大的莆鞋印子，说是西施所留。阿根看了不禁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西施的脚有这般大，那人不知又有多大了！”

小梅也不禁觉得好笑，两人信步登山，到了山顶的西施琴台，只觉凉风飏飏，拂动衣袖。阿根在山巅极目远望，只见太湖白帆点点，烟波茫茫，不禁叹道：“江山依旧，不知人间已换了几多朝代！”

小梅道：“你在此倒有了沧桑之感，但每个朝代中都不免有些奸佞暴君，加上天灾人祸，不知死了多少善良的人。”

阿根愤愤道：“如今我们先斩了那条逆龙，为乡亲们报了仇再说。”

下得山来，不免到灵岩寺去随喜随喜。

他们在寺里，遇见一和尚拿着签筒走来，小梅跪下，求了一签，拿给和尚看。和尚道：“施主问什么？”

“前途。”

和尚道：“恭喜施主，上上大吉。”

原来那签条上写得：“曹娥背我志弥坚，扁鹊再世救苍生。”

小梅看了也是欢喜。阿根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且到虎丘去看看。”

俩人仍旧上马，来到虎丘，只见山上山下熙熙攘攘。有卖玩具的，有卖麻饼的，有卖糖果的，不一而足。看那观音堂，五十三级踏步，由最低一级，可见庙中观音像。俩人且不上山，来到顽石点头处，旁边就是一块硕大的巨石，小梅道：“这便是千人石了。”

阿根道：“据说吴王把干将莫邪两剑埋在此处附近，挖了个剑池，为了避免给后人知道，将挖土的工人都杀死在这里。血迹斑斑，天一下雨便可见到。”

小梅叹道：“多么残酷啊！”

阿根道：“历代帝王残酷的岂止他一个？”说着，俩人便向剑池走去。

那剑池，上宽下窄，倒颇象一把宝剑，池中的水清澈见底，阿根便想纵身跳下，被小梅一把拉住，说：“白天这里人口稠密，来往的人很多，见你跳下水去，不免大惊小怪，闹将起来，岂不多生事非。且到晚间，没有人时，再来行事。”

阿根点头称是，俩人便去附近找了一家饭店，饱餐了一顿。正待出门，忽然一个醉汉拦住去路，说：“俩位莫非想到剑池寻宝？”

小梅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醉汉道：“刚才我看见他想跳下水去，被你拉住了。到剑池去的人，无非想找到干将、莫邪二剑吧！”

阿根忙拱手道：“我俩也正有此意，万望老先生多多指教。”

那人摇手道：“去不得，去不得。”

俩人一愣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那人道：“池里固然有个洞，且有个甬道，一直可以通到四川，去的人哪有这般毅力，都半途折回了。”

阿根将手一挥道：“就是通到天上，我也要去。”

那汉子哈哈大笑，扬长而去。等他走后，阿根回顾小梅笑道：“要到四川，有这胆子吗？”

小梅道：“你上天，我跟你上天；你入地，我也跟你入地。”两人均无惧色，来到剑池旁。这时，明月西沉，人烟稀少，俩人将马拴在一棵大槐树下。阿根拍拍马背说：“我们去去就来，你在这里稍候。”接着俩人结索停当，背了两把铜剑，跃入池中。

两人在池底摸索了一个时辰，忽然听到阿根叫道：“在这里了，在这里了。”

小梅忙游过去一看，只见几块巨石，叠在一起，阿根道：“下面若没有东西，为什么要用巨石封住？”

小梅称是，于是两人搬动巨石。巨石很重，每块巨石都有千把斤重，搬移很是费力。将巨石搬开，见有一个洞，可容一个人出入。阿根和小梅相继游进去。进洞以后，小梅向前直冲，阿根道：“且慢！”他回过身，又把巨石搬回来，压住洞口。

小梅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阿根道：“我们搬动了巨石，明天别人看到一定奇怪，轰动了众人，都来打搅。这样一来，可以不露痕迹。”

小梅道：“你倒细心。”

他们沿着石洞，走了几步，只觉得水浅了下去。后来竟象一个陆地甬道，只是四周漆黑，头上还有大小的溶石，时常碰头。阿根道：“早知如此，该举两枝松明来。”

小梅笑道：“谁想得到水中能点松明呢？”

俩人继续摸索前进，走了一顿饭时，还看不到尽头，小梅道：“难道真要走到四川吗？”

阿根笑道：“四川也好，我们去向赵将军借两把剑吧！”

俩人坐下，吃了一些东西。过了两袋烟的时间，又继续前进，忽然，阿根看见前面有一丝亮光，不禁叫了起来：“到了！到了！”

小梅也看见了，满心欢喜，俩人急步上前，出了山洞，小梅叹口气道：“闷死我也。”

他俩抬头四望，只见一片稻田，稻田旁种满了桃树杏树。阿根不禁叹道：“我们到了桃花源了。”

小梅向前一指，道：“你看，这儿人的衣着也与我们不一样。”

那人也发现了他们俩人，向他们走来，问道：“两位从何而来？”

阿根道：“我们从中原而来，初到此地，万望老先生多多指点！”

那老者身穿蓝色衣裤，满头白发，精神矍铄，问阿根道：“两位在此，有何亲友？”

阿根摇头道：“我们是为寻剑而来。”

“寻剑？”那老者摇摇头说：“这里的人，都和善相处，从来不见剑拔弩张。两位到此寻什么剑？”

小梅道：“干将莫邪。”

那老者听了一震，道：“两位原来是来找干将莫邪寺，这里倒有一处，只是在四五里之外，一个无人到的去处。”

阿根道：“我们正是想去那里。”

老者道：“今日天色已晚，两位且到舍下去暂宿一晚。明日老汉陪你们去。”

阿根俩人忙说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”说着，就跟老汉去了。

一路上，阿根问老者：“此处是何地方？”

老者笑道：“两位连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？此处乃是湖南衡阳，在衡山脚下。”

阿根吃了一惊，对小梅说：“我们没有西去四川，却南来衡阳了。”小梅道：“衡阳离姑苏也千里迢迢，如何便到？”

老汉在旁听了笑道：“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呀！”

阿根道：“祝融峰可在这里？”

老汉用手一指，道：“你看，那就是！”

他们说着，来到了老者的家。老者叫出儿孙们，都来拜见远道来的稀客。左邻右舍听到老汉家来了两位陌生人，也都来探望。他们对世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不知道。听了阿根的讲叙，都说：“我们这里还算太平。”

第二日清早，老汉为他们打点了早饭。然后带他们去干将莫邪寺。那老汉道：“这寺也不知那一朝代，何人所造，久无香火，可能有鬼居住其中，两位千万当心。”说话间到了，老汉拱手告别。

两人走近干将莫邪寺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着：干将莫邪寺。这五个字还是蝌蚪文，可见年代久远。推门进去，里面是一个偌大的院子，古树合抱，但仍旧枝叶茂盛，荒草蔓延，没有人迹。树上鸦噪雀喧，也不避人。围着院子有三座大厅，院子中间有一只古鼎，约重数千斤，铜锈斑驳，也显得年代久远。中间一座大厅，显然是正殿，俩人轻轻地走过去，悄悄推开门来，向里一望，只见屋内黑洞洞地，看不见什么东西，过了一会儿，才看清正中神龛，龛中端坐两位塑像，看上去还都年轻，一男一女。男的留着短须，女的容貌姣丽，都是一身平民打扮，腰间都挂着两枝剑鞘，厅子四周，有四根木柱，上面绘着一条金龙、一条银龙。阿根道：“总算找到了！”两人跪下去，默默祷告，将各人的心事都诉说一番。小梅道：“两位神人晚间可能托梦于我们，示知宝剑所在之处。”

阿根道：“但愿如此。”

两人一路行来，不免疲乏了，身靠厅柱而睡。忽然，觉得有东西在身上蠕动，各自朝身上一看，不禁都大吃一惊：只见柱上绘的金龙、银龙都变成了黄蟒与白蟒。霎时间，就缠住了他们的身子，连手脚都被缚住了。那蟒蛇对准俩人的口，吐出蛇信子来，在他们面前玩着。两人拚命挣扎，但哪里挣扎得脱。正在危急时，忽听得一声：“不得无礼！”声若洪钟，震动屋宇，那两条蛇眨眼不见，仍回到柱上，成了图画。

两人忙到干将莫邪像前跪下，感谢救命之恩。这时，只听得唿之声，神龛后，走出两位神人来，面貌也同塑像上一样。他俩扶起阿根小梅，说：“两位受惊了。”干将道：“这是山门的规矩，进门的时候，都要受此一下，看看你的胆量如何。”

阿根道：“小人属无能之辈，因此被吓住了。”

干将道：“且慢，我还要试试你们的技艺如何？”说着，向四壁一指。

两人抬头一看，都不免吓了一跳：只见四壁塑着四个罗汉像，个个金盔金甲，面目狰狞，双目凸出，口如血盆。这个塑像原来就在那里，因为屋内光线暗，两人没有看到。如今一见，不胜恐怖。只听干将指着阿根叫道：“伏

虎罗汉，你来和他斗！”

接着，他指着小梅，又对青凤罗汉说：“你来同她斗！”

两个罗汉应声立起，走下台阶，各站在阿根与小梅的面前，更不打话。抽出身边所佩宝剑向两人砍去。阿根他们也忙拔剑抵抗。

罗汉的宝剑来势凶猛，两人即以猿公传授的剑术应付。只见那罗汉的宝剑在两人身旁左攻右击。两人竭力闪避，看机会也迎上一剑。干将莫邪在旁看了，连连点头，叫道：“罢了，罢了。本来也不过试试你们的手段。现在看下来，你们的剑法还未到家，怎能和那逆龙去斗呢？”

阿根他们又伏地叩头，道：“万望指教。”

莫邪道：“我看这样吧，你们在此学习若干日，我们才放心把宝剑借给你们。”

干将道：“我早知你们要来，已在后面打扫了两间房子，你们就在这里住下吧。”

两人叩头告谢，正要推门出殿，门推来推去推不开。阿根向门缝里一望，原来是院子里的宝鼎，不知什么时候移了过来，堵住了殿门。阿根心想，这准是在试他们力气如何。想到此，他运足力气，举起脚来，向大门踢去，那大门应声而倒，门外的宝鼎也被踢的翻了个身，仍旧回到院中央，三脚立定。

干将在旁，捋须笑道：“力气还不小，大有可为，再练些功夫，定能取胜。”说着，便引两人到后厅去。后厅两间房子都已收拾干净，各屋一床一椅，生活用品俱全。干将道：“今日早睡，明早早起练功。”说罢便走了。

两人就此在寺堂住下。

## 第十一章深山借

剑这样就住了一年半载，阿根与小梅屡次向干将莫邪提起借剑的事，但干将莫邪仍默不作声，便不敢再多问，心中总是一个疑团。

转眼又是一个秋天。那晚，阿根半夜醒来，想起前前后后的种种事情：那天开船的时候，众多亲来码头相送，满含泪水的眼光；孩子们呼喊爸爸的声音；顾老板送他下船的情景；狂风暴雨、大船沉没、船上的乡亲们跳海的惨状；巨浪打碎自己乘坐的小舢板；老妈妈叙述她儿子的情形等等，翻来覆去，越想越是睡不着，感到身上一阵燥热，揭开薄被，爬起身来，推窗一看，天清如水，海风吹来，树叶飒飒作响，月光满地。阿根心想，反正睡不着，何不出去散散步，也可解解心头的闷气。

走到院里，看小梅的房里灯光映照，不消说，便知她也没睡着。阿根本想去叫她，再一想，给师傅知道了，反而不好。正思索间，只听小梅的窗子“呀”的一声开了，小梅衣着整齐，探出头来，轻声说道：“没有睡吗？”说着，从窗口纵身而出，落到院中，毫无声息。

阿根素知小梅的轻功，不以为奇，俩人并肩在院中漫步。小梅忽然轻轻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们今夜在这里闲逛，不知祖父在何处？受什么罪？”

阿根道：“我想那黑龙将你祖父摄去，只是要他医眼，不至于怎样奈何他，倒是想起了众乡亲惨死海中，留下孤儿寡妇，这日子真不好过呀！”

小梅默默点头。

阿根道：“我每一想到这里，就悔恨，都是我那一箭闯出的祸来。”

小梅摇头道：“不然，那条逆龙平时就常在海中兴风作浪，害死过多少乡亲呵！”

阿根牙齿咬得“咯咯”的，说：“我恨不得捉住它开膛剖肚，挖出它的黑心黑肺，祭奠众乡亲。”

小梅道：“总有这一天吧。”

阿根道：“为什么还不将干将、莫邪两把宝剑将我们一使。”

小梅道：“我也提起过几次，但他们俩位总是不吭声，我想他们或许别有用意。”

他俩正说着话，阿根抬头望天，忽然一声惊叫，道：“你看！”

小梅忙抬头向天上一看，只见西北角上有两颗青色的星星，忽儿走近，忽儿离开；忽儿一个在上，忽儿一个在下；忽儿两个连在一起转了一圈，象两个孩子在天上游戏一般。

对此，阿根与小梅看得愣住了。霎间，那两颗星向地上飞下，直落到屋后土丘上，便不见了。小梅说：“我去告师傅。”

阿根一把拉住她，道：“慢来，究竟怎么回事，我们还没看清，告师傅，会说我们眼花。”

小梅道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阿根道：“我们先去土丘那里看看动静，再作道理。”说着拉起小梅的手，向山后土丘那里飞奔而去。

山后土丘上，毫无动静，只有风吹着梧桐叶在摇曳的声音。小梅道：“那倒怪了？我亲眼看见它落在这里的。”

阿根不作声，向前走去，到了一处地方，觉得脚下的泥土松软，便道：“是了。”

小梅不解，问道：“什么？”

阿根道：“据说星星掉下之处，定有宝物，我们再找找看。”

俩人俯首细看地下，走了几步，果然又发现一处泥土松软的地方。

于是，他们俩个就用手掘起土来。俩人都学过些功，不消多时，已掘了半丈深。忽然，感到地上有块硬物，掘不动了，小梅道：“取出看看。”

阿根道：“索性把那面也掘开，若有石盒，一起取出看看。”

小梅依言，开始掘边上那一块松土的地方，掘了半丈深，果然也发现了一个石盒。阿根从袋里摸出打火石，点燃了一根树枝，在地下一照，只见那石盒上面，都写着古文。上面还有精细的花纹图案，俩人轻轻地把两个石盒抬到一块大青石上，那石盒看来很重，抬起来却毫不费力。俩人便悄悄打石盒的盖子。忽然，石盒中冒出一股青气，似烟似云，若霜若雾，好象一团青光，笼罩着整个山岗。石盒中放着什么东西，一点也看不清楚，一阵风来，吹熄了火焰，顿时，俩人被笼罩在这片青光之中。

俩人看得呆了，什么话也说不出，只闻身后有人哈哈大笑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居然给你们找到了。”

俩人猛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干将和莫邪，不知什么时候立衣他们身后，都是面带笑容。干将道：“这两个盒子内，各有一把宝剑，你们去取出来。”

阿根听了，伸手探测石盒，突然碰到一块冰块，“啊”的一声叫了起来。回顾小梅，见她连手也不敢放进去。干将和莫邪笑着走上前去，各从石盒中取出一件宝物，在月光下一看，竟是两把宝剑，青光耀眼，寒气逼人。莫邪从头上拔出一根头发来，就着剑刃口吹去，立刻裁为两段。

干将道：“你们几次向我开口，要借这两把剑去行事，我始终没有答应，只是看你们的剑术还远未到家，一旦失手，被那逆龙夺去，那天下更不太平了。”

阿根与小梅连忙跪倒，阿根道：“师傅放心，这两把剑，我头在剑在，决不至落在恶龙之手！”

小梅也说：“一旦我救出祖父，乡亲们的冤气得伸，当即前来奉还！”

干将道：“你们若能按时奉还，我将有它物相赠，但我放心不下的还是你俩的剑术。”

阿根叩头道：“还请师傅快快教导。”

莫邪道：“欲速则不达。要化功夫练就，十年二十年下去，也不会觉得太长。”

阿根与小梅叩头道：“还请师傅开恩！我们复仇心切，恨不得立刻斩死那条黑龙！”

干将莫邪相互看了一眼，都默不作声，踟躇起来。

这时，在阿根和小梅背后有人柔声说道：“你就借给他们吧！”

阿根小梅回头一看，只见他俩身后站着一个人。那人黑衣黑衫，在黑暗中看不十分清楚，当干将莫邪看见他时，便连忙赶上前，双膝跪下，道：“恩公何时驾到，怎不先通知一声？”

那人笑道：“要来便来，通知做啥？”

莫邪见阿根和小梅还跪在地下，忙喝道：“快起来，我给你们引见引见，这位是当初杀吴玉的英雄，我们俩人亏得他，才得以修炼成人。”

干将道：“不然，我们早在吴王的兵刃库中锈烂废弃了。怎么会有今天呢？”

阿根小梅听了，十分吃惊，想吴国至今，已有千年之久，那黑衣人尚在，真不可思议，那黑衣人好象看出阿根心中的怀疑，便笑对阿根说：“世事沧桑，在这世界上善善恶恶，是是非非不知多少。我待罢手不干，总是放不下手，以至拖延至今，且待清平世界到来，我才能骑鹤归去也。”

小梅道：“我们也是为民除害，但武艺太差，所以来向师傅借两把宝剑备用。”

干将道：“好吧，好吧，就借给你们！”

莫邪道：“我们所以迟疑不决，怕得是你们武艺不够。”

黑衣人点头道：“我看，和那条黑龙决战，需有个人替你们压阵。”回头又对干将莫邪道：“这样你们也就放心了。”

莫邪道：“请谁替他们压阵呢？”

那黑衣人道：“你们难道忘了，当初抽龙筋，剥龙皮有位少年英雄，至今，四海龙王听见他的名字也会发抖呢。”

四人听了，同时惊呼起来：“哪吒！”

黑衣人点头道：“正是，托塔李天王的三太子。有他给你们压阵，还怕打不过那恶龙吗？”

干将道：“可三太子肯为了那条黑龙亲自出马吗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那哪吒嫉恶如仇，何况那黑龙罪孽不小。”

莫邪道：“听说当初，三太子为了抽龙筋、剥龙皮事，剔骨还爹，刮肉还娘，自己以莲花化身，这深仇大恨岂不牢记在心！”

黑衣人点头又道：“所以我猜到 he 必定会管这件闲事。”

干将道：“但不知哪吒三太子在何处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我也不十分清楚，但知道他在浙江沿海一个叫姜桐的山里。”回头又对阿根和小梅说：“你们去找找看。”

小梅道：“我们一定把他找到。”

莫邪道：“那样我们也就放心了。”

干将道：“我们尽管站在这里说话，恩公到来，也不请到里面去坐坐。”说着，他忙招呼众人进屋。

莫邪还赶着备上一些清净菜肴，水酒淡饭，席上谈古说今。那黑衣人豪气勃发，拍桌道：“我也恨不得把天下害人的东西都杀个精光。两位少年英雄，你们要好自为之呵！”

俩人点头叩谢，阿根道：“天色不早了，我们想早点起程。”

于是，干将莫邪引着他们去取剑。莫邪交给他们一人一块绒布，说：“你们还未曾用过这剑，怕冻坏了手。”

俩人这才伸手握住了剑把，连剑鞘也一起取了出来，佩在腰间，干将莫邪要送阿根他们下山，阿根谢道：“两位家中有客，不必送了，不久我们还要来还剑的。”说罢，阿根就和小梅下山去了。

## 第十二章 途遇倭寇

俩人下得山来，见宝马正在河边饮水，听见阿根俩的脚步声，欢叫一声朝他们奔来，阿根抚摸了一下马背，见它喝足了水，吃饱了草料，心里也是高兴，在它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，俩人跃上马背。那马点点头，长啸一声，腾空飞去。

这晚，乌云漫天，星月无光，眼前一片漆黑。小梅道：“咱们千万不要迷失了方向。”

阿根笑道：“什么叫老马识途呢？”

那马在空中一直向东南方向飞奔，一顿饭的时辰，看见了远处海边有些火光升起。小梅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，怎会有火光？”

阿根道：“我们的马快，大概是到了浙江沿海，这火光不知是何缘故，飞近再看看。”

待到飞近，只见火光冲天，下面一片厮杀声、人声和哭声，唤爹叫娘，寻儿觅女，甚是凄惨，岸边黑洞洞地停着两只巨船，船上还有许多兵士，举着亮晃晃的刀枪，正在蜂涌下船，那船也无旗帜，也着不清船上是什么人，只听那船上吱里喳喳的言语声，听来好象不是当地人声。见此，阿根叫道：“不好，大概是倭寇来犯，我们快下去看看。”说着，一拍马背，那马就向一个小城镇飞去。

俩人在偏僻处下马，一同向镇上奔去。等到走近，抬头一看，不禁心惊肉跳。眼前，满是持刀携枪的倭寇，他们到处杀人放火，挨家挨户进去乱抢，见了好的东西就拿，见人便杀。阿根看见一个倭寇，从一个妇女的怀中，用枪挑起妇女怀中抱的仅有三、四岁的孩子，那孩子“哇哇”大哭，而那倭寇放声大笑，举枪挑起孩子在空中乱舞，鲜血淋漓，洒在他母亲的头上，那母亲急得拚命抱回孩子，但抱不到手，抱住那倭寇大声哭喊，那狠毒的倭寇，把那妇女一推，又把孩子从枪上抡出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孩子被扔下来，早已断了气。那妇女见状，急疯了大声嘶叫，那倭寇又举枪向那妇女胸口刺去。阿根和小梅看了。气得肺都要炸了。阿根拔出干将剑来，向那倭寇挥去，只见青光一闪，那倭寇的脑袋就飞了出去。另外许多倭寇，从一家的猪圈马厩里，赶出猪和马，拉出就走。小梅赶上前去，拔出莫邪剑，兜头一人一刀，那些倭寇连叫一声也来不及，就倒毙在地上，阿根过来，对小梅说：“多着呢，够我们杀的。”说着又向前赶去。

走了没几步，他们又看见许多倭寇在各家檐下放火，乡民们大叫，可是没有办法。阿根对小梅说：“你在这里多杀他们几个，我去弄点水来救火：”说着，跑进一户人家的院子里，提起他们放在那里的七石缸，飞身上屋，将缸里的水泼下。两缸水倒尽，火势未熄。阿根急了，一手拎起一只七石缸，奔到河边，灌满了水。一手举着一只七石缸，飞身跳上一户人家的屋上，将水自上泼下，火势稍熄，低头一看，许多倭寇把小梅团团围住，正在厮杀，阿根大叫一声，从屋上跳了下来，举刀向群寇杀去。这些盗贼们被小梅杀得尸横遍地，血流成河。见阿根举剑跳下，正象是飞将军从天而降，他们连忙后退。阿根和小梅赶上前去，直刺横剌。杀得真是痛快！

倭寇哪有力量抵住这两把宝剑，都应声而倒，这时，又涌过来一股倭寇，提刀举枪，冲向阿根俩人。俩人毫无惧意，迎上前去，一剑一个，片刻之间，又杀了一大批。站在后面的倭寇，见俩人武艺超群，忙抛下抢来的东西，回



头就逃，阿根、小梅怎容他们逃走，提剑向他们杀去，那些倭寇，只恨爷娘少生两只脚，应声倒地死的，身上被宝剑划了口子，流血不止死的，到处都是。

剩下的这些倭寇，一起向西北方向逃去。阿根小梅也跟着追去。那些倭寇，死伤殆尽，留下十余个人，到了郊外，忽然不见了，阿根、小梅不胜惊异。阿根问一个一起追来的汉子，道：“你们看见他们从那里登岸的了？”

那汉子摇头道：“我在海边打鱼，正收网上岸，却见他们两只船来，停在这里附近，他们从哪里上岸，却一个也不见了。”

阿根道：“有来路，必有去路。我们且搜索一下。”

众人分头搜索，在山脚边，果然发现一个洞。阿根道：“是了，他们上岸之前，唯恐岸旁有兵巡逻，就在海边凿个地道，神不知，鬼不觉地从地道中钻了出来。”

有个乡民骂道：“这里从来没有兵来把守，那些当官的，只知欺诈老百姓，一旦有事，他们自己就先逃了。”

阿根道：“且慢议论，我们进洞去看看。”

小梅拉住他道：“不可，也许他们在洞中有暗器防备，我们进洞去，正好上他们的当。”

阿根停住脚步，回顾小梅道：“这怎么办？”

小梅举头用鼻子闻了一闻，道：“正好顺风，快去找些干柴、树枝来，放在洞口。”

乡民已明白了小梅的意思，要用烟来熏出他们来。人多手快，霎时之间，乡民已拣了许多干柴树枝，放在洞口，点起火来。这时，正好东风，烟火直向洞中吹去，熏了片刻，不见有一个倭寇出来，阿根顿足道：“我们怎么没有想到海边也有一个洞口。他们一定是从那洞口逃到海边上船。”接着又对小梅道：“你在这里看着，我从那边绕过去，不能放那些强盗逃走。”

小梅道：“你放心去吧。”

阿根率领众乡亲，从近路抄到海边，果然见到还有两个倭兵从洞中出来，跳上船去。阿根从背上取下包袱，拿出从前用过的铁弓和四枝铁箭，笑道：“想不到这里也用得到你们。”又吩咐乡亲们快去取来火把，每枝箭上扎上一把。阿根举弓搭箭，向两只贼船的帆布上，一只一箭，直向贼船发去。当即，贼船顿时起火。那时跳板已被最后上船的两个倭寇拆去。船上的倭寇，看见岸上火把挥动，喊杀声震天，正准备开船逃走，不料船已中箭燃烧，这时，风势正烈，船上还有一些引火之物，片刻之间，火势蔓延。乡亲们见状拍手大叫。“这回看你们逃到哪里去！”

阿根道：“要把他们赶尽杀绝，一个不剩。”正在这时，忽听得风声呼呼，一个巨大的铁器向人群中飞来，若是砸到，少不了也要死伤十多个人。阿根一声大叫：“大家快点让开。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铁器飞到半空中，正要落下，忽见一个黑影飞来，斩断那系着铁器的铁链，只听“扑通”一声，铁器掉下了水中，溅起了丈把高的水来。有个乡民道：“定是那倭寇船长独眼龙把铁锚拔起扔来。”

有人喊道：“好大的力气，那铁锚有几百斤重呢。”

当阿根看到那黑影斩断铁链时，就知道定是小梅赶来支援他们。众人正屏息看时，只见那条贼船上一道黑影降落，立即变成一团青光，青光到哪里，哪里的倭寇就一片惨叫，来不及躲避的，也立刻倒地。有的没命地逃，但青

光到处，倭寇死伤甚重，甲板上乱成一片，有的逃进舱房，那青光就向舱房赶去。阿根看见一个彪形大汉从前面一只船向后面一只船跳去，立刻去拔锚，待锚拔起、用双手举起，要向岸上扔去，这时，只听“喀嚓”一声，两只手臂同时被斩下，铁锚“扑通”一声掉入了水中。那大汉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阿根在岸上看见他跳过船去，知他不怀好意，飞身过去，跳上船头，正巧那大汉拔锚要扔，便及时赶到，举剑一挥，斩去了那大汉的双臂。那大汉臂掉，脸上顿时惨白，身体蹲了下去，阿根又举剑向他头颈上一挥，把他的头砍了下来。那船上的倭寇见此状况，纷纷后退，阿根挥动干将剑，赶上向他们砍去，顿时血肉横飞，纷纷中剑倒毙。

这时，火势已漫延开来，两只船同时着火，船上的倭寇，欲逃无路，跳海向岸上游去的，被岸上的乡民们见一个杀一个。阿根与小梅见船上的桅杆倒下，甲板上已起火，便一同跃上岸去，在岸上看着那两只贼船渐渐下沉，料想船上的倭寇杀死的被杀死，烧死的烧死，也都差不多了，阿根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这才出了我心头之气。”

众乡民拥着他俩，回到镇上，只见火已救熄，房子东倒西歪，还有些乡民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惨不忍睹。阿根与小梅摸出身上的银子，交给一位老者。那老者一见，叫声“恩公”，忙叩下头去。

阿根道：“这些银子就请你老分给受灾的乡亲们，作为我俩的一些心意吧。”

那老者忙摇头道：“亏得两位救了我們，怎好再用你们的银子？”

阿根道：“患难之际，也不用客气了。”

乡亲们要拉他们俩人到家丢，杀鸡取酒来款待他们。阿根和小梅道：“乡亲们不必客气，我俩还有要事赶路，这里就请你们自己收拾了。”说着就跑。

乡亲们硬不肯放，都去拉扯，阿根口中一声“唿哨”，那宝马自己赶来，俩人转身上马，阿根在马上向乡亲们拱手道：“我们来得迟了，害得乡亲们受这么大灾难，心中真是过意不去。”

乡亲们道：“恩公说哪里话，今天若没有俩位恩公赶来，眼看我们镇里没有一个人活了。”

小梅道：“乡亲们诸回吧，我们赶路要紧。”俩人向乡亲们一拱手，阿根腿上一紧，那宝马立刻向空中飞去。

乡亲们含泪跪地相送。

### 第十三章 真假哪吒

且说那条黑龙从那天晚上劫走了梅老医生，兴风作浪，又打翻了些渔船，它把梅老医生关在一间石屋里，要梅老医生继续给它治伤。那石屋里还有一个小钵，里面关着一条小白龙，那就是山上老妈妈的孩子。那条小白龙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把这条残暴的黑龙当作自己的父亲。梅老医生本着他的医德，继续为黑龙治眼伤，现在已快好了，他挂念着孙女小梅，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那条黑龙住在水晶宫里，每天饮酒作乐，养着一套戏班子，叫他们弹唱跳舞，表演杂技等给它看。它也忘不了阿根那一箭之仇，派那些虾兵蟹将去打听阿根的行踪，知道阿根跟猿公学了本领，并向干将莫邪借了两把剑，要向它来寻仇，知道他们要去向哪吒求情，请他压阵，便心生一计，自己假扮成“哪吒”，叫两个海星装做“风火轮”，带着八个虾兵蟹将，扮成“天兵天将”，升起在东海的天空，等候阿根的白马经过。

当它看见阿根和小梅骑马过来，就一声大喊：“阿根站住！”

阿根抬头一看，见是“哪吒”拦在前面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回头对小梅说：“想不到哪吒天神竟然在这里等我们。”说着，便迎上前去，在马上拱手作揖。

假哪吒装作不知，先问他：“阿根，你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们正是来寻你。”阿根陪笑道。

假哪吒说：“为了黑龙的事？”

“正是。你已经知道了？”阿根问。

“我早就知道了，正预备来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“那就太多谢了，恕我不便下马。”阿根道。

“不必，不必，要除黑龙，还不容易？且慢，你们一路辛苦了，我请你们先去喝三杯。”假哪吒假惺惺地道。

阿根听罢，正待掉转马头，小梅拉了他一下衣襟，原来她早已起疑心，轻声地对阿根说：“哪吒是莲花化身，何必这样屈身驼背；哪吒使的是长枪，怎么它手里拿的一条九节鞭？你看那些天兵天将，也有点不象；哪吒脚下的风火轮，怎么成了这种样子？”

阿根经小梅一提，也不禁向黑龙仔细望去，心里也奇怪起来，这时，白马回头对阿根说：“我颈上的银铃，你摘两个去，一人佩带一个，可避水。”

阿根说“真的？”

白马一笑，说：“你别忘记，我原来是条小白龙。”

当时，阿根就摘了两个银铃，分了一个给小梅，各佩戴在身上。”

小梅又提醒他说：“你亮出剑来，让它看看如何？”

阿根从腰间拔出那把干将剑来，只见青光一闪，黑龙顿时吓得倒退三步。阿根陪笑说：“这把宝剑请师傅看看，是否真的？”说着，催马上前。

“不必，不必。”那黑龙赶紧说：“定是真的，定是真的。”说着，他几乎摇摇晃晃要从海星上跌下来。

“师傅何必那样惊慌？”

这时，那些虾兵蟹将见黑龙要从海星上跌下来，忙上去扶住。无意间，个个露出原形。小梅一见，惊叫道：“真是假的！”

那黑龙见阿根他们识破了它，也就露出原形，举起九节鞭向阿根挥去，

只听“ ”的一声，九节鞭遇到的干将剑，被砍为两段。

“原来你是假扮的。”阿根喊着，举剑上前。

黑龙见阿根挺剑欺近身来，举手向自己鼻子上一捶，一张口，便喷出一团烈火，向阿根烧去。阿根大叫一声：“啊呀！”坠下马来，跌入海中。

黑龙又向小梅喷火，小梅见它来势凶猛，将马一夹，跳出圈子，向前逃去。那黑龙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且留下你一命，慢慢收拾你。先来收拾这小子要紧。”

阿根昏昏沉沉地直沉到海底龙宫的大殿上。黑龙跟着来到，叫一声？“捆起来。”又过去将他手上的宝剑一把夺去，笑道：“看你还敢凶吗？”

阿根破口大骂：“你这条逆龙，害死了多少人，我早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”

那黑龙哈哈大笑，居中坐下：“凭你这小子，也想来加害于我。”一面招呼说：“摆上酒席，来庆祝一番。”又对下面说：“等捉到了那个女的，一起蒸来吃。”

这时，那些虾兵蟹将们已经开上了酒席，那黑龙一边吃酒，一边嘲笑阿根，说：“今天也让你开开眼界，看看我过的是什么日子。”说着，将桌上的板子一敲，大殿左面就进来了一队人，吹箫的吹箫，吹笙的吹笙，当有个少年走过阿根的面前，看了阿根几眼，目光中充满了同情。稍顷，黑龙又拍了一下桌子，大殿的另一面又走出了一队女子，为黑龙表演舞蹈，阿根斜眼望去，看见一个红衫女郎，也正同情地扫了他一眼。不多久，黑龙便关照将阿根打入冰牢，一些虾兵蟹将就将阿根押了下去。

阿根被阵阵地寒气所惊醒，举头四顾，那冰屋子里只有一扇小窗，窗外还装铁栅栏，休想逃脱出去。他叹了一口气，心想：我阿根大仇未报，竟然就落到了黑龙的手里。

忽然，他听见外面一声轻轻地咳嗽，接着，窗口竟然有人送进一碗热粥来，阿根忙过去从窗洞外一看，只见外面站着一位老婆婆，穿着一身黑衫黑裤，悄悄地对他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会设法救你的。”

阿根大喜，连忙称谢。那老婆婆则悄然而去。

约莫过了一个更次，冰牢的门悄然开了，闪进一个人影来，阿根仔细一看，原来就是那个老婆婆，手里还提着一串钥匙，她走近阿根身旁，替他打开了脚链，阿根说：“老妈妈，我不知该怎样感谢你！”

那老婆婆笑着对他说：“今晚是我当班，才有机会来放你。”说着，老婆婆又给他看了一样东西。顿时，阿根的眼睛都惊得发直了——原来就是那把干将宝剑！

老婆婆微笑着说：“刚才我悄悄摸进了那黑龙的屋子，只见那黑龙吃醉了酒，正和衣睡在床上。他的枕下，发出一团青光。我想这定是那把宝剑，便轻手轻脚走上前去，从它枕下取出宝剑。”

见此情景，阿根向老妈妈一躬到地，说：“老婆婆，我阿根来生一定报答您的恩德！”

老婆婆说：“且慢，我还有事托付于你呢！”

阿根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老婆婆拉着他的手说：“我们边走边谈吧！”

一路上，阿根催问老婆婆什么事，老婆婆轻声告诉他：“这件事，说来话长，我只能简单些告诉你。那年端午节，海面上跌下两个孩子来，一男一

女，男的叫如林，女的叫如娟，他们被迫在龙船上表演杂技，失足跌下海来，黑龙看见，见两人面目姣好，便将他们收下，将那男孩编入杂技队，为它表演杂技，供它取乐：女的编入女乐队，一住就是几年。他们日夜思念家乡，我也早想放他们，只是没有人能带他们出去。今日正好，有你同行，上了岸，也好给他们指点方向，我也放心得下。”

阿根听了那老婆婆的叙述，顿时想起了沈壮士父子的事，脱口问道：“莫非那孩子的父亲姓沈吗？”

老婆婆说：“你认得他的父亲，？”

阿根拍掌说道：“好极了，好极了。今天想不到还做了一件好事。”说着他们来到一处礁石堆砌的地方。

老婆婆到后，拍手三下，礁石后面走出一对男女，见了老婆婆叩头便拜，口称：“老妈妈的大恩大德，我们永世不忘。”

老婆婆忙扶起他们来，说：“没有时间多说话了，你们跟着这位叔叔去吧，一路多多小心。”说着，四人便向上浮去。

约一顿饭时，他们将近游到海面，正巧，有两个夜叉巡夜过来，向他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四人吃了一惊，阿根正想答话，老婆婆忙按住了他的嘴，一面缓缓地向夜叉游去。那两个夜叉连声喝问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老婆婆游近夜叉，顿时放出一股黑气，阿根等眼前一黑，也迷失了方向，老婆婆拉着阿根的手，赶紧向上游去，将到岸边，老婆婆说：“我不能再送你们了，你们一路当心。”

阿根道：“老妈妈你……”

老婆婆摇头微笑道：“我自有办法，你们放心去吧。”说着转身游走了。

如娟低声地告诉阿根：“老婆婆是个墨鱼。”

阿根点了点头，三人同时上岸。阿根吹了一声口哨，半空中白马飞来，小梅竟骑在马上。小梅看见阿根笑道：“我料到你会回来的。”

阿根道：“幸得一位老妈妈相救。”说着为他们介绍：“这是我的师妹小梅，这是沈壮士的儿子，另一位是马家姑娘。”

小梅笑道：“想不到你还满载而归，竟然还做了一件好事。”

四人欢天喜地，牵着马一路走去。

阿根说：“我肚里饿得很，快找个店吃点东西吧。”又对两个少年说：“你们也一起去吧。”

那两个少年思家心切，急于要回家，阿根就走到白马身边，白马就把少年回家的路途告知，阿根又转告了他们。小梅从身边摸出些银子来，给他们在路上作盘缠。于是，大家分别各奔东西。

阿根牵着马说：“我们到镇上去寻个店家，吃些东西吧。”

小梅点点头，两人便一路寻店而去。

## 第十四章 救乞遇汕

两人行约三四里路，就看见一个小城镇，进得镇内，店铺林立，人烟稠密，市场上热闹非凡。阿根说：“想不到这里有这样繁华的小城镇。”

小梅说：“十步之内，必有芳草。你别瞧不起这个小城镇。”

两人牵着马，缓缓而行。来到十字街口，转角上有个大荣酒楼，五开间门面，出出入入的人不少，里面呼吆喝六，许多人在里面吃酒吃饭，小梅道：“我们进去吧！”

阿根嫌这店烦躁人杂，但又没见别家酒店，只能勉强入内。进得门，只见楼下已坐满了人，有的喝的醉醺醺，在大吵大闹。阿根摇摇头，店小二上前，见他们两人不凡，忙道：“两位请上楼。”

两人将马交给了店小二，阿根说：“喂它些上等饲料。”

店小二忙答应道：“理会得。”说着就出去照料脚力。

两人缓步登楼，楼上果然清静得多，寥寥没有几个客人，小梅就找了个僻静的桌位坐下，店小二陪笑上前，说道：“两位用些什么？”

“四斤牛肉，两味海鲜，四斤黄酒，其他你看着办好了。”

店小二答应着下楼。不多时，便送来两碟水果糖点。这时，阿根的衣裳已经干了，笑着对小梅说：“想不到在这里还死里逃生。”

小梅道：“我们下山以来，也历经了不少患难呀！”

阿根道：“还不知道有多少灾难等在前面呢。”

小梅道：“管它呢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”

阿根点头道：“但愿早日救出你的祖父，和为乡亲们报了仇，斩了那条黑龙。”

说话间，店小二又送上了酒菜等。阿根关照道：“没有别的事，叫你再来。”

小二连声答应而去。

阿根正饿得慌，举筷就吃，小梅在旁抿嘴笑道：“看你饿成这个样子，简直象个叫花子。”

阿根道：“你也三天不吃，尝尝做叫花子的味道。”

两人正说话间，忽然街上传来一个叫花子的乞讨声，阿根对小梅说：“你听听。”

小梅凝神听了一会，说：“好象就在附近。”

过了一会，似乎没有人理他。那个叫花子的乞讨声转为呻吟声，继而断断续续，象是要饿死似的，阿根放下筷子，道：“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可怜他。”

小梅道：“顾得自己酒醉饭饱，哪管他人饥饿潦倒。”

阿根闻言，转身就跑，小梅随后跟去。

出得店外，只见店门口躺着一个乞丐。这时已是深秋，那乞丐衣衫单薄，而且褴褛不堪，走近身去，奇臭难闻，当做枕头的是一个斗大葫芦，身旁留着一条拐杖，显然还是个跛子，这时，他已经是饿昏了过去。阿根上前把他扶了起来，轻声叫道：“醒，醒，醒，你老人家饿昏了吗？”

那乞丐微微地张开了眼睛，看了看阿根和小梅，轻微地说道：“我已经七天七夜没有吃一口东西了。”

阿根摇了摇头说：“可怜。”

小梅道：“且扶他上去，给他吃点东西。”

阿根准备把他抬起，但那乞丐却沉重得很，起身对阿根说：“我自己走得动。”说着，背起那个葫芦，举起那根拐杖，朝腋下一夹。阿根在前，小梅在后，他们三人进店，向楼上走去。店小二看见，吃了一惊，掩鼻过来，对阿根说：“客官，这种人理他做什么？”

阿根回头怒斥：“这种人不是人吗？！”

小梅在后说：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”

店小二答应着退后，两人便扶着那乞丐，走到座位上。阿根招呼店小二：“拿副杯筷来。”

店小二答应着送上。

阿根又说：“先盛一大碗饭和汤送来。”

店小二答应连忙送上。

那乞丐并不称谢，举筷就吃，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饭，接连喝了十几盅酒，惨白的面色，才红转起来，阿根见他吃得差不多了，便问道：“你老人家何故流落到此？”

那乞丐道：“我既不会骗，又不会抢，怎会不流落到此。”

阿根摇摇头，又说：“您爸贵姓？”

“与唐朝皇上同姓。”

“姓李？”阿根心想，这人好大的口气，也不露声色，继而又问：“在这里没有亲友？”

乞丐道：“我只认得三清观神龛上坐头把交椅的人。”

阿根笑道：“是李老君？”

乞丐点头道：“和他华山一别，已经好几年不见了。”

小梅见他疯颠颠，出语惊人，不禁好笑，便问道：“老人家在哪里受的伤？”

乞丐道：“这又不是我的身体，他原先就有伤的，叫我怎么办？”

阿根又笑道：“怎地不是你的身体？”

那乞丐严肃地跟他们说：“那天我到瑶台赴宴，临走关照我的徒儿：我把魄儿留在这里，魂儿到瑶台去。七天若不回来，你才能把我的魄儿烧掉。于是我的魂就到瑶台去了。谁知第六天，我的徒儿，因母亲生病，急于回去，竟把我的魄儿火化了，等我魂儿归去，找不到居处。看见路上有一个倒毙的乞丐，我就借尸还魂，才成了这个样子。”

阿根和小梅听了他的话，不禁奇怪起来，阿根心里嘀咕：难道这是真的，他是个神仙吗？想着想着他就问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那乞丐道：“出家人，从不说谎。我说的句句是实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你定是位神仙吧！”阿根道。

那乞丐笑道：“这世界上神仙太多，你们要谨防假冒。”

这时，倚在桌边的拐杖无意间“砰”的一声倒落在地，阿根连忙过去扶起，那铁杖却是十分沉重，约有七、八百斤，决非凡人所能拿得动。阿根心中便又信了几分。那乞丐却称赞阿根道：“好大的力气，看你倒有几分功夫，怪不得被黑龙捉了去，居然能回来。”

阿根与小梅听了这话，都十分吃惊，想这是不久的事，没有人知道，而乞丐竟一语道破，定然是个神仙。阿根从那拐杖联想到他姓李，不禁叫了起来：“铁拐李！”说着，倒身便拜。

小梅也连忙跪在他后面。

阿根道：“不知是神仙降临，多有冒犯，千万恕罪。”

铁拐李举杯大笑，扶着他们起来，说：“我最不喜欢这一套。”

阿根道：“我们的事，想必神仙早已知道了。”

铁拐李点头道：“略知一二。”

小梅道：“万望大仙多多指点。”

铁拐李道：“如今你们打算如何？”

“我们想去请哪吒天神帮忙。”阿根回道。

小梅愤愤道：“非杀了那条逆龙不可。”

铁拐李点头道：“你们找的主儿不错，他跟龙王有深仇大恨。”接着又摇头说：“现在他身居闲职，整天云游四方，行踪不定，找起他来，很不容易。”

小梅道：“还求神仙多多设法，我们非要找到这位天神不可。”

铁拐李沉思了一会说：“你们此去东海，在那荒山野岭之中，看有杜鹃花开最盛的地方，那里有个挂壁灯盏，到那里去找找他看，或许能找到。”

两人忙跪下叩头，谢道：“多谢神仙指点。”

阿根忽然想起，那条黑龙武艺倒没有什么，只是它会喷火，便问铁拐李有何办法对付？

铁拐李听后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个我有办法。”说着，拿过他的大葫芦来，拍着葫芦唱道：

人家问，铁拐李你的葫芦里卖得什么药？

我说诸公花点心思猜一猜，伤风咳嗽，梨膏糖。

不对，不对。

跌打损伤医金创，不对，不对。

头昏眼花吐断肠，不对，不对。

铁拐李，李铁拐，你不要叫我们胡乱猜：

你葫芦里卖得什么药，

我们要猜个十年八载。

阿根与小梅听他唱完，不禁笑了起来，说：“神仙葫芦里，究竟卖的什么药，和那个黑龙喷火的事可有关系？”

铁拐李笑道：“有关，有关，且听我道来：那黑龙喷的是邪火，也就是不正之火，他肚内一团邪气，郁积成火，口内喷出，伤人心肺。我这葫芦里有种镇火消邪散，服了下去，就不怕它的邪火了。”

小梅道：“真是这样厉害？”

铁拐李笑道：“厉害，厉害，你们且听我细细道来。想当年，我们八仙过海……”说着，他道出下面这一段故事来。

想当年，八仙赴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大会，一起谈论想到南海去会会观音大士，也欣赏欣赏沿路的风景，吕纯阳折了棵仙树枝，吹口气，化成一只木船，八仙登上了船，落下凡界，乘风破浪，一路驶去，只见两岸青山绿水，鸟语花香，好一片人间风光。八仙莫不欣然动容，道：这一片大千世界，果然风光不凡，怪不得诗人流连忘返，不愿寻仙学道，正在欢笑间，忽见平静的海面上，升起一根水柱，水柱散开，露出一个人来，那人黑盔黑甲，青面獠牙，十分狰狞可怕，后面还率领着无数虾兵蟹将，个个骁勇善战的样子。

那个黑将军当下拦住船头，高声大叫：“八位仙长请了，请把你们随身



宝贝借我一用，才放你们过去。”

船上八仙皆大吃一惊，蓝采和低声对何仙姑说：“我们遇到海盗了。”

吕纯阳立即举剑上前，道：“何物小厮，敢在此拦路抢劫。”

那黑汉哈哈大笑道：“姓吕的，别以为世界上的人都怕你，且上来试一试。”说着，举起九节鞭猛上前挥去。

吕纯阳躲过它的鞭，举剑刺向它的心窝，那黑汉架过纯阳的剑，翻身向纯阳的手臂打去，两人就在海面上大战起来。鞭长剑短，纯阳一时取胜不得。铁拐李一看，不禁怒从心起，喊道：“这丑怪休得无礼，看我铁拐李来也。”说毕，腾身飞到空中。

那黑汉全然不惧，却笑道：“你这臭叫化子，也来见识见识我的手段。”

铁拐李气得举杖便迎头打去，那黑汉朝后一跳，一鞭打下铁拐李的葫芦。铁拐李忙抱住葫芦，闪在一旁。曹国舅和汉钟离也同时跳到空中，更不打话，一起迎战黑汉，黑汉见又多了两人，恐怕招架不住，忽然举拳向自己鼻上一敲，口中顿时喷出一股烈火，四人忙退后几步，铁拐李口中叫道：“邪火邪火。”说着，打开葫芦，拿出八包镇火消邪散，分给从战的三人，又跳下船去，也分给何仙姑等四人，立刻张嘴咽下，在这略一停顿的时间，那黑汉脱去战袍，顿时显出原形，原来是条乌黑的巨龙。当时，它的眼睛未伤，看准小船，向下冲去。吕纯阳等追上，在它尾巴上砍了一剑。那巨龙痛得喊了一声，顿时又跳高了八丈，再回转身来，向他们喷火。八仙因都眼了铁拐李给的镇火消邪散，丝毫不伤。毒烟到了面前，就自动熄灭了。

这时，铁拐李等精神大振，一起奋勇上前，将那黑龙团团围住，厮杀起来。那黑龙也全然不惧，以一敌四，愈战愈勇。忽然听得小船上，传来悠扬的音乐之声，原来韩湘子吹起笛，蓝采和弹起琵琶来，张果老为他们拍板，何仙姑曼声歌唱：

天苍苍，海悠悠，今有黑龙兮截我舟。

彼厮残暴兮何所求？

刀剑之下兮一命休。

说也奇怪，那黑龙原来听不得传来之声，顿时觉得手脚酸麻，一个倒栽冲，跌下海去。那些虾兵蟹将也跟着隐入海内。吕纯阳正要举剑追入海去，却听张果老在船上大呼道：“慢着，慢着，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吧，将来自会有人来收拾它的。”

何仙姑也道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如若不报，时辰未到。且让它去吧。”

吕纯阳等依言，仍旧回到船上，依然漂洋过海，顺水而去。

阿根，小梅听了铁拐李的叙述，十分欣喜。铁拐李道：“你们正少年有为，好好练武，早点斩了那条黑龙，也为民除害。”说着，提起拐杖道：“我去也。”推开窗门，拐杖立即化成一只飞鹤，铁拐李骑上鹤背，向他们拱手道：“幸会，幸会！多谢，多谢！”

两人忙跪地拜送。

一声鹤唳，仙鹤飘然而去。

## 第十五章 挂壁灯盏

阿根和小梅走出酒楼，打了个“唿哨”，白马闻声就奔来了。于是俩人就骑上马，阿根用腿一夹，那马腾空而去。

行了半晌，天色已暗，山谷间炊烟四起，天上繁星点点。只见远处有个昏黄的小星，阿根道：“那颗昏黄的小星怎么会沉在山间呢？”

白马道：“那不是什么星，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，挂壁灯盏。”说着，马便向下奔去，在一处山谷间停下。四野寂寂，并无人烟，更不知哪吒在何处。只见原野上树起巍巍青山。半山之上，山石凹处，挂着一盏灯火，照亮了山路。那里山路迤迤曲折，若没有这盏灯照着，行路确实危险。但谁能在这半山之上，挂起一盏灯火呢？阿根对小梅道：“看来今晚也找不到宿处，我们就在这里找个地方睡一晚，明天再寻找吧！”

于是，俩人依着一颗大榆树，在青石板上，抱膝而睡。

天将拂晓，只听一片杜鹃叫声。俩人被叫醒，抬头一望，

只见满山遍野都是盛开的火红的杜鹃花，阿根惊叹道：“怪不得这儿被称为杜鹃谷。”话还未了，只听见远处飘来一阵樵歌声，小梅道：“正好有位樵夫唱着歌走来，我们可以上去打听打听。”

那樵夫越走越近，只见他身穿蓝布衣裤，背着斧头，挑着一担柴禾，从山间行来，阿根迎上前去，深深一揖，道：“樵哥请了，我们是远道而来，此处人地陌生，望樵哥多多指点。”

那樵夫笑着卸下担子，就在山石上坐下，道：“鄙处穷乡僻壤，难得贵客降临，不知欲问何事？”

阿根问道：“此地为何种了这么多杜鹃？”

樵夫说：“原来客官问杜鹃的事，说来话长，且听我细细道来。”说着，从腰间取出一枝旱烟管，点上火，慢慢地说道：

这半山之上，住着一位赵大爷，儿子媳妇全不在了，只剩下一个小孙儿由赵大爷扶养。祖孙俩人相依为命。那一日，孙儿忽然患病，头痛发烧，昏迷不醒。赵大爷急忙下山请医生。那医生说：“孩子病情不轻，得赶快吃药。”于是开了一张方子就走了。

赵大爷心想，这儿哪来什么药铺，要赎药，非到山下的镇上不可。看看天色不早，雾蒙蒙，象要下雨的样子，便套上一双钉鞋，披上一身蓑衣，拿起一顶油布伞，带着一盏红灯，把孙儿托给邻居孙大娘照顾，自己便匆匆地下山去了。

赎了药，走出门口，天上已飘下了雨点。赵大爷忙点起了红灯，赶紧脚步，匆匆朝家赶去。这时，雨下大了，山洪暴涨，天色已暗。赵大爷赶路要经过一座小桥，刚踏上桥板，“呀”的一声叫了起来，原来小桥已被洪水冲断，幸亏赵大爷脚缩得快，没掉下去。赵大爷连声叫道：“好险呀，好险呀！”正待绕远路过桥，但转念一想，又停了下来，心想：我是躲过了这场危险，但后来过桥的人，不知轻重，走上桥去，岂不落水丧身。他看了看手上的红灯，顿时心生一计，将红灯挂在桥柱上，可又怕被雨打熄，就又把自已蓑衣脱下来，罩住红灯的半边。自己将药包藏在怀里，绕过山路，一路行去。路上，山路曲折泥泞，天又黑得厉害，伸手不见五指。赵大爷赶路心切，一不留神，便从山上掉了下去。

从此以后，在赵大爷丧生的地方，开出一丛杜鹃花来，不消多久，杜鹃

花开遍了原野，花丛中又飞出一只鸟儿，口里叫道：“挂挂红灯，挂挂红灯。”乡亲们都说，这是赵大爷精灵。但赵大爷走的那条山路，一到黑夜，还是十分难行，不免有人还要从山崖上掉下去。

这一日，天上来了一位天神，得知了此事，便道：“何不在山上挂起一盏红灯，可以照亮夜行人，乡亲们却说：“那悬崖峭壁，连人都不能上去，怎么去挂灯呢？”

有的说，“火炬用得一晚，第二天也就熄了，还是白费。”

那天神听了，腾空上去，在峭壁上挖了一个洞，挂起一盏灯来。说也奇怪，这灯不仅照亮了路，而且不怕风吹雨打，终年不熄，乡亲们受益不浅。这位神人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。

小梅问起那个神人的样子，那樵夫道：“那神人象个十几岁孩子模样，他脚踏两只轮子，手提一根莲花枪，身披一条红凌巾。”阿根和小梅听了，不由异口同声叫道：“哪吒！”

那樵夫点头道：“听这老一辈人说，他这个样儿正是哪吒。”

阿根叫道：“我们正要找他。”

小梅道：“现在，他在哪里？”

那樵夫摇头道：“这我可不知道了。”说着挑起担子要走。阿根忙把他叫住：“你知不知道，附近有人能知道他的踪迹？”

那樵哥沉思了一下，道：“这山上有座竹林，竹林深处住着一位老公公，人称他叶公，他见多识广，你们问问他去，也许他能知道一二。”说罢，挑起担子走了。

小梅口中念念道：“叶公？叶公？”

阿根道：“这个名字小时候倒听人说过，现在都忘记了。他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小梅道：“叶公好龙的故事，谁都知道，怎么你倒忘了。”

阿根道：“你快说我听听。”

小梅笑道：“这位叶公生来好龙，他的房间里画着全是龙，吃的碗筷上面也是龙，地上铺的毯子也绣着一条龙，整天价念念不忘是龙，那一天，真的有条龙到他家来了，叶公吓得要命，连忙从后门逃了出去。从此，被人当做一个笑话讲——叶公好龙，见龙就怕。”说着，就大笑起来。

阿根却寻思道，他既然这么好龙，我们偏要斩龙，岂不是向瞎子问路吗？”

小梅道：“且不去管他，我们去问问何妨？”

阿根只得勉强随她上山。

到得半山腰上，果见有一片竹林，俩人向竹林深处行去，走不多久，却见一溜三间茅屋，倒是整洁非常。

阿根上前敲门，只听里面说道：“穷山僻壤何来贵客？”说着，门“呀”的开了。走出一位老者，须发全白，布袍宽窄。

阿根和小梅忙上前行礼，道：“迷途之人，多多打搅了。”

那老人忙说：“请进，请进。”便将他们

让入客室。

进入客室，只见屋内窗明几净，一尘不染，小童捧上茶来，老者对面坐下。阿根道：“久闻叶公大名，为何隐居此处？”

“老朽为躲避人间诽谤，来此已多年了。”

小梅道：“也有人诽谤叶公？”

“多也，多也。我生来好龙是实。可是忽有一日，果然一条黑龙来访，我欣喜非常，开门引入，酒肉相待。岂知那黑龙蛮不讲理，连吃了几日，还把我家里的东西砸了，最后竟要吃起来我这个老骨头来，我只得开后门逃走，从此以后，人间便沸沸扬扬，说我叶公好龙，原来是假，一旦龙来，溜之大吉。他们不知我所受的苦，却把我当笑话讲。所到之处，人们指指点点，说长道短，我实在受不了，所以逃到这里来隐居。”

小梅道：“原来是这个缘故。”

阿根道：“人言可畏呀，不知底细的人，信口胡说，真是害人非浅。”

小梅道：“可见得龙也和人一样，有善恶之分。”

接着，阿根便将过去的事筒略地说了一遍，那叶公不住地点头，说：“两位少年英雄，立志为民除害，那哪吒看了也定是欢喜。”

小梅道：“想来叶公与哪吒必定相熟。”

叶公道：“他是天上神人，我是凡夫俗子，怎谈得上相熟，不过他云游四海，偶然经过，便来一顾。”

阿根道：“不知他何时再来？”

叶公摇头道：“那就说不准了，不过哪吒与恶龙身为死仇，你们也要斩龙复仇，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，终必相会。且安心在我处住下，等他便了。”

俩人点头称是。

## 第十六章 指示神锅

俩人就在叶公的西厢房住下。日间，游山玩水；晚间，谈论武艺，日子倒也过得快。

那天晚上，阿根拿出那把干将剑来，道：“坐而谈，不如起而行，我们好久未对练一下了。今晚月白风清，我们到院中去练一番如何？”

小梅点头称是，拿起莫邪剑跟了出来。

俩人就在院中各拿起干将莫邪两剑，对练起来，他们都是猿公的门徒，论剑法倒是同出一门，论功力，当然阿根稍胜。但小梅心细，加上自己的创造，因而变化多端，所以阿根防不胜防，反而处在下风。小梅使一个招式，向阿根的肋下刺去，阿根正待招架，只见小梅抬头看天，那把莫邪剑竟悬在半空，不刺下来。阿根道：“怎么啦？”

小梅就那剑向空一指，道：“你看！”

阿根回头看天，只见碧蓝的天空中，有两只鲜红的火球，向这里滚来。阿根诧异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小梅举剑横胸，道：“且待近来再说。”

果然，那两个火球向院中大松树的后面扑来。稍定，忽而闪出一个人来，只见他身披莲叶，头打发结，双目炯炯，颈上挂着一只银圈，手提一枝莲花枪，脚踏两只风火轮，那熊熊的火焰正是从轮中发出。只见那少年，年龄与阿根相仿，不过十五六岁，身材轻盈矫健。小梅一看，便知道是哪吒，忙上前跪下。阿根也跟着跪在后面。

俩人道：“不知三太子驾到，有失远迎，当顶恕罪。”

哪吒笑道：“什么三太子不三太子的，我最讨厌这样称呼我，叫我哪吒便是了。”说着，忙将他俩扶起。

接着，他又对阿根说：“看你的年纪尚轻，跟我差不多吧？”

阿根道：“仙长是万劫不变之身，小人凡夫俗子，怎能相比？”

哪吒哈哈大笑。

这时，叶公也从门内出来，对哪吒道：“千盼万盼，今天总算把你盼来了。”

哪吒道：“我早就想来了，给那孙猴子留在花果山，又玩耍了几天。想再不来，你们一定要着急了，故今晚就赶来了。”

叶公请他们到屋里，坐下说话，阿根正待把以往的事一一陈述，哪吒道：“你们不消说得，我都知道了。只恨当年我没有把那些逆龙一一斩掉。现在这条黑龙翻江倒海，害死多少人命，四海龙王溺爱护短，瞒上欺下，让它为非作歹，我也久想把它杀掉，为民除害，但唯恐时机未到，不能成事，现在看来，养患滋长，它的本事越来越强，若不是你当年射了它一箭，它做的坏事也许更多呢！”

阿根道：“当时我也是初生的犊儿不怕虎。”

叶公道：“这且不去谈它，如今要紧的是商量如何治它。”

叶公这句话，提醒了三人，哪吒沉思了半晌，道：“这条黑龙狡猾得很，只怕它躲在水底，不出来应战，我们倒也奈何它不得。当初齐天大圣就吃过这个亏。它在龙宫里乐得逍遥，我们再好的水性也等不得它一年半载。”

叶公道：“这倒也是。”

小梅道：“若有什么宝物，能使它在龙宫里呆不住，使它非出来不可，

那就好了。”

经小梅这一提醒，哪吒猛拍了一下大腿，道：“有了，有了。当初张羽煮海，三日三夜，烧得那海水沸腾了，虾兵蟹将都快煮熟了，管叫它无处安身。”

阿根说：“张羽煮海的故事，我倒也听说过，只不过那样的神器不知现在何处！”

哪吒摇摇头，问叶公，叶公也摇摇头，道：“古籍上没有记载。”

哪吒道：“那就慢慢地找吧，好在那么大的一个东西，也藏不到哪里去。你们去那荒郊野外，到处察访，我这且到天宫去办几天事，一等到你们找到，我自会来取，到时再作安排。”说罢，便起身告辞。俩人也不便久留。只见哪吒取下两只风火轮，踏上拱手腾空而去。

次日，阿根、小梅就牵来宝马，欲去寻张羽煮海的那只神锅。叶公道：“四海茫茫，何处寻得？”

小梅道：“神人中轩辕最古，见识必多，我们且去轩辕庙，看有何踪迹。”

叶公道：“这倒也是。”

俩人骑上宝马，与叶公拱手而别。

轩辕庙在一座大山之上，四周林木葱郁，人迹罕至。将临近时，小梅低头一望，见一处地方，悬崖峭壁，峭壁之下，流水曲折经过，水清见底，风光确实不凡。小梅道：“这里地势奇险，定是藏宝所在。我们何不下去看看。”

阿根纵马提缰，正想下去，那马嘶了一声，不下去，却飞跃山头，向前疾驰。阿根道：“这马怎么不听话？”

小梅道：“老马识途，且让它去吧。”

不消多久，马就在一处山头停下。阿根举头四望，只见古树青翠，山石嶙峋，也没有什么名胜古迹，远远望去，却见有一间古刹，俩人便向古刹走去。到了那里一看，却是十分荒凉破败。进得殿去，只见中间一座塑像，皇帝打扮，古貌岸然。俩人知是轩辕神像，便双双跪下，默默祈祷。然后到庙中四处观看，见许多石碑石刻，皆是古人手迹，俩人不禁赞叹一番。出得庙来，到处游逛。

阿根幼时深山采药，好久不曾见得这样的去处了。他俯视群山，顿觉心旷神怡。小梅道：“你小时候不是在深山采药嘛，可曾到过这样好的地方？”阿根道：“我们那儿哪有这样好的地方，我们那儿的深山里到处都是毒蛇猛兽呢！”

小梅道：“听说你很会打猎？”

阿根道：“那时没有事，所以练得了一手抡石头的功夫。见有毒蛇猛兽，抡石打去，可以百发百中。”

小梅道：“真的？”回头一看，见远处有块泥土堆起来象只猛虎似的巨大土堆，便指着土堆向阿根说：“你就打这只猛虎吧！如果它活着，扑过来吃你，我可不管。”

阿根道：“好，看我的。”说着，从地上拾起一块尖石，袋中掏出绳子来，将它牢牢地拴住，爬上一棵大杏树，对小梅叫道：“你看着！”说着，便将那石头抡了起来，那石头在空中转了几个圈子，呼的一声，向那土虎飞去。

只听“”的一声，果然击中了。阿根在树上得意地笑道：“你看老夫手段如何？”

小梅却不回答，盯住那只土虎呆看起来。

阿根觉得奇怪，忙爬下树来，走近小梅身边，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小梅望着那只土虎说：“声音有些不对头。”

“难道这打错了吗？”阿根还是不懂。

小梅摇头道：“不是，正因为打中了，所以有些奇怪。”

阿根问：“什么奇怪？”

小梅道：“我曾经亲自看过那是个土墩，石头打在土上，只有‘扑扑’的声音，怎会的一响，而且声音传得那么远？”

阿根听了也奇怪起来，道：“且去看看。”说着，拉起小梅的手就跑。

等到走近土墩，仔细一看，见那土墩上的土都纷纷落下来，露出一个小洞。阿根伸手向那洞里去掏，触手碰到一样东西，坚硬无比，好象是件铁器，便叫起来道：“果然这里面有东西。”

小梅也赶上去看，道：“这里面一定藏着一个奇怪的东西，我们且把上面的土挖掉看看。”

俩人就举起干将莫邪剑，当做铲子，挖了起来。过不多久，泥土铲尽，露出一个铜器来，确是一只大锅，上面刻着精细的图案，还有蝌蚪文字。俩人不认识这些字。阿根叫道：“也许这正是我们要找的那只神锅。”

小梅道：“且把它翻过来看。”

那锅子很重，俩人费了好大的力气，才把它翻过来，只见锅底还有一把芭蕉扇。小梅道：“一定是神锅了。”

阿根笑道：“总算找到了。”

俩人喜出望外，大笑起来，这时，忽听得背后传来一股阴森森的声音：“你们擅自动手，盗取古宝，该当何罪？”

俩人猛回头一看，只见旁边一座古墓，古墓裂开，走出一个老太婆来。那人头发秃落，衣衫破烂，面容象没有睡醒似的，指甲焦黄。她指着俩人厉声说道，“你们知罪吗？”

阿根道：“你何人？”

老太婆道：“我是轩辕黄帝派在这里看守古物的。你们未经我同意，擅自开启，罪不容诛。”

小梅道：“我们已禀过轩辕黄帝。”

阿根接道：“也是为了镇压逆龙，借它一用。想轩辕黄帝也会答应的。”

那老太婆叱道：“赶快放好，你们走吧”

小梅低声对阿根说：“既然说我们有罪，怎又叫我们就走？”

阿根也毅然道：“我们得来也不易，岂能给她？”

小梅向老太婆深深一揖，道：“我们暂借一用，用过就还给你。”

这时，宝马已走近身来，阿根提起神锅，跃身上马，小梅也跟着骑了上去。阿根将马一夹，腾空飞去。

那老太婆大声叫道：“回来，回来！”

## 第十七章故伎重演

俩人正飞着，忽听到后面叫道：“站住！站住！”

俩人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黄巾力士，全身金盔金甲，面色也是金黄，正飞步走来，阿根勒住马缰，回头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追我何事？”

那人赶到马前，厉声说道：“我是轩辕黄帝帐下力士，你们不告而去，盗取宝锅，黄帝叫我前来追回宝锅，并叫你们去领罪。”

阿根道：“我们向黄帝借来宝锅，非为私用，黄帝绝无追回之理！”

那力士说道：“好生无礼，今日非把宝锅留下，不然要你们的性命！”说着，举剑上前，猛向阿根刺去。

阿根急忙拔剑挡住，一失手将宝锅落下尘埃，小梅连忙跳下去提宝锅，但已来不及了。

阿根与力士交战，不几回合，那力士怎是阿根的对手。再说那宝锅已掉下，力士也就无心恋战，退后一步，扑向尘埃。阿根连忙下马，追上小梅，一起下地寻找宝锅，俩人降到一座山上，举目四望，不见宝锅的影子，连那力士也不知哪里去了。小梅对阿根说：“我看那力士也是假的，变化来吓我们罢了。这是黑龙的故伎重演。”

阿根道：“我也这么想，现在先找宝锅要紧！”

小梅抬头见东边半山腰，有一片坟墓，便拉起阿根道：“我们且去那里找找。”

俩人来到东边山腰，只见旧墓新坟，到处都是，一片凄凉。小梅仔细寻找，来到一处新坟边上，仔细端详，然后对阿根说：“我看这座坟墓定是新筑，泥土还都松动着呢！”

阿根点头称是，环绕这座新坟，细细打量。小梅忽然叫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只见她在泥土下挖出一把宝扇来，道：“扇子在此，这座坟定是假的。”

阿根忙过去，取过扇来，向那坟一煽，说也奇怪，那风实在厉害，坟上的土都被那风吹去，一时尘土飞扬，待尘土息了，再仔细一看，那是什么坟墓，原来是那口宝锅，用泥土盖了，赫然象一处新坟，坟前的石碑，也不知是从哪座坟前移来，无非是欺人耳目。俩人相顾大笑，小梅道：“凭你诡计多端，也骗不了我们。”

正谈间，只见近处一座古坟旁边，有个古穴，钻出一个人来，正是那个力士，阿根见了便一个箭步窜了上去，举剑便砍，那力士用剑挡住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那剑柄碰到阿根的宝剑，立即断为两截。小梅也窜了上去，用剑直抵到力士的胸口，大声叱道：“快快从实招来，是谁派你来的？”

那力士慌了手脚，“扑”的一声，倒地就拜，嘴里恳求道：“壮士莫杀、莫杀。”

阿根道：“那么你快说，是谁叫你干的？”

那力士道：“我原是黑龙王手下的一名将士猪婆龙，大王命我看守古锅，防人来盗，前几天，大王又把我叫去，叮嘱我仔细防范，恐有人前来盗取，如果宝物被盗，那就闯下了大祸，大王会要我的性命。”

小梅道：“看来你也不是个好东西。”

阿根听小梅一说，就举剑刺去，说道：“你要性命，就给你一条吧。”抽出剑来，鲜血直冒，霎时间，力士恢复原形，原是一条又老又丑的猪婆龙，浑身毛发秃落，缩成一团，阿根用剑挑起猪婆龙，向大海扔去。一边说：“让



那黑龙也知道知道，它的大将已变成了这般模样！”

这时，忽听得半空中一声响亮，叫道：“我来了！”俩人忙举头一望，原来是哪吒，脚踏两只风火轮，正从空中缓缓落下。哪吒道：“我正想来助你们，想不到你们倒手快脚快，把那厮结果了，宝锅也重新到手了！”

哪吒把那锅仔细端详了一番，说：“这锅太重了，看来宝马也负担不起，不如交给我拿去，安置在东海之滨。在当年那黑龙作恶最多之处，我们来煮火烧海，逼它出来，交战一场。现在你俩先回去吧！”随后又对小梅说：“快去见见你的祖父吧！”

小梅一听，不禁惊喜交加，忙问道：“我祖父？”

哪吒点头笑道：“你忘记了吗？”

小梅热泪盈眶，说道：“一别之后，我时时都在想念他老人家。只是人海茫茫，打听不到。你真的知道了？”

哪吒道：“说来也巧，我这次回来，途经东海，见几个夜叉，正在追捕一个乌贼。我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杀了那几个夜叉，救出那个乌贼。问她为何如此狼狈？她说，上次救阿根和两个孩子出海，回去黑龙查问，我以为是防守不严，被阿根逃出。至于那两个孩子之事，我说不知。后来，黑龙查出原因，又因为失去宝剑，十分恼火，要将我推出斩首，我说，我不过是个小小乌贼，斩我容易，大王要取得宝剑，恐怕就难了。那黑龙听了，说：我非要把宝剑取来再杀了你，方消我心头之恨。故而命令不杀我，将我关入水牢。看守我的姊妹们，都很同情我，前日趁大王赴西海酒宴，把我放了。我想逃上岸来，求得一生，路上偏偏遇到四个夜叉巡海，看见我便要捉我回去。我正愁抵挡不住它们，幸得仙长相救。

哪吒又接着说：“我问起她，梅老医生关在何处，她说，被关在招宝山脚下的一座石屋里，和那小白龙关在一起。那石屋四面不透风，连饭食也得从窗口递入，那乌贼托我，若是遇到你们，带个口信告诉你们。现在我已将乌贼安置在松老伯处，帮他烧火做饭。小梅，你的祖父总算有个下落了！”

哪吒话刚完，小梅就哭拜在地，道：“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。今天老天有眼，也幸得仙长相助，我祖孙才有团圆之时，真不知怎样谢你才好！”

哪吒扶起小梅，道：“快不要如此，我们商量大事要紧。”

小梅立起，阿根问道：“现在锅已得了，仙长你看如何安排？”

哪吒道：“趁此机会，你俩到招宝山去，半山中有个听潮洞，附耳上去，听得到潮水的声音。你们不要怕，只须从洞口下去，那洞直通东海，正对洞口，有座石屋，你祖父就关在那石屋里。你们环绕这座石屋，连叫三声冤枉，自会有进去的办法。你们祖孙相见后，还要把小白龙的遭遇告诉他自己，并要关照小白龙，切勿急躁举事。但听得海水沸腾，可以破钵而出，一起厮杀，现在先耐心等候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哪吒又说：“你们出来，寻到招宝山老尼处，和沈壮士说知。沈壮士这些年来，跟猿公学艺，必有长进，可约它帮助松老伯生火，保护神锅，以防敌人袭击。你们下山时，同松老伯约定，可由他生火煮海。叮嘱小孙起早收集树枝干柴，以备生火之用。今年八月十五日，中秋节晚上，月光明亮，我们正好大战一场，杀了那条黑龙。大家看这个主意如何？”

阿根，小梅连声称是，小梅道：“这样安排好极了！”

哪吒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便按计而行吧！”说着，举起神锅，飘然而去。

阿根与小梅也上马，直奔招宝山。

## 第十八章 石屋会亲

阿根与小梅骑着宝马来到招宝山。俩人下马，阿根道：“先去看师傅，还是先去听潮洞？”

小梅道：“我放心不下祖父，还是先去找听潮洞吧！”

于是俩人一同上山，一路察看，并无半点踪迹，来至山腰，只见一群南来的雁群，散处各地休息，只留下一块地方不见一只大雁子，小梅心疑：“大雁合群，为何留下一块空地，一只雁也不在那里休息呢？”便携着阿根的手，驱散群雁，朝那里走去，走近一看，果然有个象古井似的洞穴，边上有块石碑，上面大书“听潮洞”三个字，小梅欢声叫道：“寻到了，寻到了！”

只见那洞口上没有栏杆，也没有任何遮拦。小梅俯身下去，侧耳向洞中探听，只听到下面汹涌澎湃之声，恰似置身海上，阿根也跪下去听，说道：“这山顶离海底有千仞之遥，这潮声别处听不到，在这里却听得十分真切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小梅道：“闻说这洞直通龙宫，想必是这个缘故。”

阿根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我们要救梅老先生，非得下去一探究竟。”

小梅点头称是，用手在洞口一摸，这洞口没有瓦铺砖砌的痕迹，到处都是青苔丛生，光滑得很，显然，那洞下也没有什么石阶之类。阿根脱下上身衣服，便要纵身跳下。这时，那马开口道：“你们摘个铃带去吧！”小梅谢过那马，摘下一个铃来，放在怀里。

阿根一看那洞口，只能容得下一人，就对小梅说：“只能一个一个下去。”说着，便向洞口跳下。

小梅也跟着跳了下去。

那洞中，越往里越黑，到后来竟然伸手不见五指。俩人只感觉到身子在往下沉。过了三袋烟的时候，阿根只听得“通”的一声，已到了海面。接着小梅也沉下去。俩人感到身上一阵冷，巨浪没头没脑打来，阿根叫道：“快潜下身去。”

小梅就随着阿根潜身往下。过了一会，才到海底。只见各种游鱼经过，千姿百态，脚下珊瑚林立。起初睁不开眼，看不清周围。过些时候，才习惯了。不久，便看到前面有座石屋，那屋不很大，不过丈围见方，摸上去墙壁光滑得很，不知是用什么材料造的。环顾四周，也不见有开门的痕迹。阿根道：“进不去，这却如何是好？”

小梅道：“你忘了仙长教我们的办法？”

阿根陡然醒悟，便和小梅绕屋三圈，跪下连呼三声“冤枉”。

话音刚落，忽然看见石屋的屋顶上，露出一束烛光来。那屋顶原是平顶，俩人轻轻一跳，便到了屋顶上，只见屋中有一个小窗洞，是琉璃所盖，昏黄的烛光从里面射出。俩人过去，揭开窗门，那梅老先生在屋内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小梅探头道：“是我，祖父，我们来救你了。”说着，便从窗口跳进屋去。

阿根也跟着跳入。

进屋，在烛光下，只见梅老先生鬓发皆白，面容憔悴消瘦。他看见小梅，不胜惊异，咬自己手指一口，道：“这难道是在梦里吗？”

小梅忙扑上身去，道：“不是梦，祖父！是我来看你了。”

梅老先生倒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紧紧地抱住小梅，老泪纵横，颤声说：“想不到你还活着！”

小梅也哭着说：“我几乎每夜都梦见你。你好吗？”

梅老医生说：“那妖龙为了要我替它治眼睛，关我在此。现在它的眼睛渐渐好了，我想，它的眼睛一好，我的性命就完了。”

阿根在旁愤恨地说：“我恨不得把这妖龙碎尸万段。”

梅老医生抬头看看阿根，细细打量一番，问：“这位是谁？”

小梅道：“他是我师兄，名叫阿根，我约他也一同来救祖父的。”

梅老医生忙向阿根拱手道：“多谢义士救命之恩！”

阿根道：“不必相谢，我也是为了全村人报仇来的。那妖龙翻船溺人，不知造成多少孤儿寡妇。”

梅老医生问起小梅这些年住在何处，如何过来？小梅便把深居尼庵，从师练武，与阿根同去访求宝剑，经仙人铁拐李指示，寻求哪吒，取得宝锅，预备煮海杀龙等等略略地陈述了一番。梅老医生闻听，十分欢喜，道：“恶有恶报，那妖龙的末日也快到了。”

小梅道：“我们为斩妖龙，费尽心机，祖父却在这里为它医目疗伤。”

梅老医生叹口气说：“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医德，且我亲口答应过它，一定把它看好的。待它伤好了，你们要杀要剐，都由你们定了。”

阿根道：“梅老医生，这里是不是还关着一条小白龙？”

梅老医生向屋角一指，道：“那不是！”

俩人向屋角望去，只见一只红木儿上，放着一只盂钵，梅老医生道：“听说这是黑龙的儿子。”

小梅走上前去，揭开钵盖，那小白龙还正在瞌睡，它见是一个陌生的女人面容，忙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阿根道：“我们是从你祖母那儿来的。”

小白龙一听此话，忙抬起头来，道：“谁是我的祖母？”

小梅道：“你且定下心来，听我们详细告诉你。”

阿根便坐下来，把半山石屋中听那老太婆讲的事，一五一十讲给小白龙听。小白龙听了，愤然大怒，身体也渐渐地鼓胀起来，几乎要把盂钵挤破。阿根忙道：“且慢，且慢，你先定下心来，报仇有日子了。”

小白龙气愤地说：“若不是二位告知，我仍在认贼作父呢！此仇不报，如何对得住我的双亲？”

阿根道：“报仇之计，我们早已定好，且等八月十五月明之夜，你破钵飞出，同来厮打便了。现在，你仍装作若无其事。黑龙回来，问你梅老医生何处去了，你就道：‘有人救他出去了。钵盖紧闭，我既看不出，也听不见，如何得知？那黑龙也不会疑心你了。’”

小白龙点头答应。

小梅便把钵盖盖紧。梅老医生忙把医箱取过，背在身上。小梅道：“我来背你出去。”

梅老医生道：“你？”

小梅笑道：“如今我已经学得武艺了，这点差使，简直容易得很。”接着又问道：“你还有什么东西吗？”

梅老医生道：“我来时简单，去时轻便，这海底就剩下黑龙的性命一条

了。”说着，三人大笑。

小梅从怀里摸出一个铃来，替祖父系上。梅老医生不明白，问：“这是作啥？”

小梅道：“有了它，就不怕海水了。”说着背起梅老医生，推开窗户纵身一跳，直向那听潮洞游去。

阿根也紧紧跟上。

他们下洞时，因不知深浅，所以落得慢。去的时候，直往上窜，不消片刻，便到了陆地上。小梅放下梅老医生。梅老医生朝天望了一眼，不禁长叹一声：“我有几年不见天日了！”

小梅道：“我们且去休息一下，再去拜访师傅。”

过了一会，梅老医生也休息过来。阿根和小梅扶他上山，转过几个弯，就听得竹罄声声，佛号阵阵。小梅道：“师傅正在那里作功课呢！”

阿根前去敲庙门，一会儿门就“呀”得开了，老尼满面堆笑，道：“这么晚才来？”

小梅道：“因跟小白龙说往事，故而耽搁了。”

阿根道：“师傅早就知道我们要来了。”

老尼笑道：“我怎会不知道？”

小梅忙将祖父向老尼引见。老尼道：“梅老医生的医术我早就闻名了。”

梅老医生连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”

老尼说：“梅老医生且来敝庵小住几日，让他们年轻人去干事业，等杀了妖龙，再来团聚吧！”

梅老医生连声称是。老尼持烛引他们三人进去。

## 第十九章海上鏖战

第二天，沈壮士一早来访，三人阔别多年，相见欢然。沈壮士自从跟猿公学艺之后，大有长进。如今一见，精神抖擞，面色红润，言语清朗，健步如飞，果然今非昔比。沈壮士见俩人风尘扑扑，知是一路辛苦，心里十分钦佩。三人一面谈着往事，一面走向山巅，看望猿公。

猿公见了他们，也不胜欢喜，道：“今日可以大功圆满了。你们二人学艺有成，不是一般武林中人能近得你们，这也是你们苦心锻炼才有今日。也不枉老夫收你们一场。今晚之事，老夫年迈，不能相助了。”

三人闻言，一起叩下头去，道：“师傅何出此言，我等斩得黑龙，全仗师傅之力。今后还当跟师傅进修。师傅怎能半途而废，丢下我们走了呢！”

猿公笑道：“我的一点本领，尽数教了你们，今后你们只要不忘所传，勤修苦练，必然大有进步。凭你们这等本事，也可称天下无故了。”三人潜然泪下，依依之情，难舍难分。猿公解下自己所佩的宝剑，赠给沈壮士，道：“他们已借到干将莫邪两把名剑，你还没有个顺手的器件。老夫且将这把钝剑赠送给你，以便对阵之时所需。”说着，就将宝剑递给他。

阿根和小梅一看，只见这剑寒气逼人，锋利无比，定能削铁如泥。沈壮士跪下接剑，道：“师傅常年所备，给了我，岂不是自己没有了么？”

猿公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归隐之人，要此何用，你拿去防身吧！”

沈壮士再三叩谢，接过剑来，佩在身上。猿公道：“你们下山准备去吧，我也不相送了。如今一别，后会有期。”说罢，挥手别去。

三人不胜依恋，挥泪而别。

三人牵马下山，才过森林，便见树上跳下一物，紧紧搂住阿根不放，阿根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小孙。阿根心中十分欢喜，抚着它的头说：“你辛苦了。”

小孙热泪盈眶，向阿根频频点头，并招呼小梅与沈壮士等，忽然吹了一阵口哨，只见山间树上，跳下无数个小猴子来。阿根知是小孙引来的，也向它们拱手。这时，听见一声哈哈大笑，从树后闪出一个人来，阿根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松老伯。松老伯见了他们便道：“我知是你们要来了。”

阿根忙问：“何以知道？”

松老伯道：“日前，哪吒神仙送了一只大锅来，吩咐我们采集枯柴，准备今日生火煮海。说你们也快来了。你们且到我家去坐坐。”

阿根道：“你家？”

松老伯道：“这几年，我和小孙造了三间房子，成了个家。”说着，排开众人，引他们前去。

果然，山脚下新建了三座茅屋，进得里面，倒也宽敞明亮，收拾干净。两间作为松老伯与小孙的卧房，中间留出一间作为餐室，外面也辟了个菜园，种了一些蔬菜。松老伯道：“难得今天贵宾临门，小孙你去备些菜来，我们好好吃一顿。”

小孙就忙着去煮菜烧饭，还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水酒，大家欢乐地饱吃了一顿。席间，沈壮士谈起他的儿子和马家的女儿。沈壮士道：“我总以为，今生今世见不到他们了，亏得两位相救，感恩不尽。”说着，跪了下去。

阿根连忙扶起，道：“这全仗乌贼婆婆之力。”

小梅道：“但不知她现在何处？”

沈壮士笑道：“她逢哪吒天神指点，就住在我家里，为我照料孩子。这下，我也放心了。”

俩人道：“这样好极了，你也可无牵无挂，专心学艺。”

饭后，他们踱到海边去看。只见那神锅已经架起，旁边干柴枯枝堆积得象一座小山，足够烧它半年。小梅惊奇道：“哪来这许多柴禾？”

松老伯拉过小孙来，笑道：“这都是它的功劳，它一声唢哨，便引来许多同类。攀树折枝，原是它们的拿手好戏。小孙一声令下，不消两三天，便堆得这般高了。”说着，拿出一把宝扇来，道：“这也是哪吒神仙留下的，将它一搨，保证烈焰腾空，海水沸腾。”

阿根接过宝扇，告诉松老伯道：“这扇子红的一面是搨火的，黑的一面，是熄火的。你要牢记，不要弄错了。这生火的事，就交给松老伯了。还有沈壮士相助，若是虾兵蟹将，水鬼夜叉来侵犯，沈壮士自会处理的。”

沈壮士也在旁道：“松老伯尽管放心。”

这晚，圆月当空，月明星稀，天空一碧如水。亥时才过，阿根一声令下：“举火！”

松老伯早已准备好，听阿根一声令下，便点起火来。干柴遇火，迅速燃烧，锅内半锅海水，也就水汽弥漫，不消半个时辰，那海水就热了，海面上也浮起水泡，渐渐地沸腾起来。有那经不起热的鱼类，早就烫死，肚子翻白，浮上水面。松老伯不断地加柴禾，小孙在旁添水，这时海面上烟腾水涌，迷雾一片。忽听得半空中一片光亮。只见四个老人，王冠王服，正向着岸边大声叫道：“竹将军请了！”

阿根抬头一看，原来是：

东海龙王敖广；

南海龙王敖钦；

西海龙王敖顺；

北海龙王敖闰。

阿根问道：“四海龙王来此何事？”

四海龙王恭敬地作揖道：“竹将军得罪了。”敖广道：“小侄无礼，多得罪了将军，请将军看在它年幼无知，饶恕则个。”

阿根冷笑道：“什么得罪则个，它所作所为，不但是害了我个人，你们去看我的家乡父老，被它所害的那止一家一户。”

那敖广连忙道：“这也是我们管教不严。”

阿根道：“什么管教不严？莫非想将这大事化为小事不成？这些年，天庭昏庸，四海不靖，你们四人只图享受，贪赃枉法，无恶不作。子孙们上行下效，多行不义。今天，我来替他们清算一下。”

敖广道：“小侄该死，只是英雄煮海，岂不殃及池鱼？”

阿根道：“这也是你们自作自受！”

四海龙王道：“还望将军饶恕则个。”阿根道：“我一个都不饶！你们快退下，不然连你们也烧死在内！”

这时，只听见天空中如雷鸣般的一个声音道：“好，正该如此！”响声未了，跳下一人，原来是哪吒从天而降。他对阿根说：“除恶务尽，正该如此！我当初杀了一条龙王，抽了它的筋，没有将它们一道处死，以致今日，我还有点后悔呢！”

四海龙王在天上见哪吒来到，想起他当初闹海的事，个个胆颤心惊，悻然而退。哪吒道：“看那恶龙能承受到几时？”话犹未了，只听得海面上一声巨响，窜出一条黑龙来，声若洪钟，眼如灯笼，青面獠牙，张牙舞爪，样子十分狰狞。

阿根和小梅不等它扑下，各持剑飞身迎上。那黑龙也有点本事，张开四只巨爪，想把阿根和小梅抓住。幸好他们俩从猿公那里学得剑法，矫勇异常。他们围住毒龙乱剑砍去，剑光闪闪，忽儿在左，忽儿在右，那毒龙招架不迭。小梅在它背上一剑砍下，只见鳞片飞扬。原来那毒龙有一身铁甲似的鳞片护住身体，所以小梅只砍去它几层鳞片，它竟若无事，伸爪来抓阿根。一手用九节鞭向阿根挥去，但九节鞭遇到干将剑怎生抵挡得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九节鞭断为两截，那黑龙的虎口也震裂了。黑龙忙缩手护住自己的胸口。这时，阿根便向它的右爪砍去，剑锋未到，已在它的爪上划了一条口子。黑龙受了伤，更是恼怒，挥起尾巴来打俩人。一面又张口喷出一团邪火。没想到这一回阿根和小梅竟全然无事，黑龙很是吃惊。正纳闷时，小梅的莫邪剑来得神速，黑龙尾巴顿时被砍下一段，血流如注。那黑龙大喊一声，山谷震动，舞爪向俩人猛扑过来。阿根和小梅分别抵住。又拚杀了八个回合，无奈那黑龙力大无穷，俩人逐渐有点支持不住。这时，忽听得天空中一派仙乐传来，阿根和小梅抬头一看，只见天上一叶小舟飘过，上坐八仙。韩湘子，蓝采和，正在吹箫弹琴，曹国舅拿着竹板打拍，何仙姑等曼歌轻唱。那黑龙原听不得仙乐，闻听之下，不免

神昏无力。

也在这时，只听得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，从海底窜出一条小白龙来。众人定睛一看，原来是那条钵内所藏的小白龙。黑龙喜道：“儿子，你来得正好，快来助父亲一臂之力！”

白龙蜿蜒向黑龙扑去，一把卡住黑龙的脖子，黑龙大惊，叫道：“儿子，你怎么了？”这时，阿根和小梅乘势飞身上去，举剑就砍，那黑龙被砍得血肉横飞，顿时毙命，跌向沙滩。

阿根不想多杀生灵，忙叫停火。松老伯听见，忙将扇子的黑面一搨，火立即熄了。三人携手下来。阿根见那磨豆腐的老妈妈，正在岸上等着小白龙。小白龙也看见了，赶上前去，叫声：“奶奶！”俩人就抱头痛哭起来。

老妈妈道：“总算也有今天，你为你父亲报了仇！”

小白龙道：“奶奶，你这些年受苦了。若不是他们告知，我还蒙在鼓里呢！”

阿根、小梅和松老伯等，招呼乡邻，前来割取龙肉。乡民们从未吃过龙肉，一尝异味，莫不大笑。

小孙跳来跳去，也吃了一块龙肉，哪吒过来，抽取一条龙筋，换下他那根旧的，道：“这条龙筋也用旧了，该换条新的了。”接着，又把神锅，宝扇拿去，向阿根道：“这个由我保管了吧。”

说着，哪吒就拱手告别，腾空而去了。

## 第二十章各奔前程

第二天，阿根和小梅先去向小白龙和他祖母道别。接着，他俩又匆匆去看望师傅。快走到山上时，只见庵中燃起一片大火。小梅说：“糟了，我们来迟了，师傅已归天去了！”

说话间，只见烈焰腾空，上面一块白云，白云上托着一朵莲花，师傅端坐在上，俩人见此慌忙下拜。这时，沈壮士恰巧赶来，也一同拜倒在地。那天空中老尼笑道：“也是和你们有缘，我在此呆了这些年。叫猿公传授武艺给你们，总算帮你们报了仇，为乡民们除了一大害。我今天也回去了，你们好自为之吧！”

阿根和小梅叩头道：“我们正待侍奉师傅终身，岂知师傅竟离我们而去。”

老尼道：“你们不必为我担心，世上不平之事正多，奸诈邪恶之徒，岂止黑龙一条。你们要做的事情也正多着呢！我等老迈之辈，只能去全心修养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说着，冉冉飘去，消失在云端。

三人围住石屋，只见瓦砾一片。见此，三人只得依依下山，阿根与小梅道：“我们先去还剑吧！”

于是，他俩把三只马铃还给宝马，并向它致谢。

阿根道：“我们还要去还剑，请你再驮我们一行吧。”说着，便和小梅跳上宝马。阿根对沈壮士道：“我们在乡间再见！”又道：“这里所剩下来的柴火，分给众乡亲，为举炊之用便了。”

沈壮士点头称是。

说罢，俩人便腾空而去。

稍顷，到了干将和莫邪的住处，干将莫邪夫妇早已侍立门口等候他们。干将说：“我早知你们今天一定会来。”

阿根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干将道：“昨夜烈焰腾空，想必你们大功告成。你俩都是有信之人，岂会不来？”

阿根与小梅，忙将身上干将莫邪两剑解下，双手奉上。干将收去，莫邪却从腰间解下两把宝剑奉与阿根与小梅，道：“这是雌雄双剑，原是在炼干将莫邪剑时所剩之铁把它炼成。虽然短小了一些，但锋利无比，和干将莫邪剑相似，也为稀世之宝。现在把它赠给你们两位，以为济世助人之用。”

俩人接过宝剑，双双跪下。干将道：“你们尚有善后未了，我们也不久留了。”

俩人再三谢过干将莫邪，将雌雄宝剑，各自挂在腰间，骑上宝马回到当年渔船出发之处。

众乡民闻道俩人归来，都赶了过来，在海边与俩人相会。阿根道：“今日我们相会，我们死难的亲属也是欢喜，我们不可不祭祀他们一番。”

众乡民一听，个个称是。大家人多手快，刹时间，在海边排起一溜长桌，蜡烛香火处处点燃，纸钱飞扬，哀声动地。

祭祀完了，那白马走上前来，向阿根和小梅点头示意。

阿根道：“你也要和我们分别了吗？”

白马连连点头，泪下如雨。小梅道：“这次亏得宝马大力助我，我们真不知怎样感激才好。”

白马嘶声长叹了一下，俩人连忙跪下，宝马也前蹄着地，俩人一马挥泪



而别。宝马腾跃空中，犹是频频回首。俩人也拱手伫旁，久久不息。

阿根回头问小梅道：“宝马已离我们而去，你将如何？”

小梅道：“祖父年迈，我得回家好好侍奉他。”

接着她问：“阿根，您呢？”

阿根道：“我准备和沈兄同行，世上还有许多不平之事，有待我们去管呢！”

说话间，只见一艘大渔船驶来，船头上立着松老伯和沈壮士，小孙爬在船桅上，正向他们招手。

渔船驶近，他们赶上前去，阿根问松老伯：“怎么您老又干起这一行来？”

松老伯道：“现在黑龙已死，海洋平静，正好打渔。我回到这里，买了这艘渔船，取名‘顾念号’，也是为了纪念顾老板的船队。”

沈壮士在旁招呼阿根道：“你也上来，和我一起出海，到各处行侠，以了我们的心愿，如何？”

阿根欣然同意，跳上船去，和沈壮士站在一起，向岸上的小梅挥手告别，高声叫道：“过几年我来找你！”

小梅含泪答应。

渔船就向大海驶去。这时，风平浪静，远处青山隐隐，近处海鸥盘旋。渔船越驶越远，越远越小，小梅在岸边遥望着渔船远去的帆影，久久不忍离去，直等到夕阳西沉，红霞满天……后 记

《斩龙少年传奇》终于出版了，也了却了我一桩心愿。

这个故事我已酝酿了几十年，也曾大略地讲给一些朋友们听，他们都劝我写出来。而我一直没有动笔。一则因为懒，二则总感到没成熟。到了八六年患病在家，百无聊赖，才鼓起勇气一口气把它完成了。但我始终仍感到不满足。

故事的原始材料，大半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提供的。他是位老人，年龄比我大得多，可辈份却比我小。他寄食在我侄儿家，而生性乐观开朗，又很健谈。和我一样喜欢贪杯。往往酒过三巡，便打开话匣子，谈个没完。他那一生坎坷在他额上留下的鱼路纹，似乎也得到了开展。他不认字，故事的来源，大都得自道听途说，倒是真正来自民间的创造。他因为是沿海民族（我也算是半个吧），所以谈的以海为多。如出蛟的传说，我小时候就亲眼目睹出蛟后的遗痕：山丘上一条曲折的小路（不象是人足踩出来的）在田野间逶迤而上。这路上寸草不生，不知何故。他告诉我这是蛟成熟了，要去考龙，但天条规定。蛟出洞后不许损害庄稼，否则便要倒毙沙滩，为人凌迟（我们家乡龙死沙滩的传说也是有过的）。这糟塌庄稼的蛟大约总是考不取的了。我们那里蛟和龙是两回事，正象秀才不是进士一样。我当时年幼，深信不疑，但至今尚不知是什么缘故造成的，若说是龙卷风，好象太小，而且不致过后寸草不生。

除了海的故事也谈了些陆地上的故事。如有个故事给我印象很深刻。内容如下：

有一个放牛的孩子，很狡猾。有一次看见一个道士模样的人在山下海边不住的打量。他就上去问：“你看什么？”那人神秘地告诉他，我在看这海里的石蟹是死还活。”（故事出在我家乡附近蟹浦）孩子问：“死的怎样？活的怎样”那人说：“这是秘密，你可不许对任何人说，你要发誓。”孩子

道：“若是被人知道了，我死在万剑之下。”那道士就告诉他：“这石蟹若是活的，谁把他亲生父亲葬在蟹嘴里，他必然大富大贵，将来可做皇帝。若是死蟹，那就不灵了。”孩子又问：“怎么知道这块大石头是死是活呢？”那道士道：“只要有人爬到山顶连跳三跳，这蟹若是活的，它口里就会喷出三口水来。”那孩子道：“我去跳，你在这里看着。”那道士相信他的话，那孩子就把牛拴好，一口气爬到山顶。不慌不忙找了草深的地方连顿了三顿。草长得很高，从下边看上去，以为他是连跳了三下。再看海水，那石蟹口纹丝不动。那道士叹了口气说：“没用了，没用了！”等孩子回来问他，他失望地说：“这蟹死了，没有用了。”说着灰溜溜地走了。等道士一走，那孩子便立刻又爬上山去，拣个看得清的地方，连跳三下，只见那石蟹嘴里连吐三口白沫，证明它还是活的。那孩子大喜，连忙赶回家，拖起他父亲便跑，他父亲问他什么事？他说：“我领你去看件奇怪的事。”再问他什么，他死也不肯说。到了山头上，他说：“你看我连跳三下，这石蟹嘴里连喷三口白沫。”他父亲将信将疑在山顶上看，孩子在上面跳，果然见石蟹喷出三口吐沫。当他父亲大叫奇怪时，那孩子趁父亲不备，从背后用力一推，他父亲一个斤斗，便从高山上落入蟹嘴里死了。

这孩子长大了便做了皇帝，是个鱼肉人民、无恶不作的暴君。幸亏刘伯温知道了他的秘密，叫军士打了十把大锁，下海去把石蟹的两把大钳和八只脚锁住，石蟹真的死了，那孩子也被刘伯温消灭了，落得个万剑之下身亡的结果。

这故事倒是精华与糟粕互见。那迷信风水之类是糟粕，但它塑造了一个封建帝王的形象：灭绝天伦，毫无人性、为了自己想做皇帝，不惜把亲生父亲害死。这样辛辣的讽刺，倒也是一般民间故事中所罕见的。

这个故事，我并没收进集子里，一则故事中不需要，二则怕这样的故事给孩子听了有害无益，若加以改变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。

这本书中情节大都来自老翁的叙述，不过他所谈的都是片断片断的，我把它糅合缀拾为一中篇童话，又以两个少年贯穿整个故事。塑造人物成败如何，则有待于读者的指正了。书中“箭中龙眼”、“破窗疗目”、“水中获救”、“猿公授剑”、“盂中小龙”等等，皆自老者口传。当然，我还收集一些其他的民间故事为我所用，同时还“请来了”一些著名的神话人物，如“哪吒”、“干将、莫邪”、“八仙”、“张羽”等等。或增添，或删改，取其一毛，为故事增色。只求言之有理，便收录成章。至于“叶公好龙”，我为它改写成一篇反面文章。为那些诽谤造谣、搬弄是非者戒，也算是有感而发吧。

本书纯以民族形式（中国化）写成，童话形式受西洋影响，我不反对。从外国吸取营养，但不可忘了“中国化”。一位西洋友人说过：“国际化”说到了底，就是“民族化”。信然，君不见一些世界名著，皆有其民族特点。即使中国人写外国故事，又何尝不然呢？

有同志告我明年是龙年，而我却要斩龙，这点，我起初没有想到，后来一想，管它龙年不龙年，好的龙就要拥护、赞成，坏的龙就要斩掉，唯恐不及，碎尸万段，又有何妨？这叫做“爱憎分明”。不然该落得叶公下场了。

最后，写成这篇“后记”附录于后，小读者和大读者读完该书，娱乐之余，得有所裨益乎？

作者 1987 年 4 月 22 日



